

佐伯さん  
イラストはねこと  
Story by Saekisan  
Illustration by Hanekoto

駄目人間に

Vol. 3

お隣の天使様に

いつの間にか

されていた件

*She is the neighbor  
Angel,  
I am spoilt by her.*

GA文庫

佐伯さん  
イラスト 覚武はさの

关于邻天C天使大这

3知3觉

C我惯N大废这

这S感事

## 內容簡介

「大家都跟周君這麼要好，好像只有我被拋在一邊」

升到高二，真昼和周分到了同一班。儘管真昼在学校也试图拉近距離，周却由于对“天使大人”的顾虑，始终在原地踏步。

以千岁等人直爽的言行为契机，真昼与同学们之间的高牆逐渐消失；周看著她，悄悄回忆起自己快要治好的旧伤.....

在WEB博得巨大支持，与可爱芳邻甜蜜而令人焦急的恋爱故事，第三弹。

作者

佐伯さん

以互相暗戀為主食的作家。

這段時間現實生活的主食是素面。

為了傳達互相暗戀的好而寫書。互相暗戀可棒了。

插畫

はねこと

住在北海道的自由插畫師。

最愛野營、溫泉和星星。

作為個人的情懷，封面圖中會以好玩的心態加入一點「天使翅膀」的成分。

有興趣的話可以去找找看。



お隣の天使様にいつの間にか  
駄目人間にされていた件 3  
佐伯さん イラストはねこと







藤宮周

赤澤樹

門脇優太

椎名真昼

白河千歳





「どーぞ。  
美味しく  
食べてねー」

「大丈夫ですよ。味見しましたので」



「……そ、その、  
……笑うなら笑ってくださいね」





赤澤樹

周の数少ない友人。  
快活で誰とも別け隔てなく接する好青年。  
恋人の千歳を溺愛している。

*She is the neighbor  
Angel,  
I will be by her*



白河千歳

樹の恋人。  
ハツラツとした元気印の少女。  
いたずら好きで周にもよく仕掛けてくる。



## CONTENTS

- 第1话 新学年C 开始
- 第2话 与王感大这C 接触
- 第3话 天使大这与单O 面C 告白
- 第4话 天使大这C 决意
- 第5话 天使大这C 接触与周围C 反应
- 第6话 天使大这与烹饪实习
- 第7话 天使大这C 提议
- 第8话 天使大这C 第理教室与恶作剧
- 第9话 天使大这与7 门
- 第10话 问话
- 第11话 除大你
- 第12话 父母C 9 心与消逝C 痛楚
- 第13话 假期结束大风波C 预感



## 第 1 话 新学年的开始

「哎哟，我不是小孩子了」

升到高二的上学第一天，也就是开学典礼当天的早晨，周的母亲志保子打来电话，周百般无奈地回应道。这电话，挑的就是他起床后大致打点完成，又有些空閒的时间带打来的。周在沙发上轻轻叹了口气，感叹母亲太爱操心，同时也对她半是傻眼半是佩服。

志保子不是对周的独居生活有什麼不放心，而是挂念著他的旧伤是否又会发作，毕竟还有「二年级」这个因素，她怕有什麼会刺激到周。

周自己倒只是偶尔会疼一下，算不上是剧烈的痛苦。父母工作繁忙，周不想害他们担心。

「没事的。我一个人也不要紧」

『难受的话可要说出来呀？啊，跟小真昼撒撒娇那是最好的！』

「随你怎麼说吧」

为什麼要诱导周去跟真昼撒娇呢。

志保子的心裡，可能只是中意真昼，盼著周能跟真昼打好关係。这种想法在儿子看来，那就只是多管閒事了。

周已经察觉到了自己对真昼有意思。父母的干涉，往好了说、往坏了说，都让人心烦。

再说了，周并不想让人知道自己喜欢真昼，这种话题还是赶紧带过为妙。

『我觉得啊，小真昼肯定愿意的』

「是是是」

『认真的，难受的时候可别自己一个人扛著啊？我个人建议你去找小真昼』

「我要出门了，先挂了。谢谢你一大早就担心我」

再聊下去，志保子显然还会推荐真昼，于是周简单道了声谢，就挂断了电话。这阵子志保子恐怕是气鼓鼓的吧。

诚然是自己让人担心的，可这关心得明显太过了。

旧伤确实会发作，却也不会痛得让人蹲下来，更何况，只要没事别去想，就不会有痛苦。

(.....没事别去伸手就好了)

有真正值得信赖的人在身边，就足够了。

也是这个原因，周心裡有点害怕重新分班。但他对这个问题无可奈何，也只好接受了。

关著的手机、黑暗的屏幕，反射著自己阴沉沉的面孔。周露出小小的苦笑。

要是这表情给干岁或者是树看到了，背上可是免不了一顿拍。周想著这些，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准备上学去了。

时隔两週的上学路，让周心中升起微微的怀念。

到了学校，周便前去公告牌附近，那裡张贴著分班的名单，他也必须要去确认。

周多少提前了一些过来。不过新学年，早来的学生有不少，在其中就有著一个极为罕见的身影，那是周的朋友，树。

「哎，早啊周，看你是刚来？」

「早。你竟然比我先到，这太阳都得从西边出来了」

「是我老爸赶我出了家门，他说好歹是个新学期，让我早点走」

树轻轻地笑著说，可是看他又有些没劲的样子，周耸了耸肩。

树与他的父亲依旧不和：有干岁这事，树根本不想听他父亲的话吧。

从树的角度，那是个固执地不认可干岁的父亲，树不可能，也不愿去相互理解。若非和干岁的交际关系等等的事由，树的父亲至少是个正直且符合常识的人——儘管常常会比较严格。从朋友的视角看来，那还算是个好父亲。

顺著一想，周发现自己和父母关系非常圆满——不如说是他们对周太过珍视和关爱，反倒让周为难了。他们尊重周，从来不会发生不和之事。

周上的这所学校远离生他养他的故乡，父母把他送到这里来上学，正是为了周考虑。此外，父母无意限制周谈恋爱，甚至反而是支持的。儘管周没有讲出自己对真昼的感情，父母却对真昼中意无比，还说想让她当女儿。万一周和真昼真成了那种关系，父母大概也会欢迎的。

一直以来，周都意识到，自己有著非常优越的家庭环境。

(.....看看真昼就知道，我应该是相当幸福的人了)

想到真昼的母亲所展现的冷冰冰的表情，周就陷入了难以言说的心情。这时，树似乎重新振作起来了，他轻轻笑著说道。

「好啦，别管我那老爸了，过来看分班」

「你这笑得我心里都有数了」

树那嘿嘿的暗笑，就好像别有深意似的。周无语地瞥了他一眼，然后在同样确认著的人中间寻找自己的名字。

没过多久，周就找到了。他从自己的名字再看到同学的名字，便又一次理解了树的笑是什么意思。

名单上有几个认识的名字。



和去年一样，今年也有几个同学分到了同一班，其中就有树，以及去年也是同班、有王子大人之称的门胁优太。

还见到了千岁的名字。树心情那麽好，估计有一半是因为这个。

此外，还有一个熟悉的名字：椎名真昼。周平时就总是受这位芳邻的照顾，并且还对她有暗恋之情。

（简直就好像有暗箱操作一样）

当然，分班是学校决定的，周这群人没有任何干预。他没想到，班裡竟会有这麽多认识的人。

「爽了吧你」

「我没懂啊，有什麽爽的？不过有你在，倒是让我鬆了口气」

「怎麽的，嘴巴突然这麽甜」

「你先给我闭嘴。爽的是你才对吧，和千岁在一起」

「就是说，我还怕相互喜欢的情侣会被拆开……」

「拆了对周围人估计还更好点呢」

有这对兴致高涨的情侣，就会变得非常热闹。而且这两个人还会自然而然贴在一起，恐怕会有单身的学生不是流下血泪，就是被晒到胃疼。

有关係要好的树和千岁在，周既高兴，又知道这一年必然是个喧闹而不太平的一年。

「你好过分哎，这就是那什麽，单身狗的嫉妒吗」

「你把这句话说给其他男生听听，信不信他们会用眼神杀了你」

「开玩笑的啦，真小气。哎，这不也挺好嘛，你关心的人这次也在」

「……要你管」

这一捉弄，周就把脸扭到了一边。接著，周又听到一阵轻快的笑容，这让他不开心地皱起眉头。这时，前方又传来轻巧的笑声。

「虽然没搞清楚状况，不过藤宫是不是闹彀扭了？树我说你，捉弄得太过可是会讨人厌的」

这声音显然不是树的。周重新看向声音的方向，只见王子大人，也就是优太正在敲著树的肩膀。

优太应该注意到了周围有视线在瞄著他，不过并没有介意，或许是习惯了吧。他只是看著周，露出友善的笑容。

「早。今年也和藤宫一个班，多多关照咯」

即便不会有什麼大的交集，优太也到公告牌附近周和树两人对话的地方来打了声招呼。优太和树关系不错，找他搭话也没什麼特别的，不过就连周都收到了优太亲切的目光，这就不可思议了。

受欢迎的人像这样来搭话，弄得周不太舒服，这不是优太的错，只是周不喜欢过于招人耳目。

而且，新学期要交新朋友的话，过去的记忆又开始甦醒。

心口深处的隐隐作痛，著实叫人怀念。这本该是放下了、接受了、沉到了心底的东西才对。

「.....藤宫？」

「呃，啊不好意思，走神了。今年也多多关照咯」

优太略有担心地垂下眉梢。周轻轻一笑作为回应，接著他便放下心，露出柔和的笑容。

「那个笑容不是应该对女生用的吗？」周有点这样的想法。不过，既然对方是纯粹地为自己感到开心，周也就心安了。

接著，有其他男生找优太搭话，优太就离开了。这段时间一直没作声的树则是盯著周看，好像在观察著什麼似的。

「你难道是在提防著优太？」

「.....没，不是的，就是觉得很少会有人愿意跟我打交道」

「哎哟，你这自卑又来了。优太他也不是带著什麼目的跟你打交道的，不是所有人都为了利益才跟人打交道」

「你疑心真重哦」树摆出傻眼的表情。周回答道「话是这麼说」——他嚥下了紧跟其后的半句话，「但确实有这种人存在」。

周并不觉得优太是那种人。儘管只是作为同学和优太度过了去年这一年，周也知道他的善良。那样一个诚实体贴、性格讨喜的人，理当人缘好，也难怪有很多朋友。

想必是周心中始终存留的那一块小疙瘩，以及这个容易回想起过去的时期，加重了他的疑心。

周明知这样不好，却总是不由得有些警戒。

「不是门胁有什麼问题，只是我怕生，这突然一搭话把我吓住了」

「说你怕生还真没什麼错。第一次跟我聊天的时候，你就跟个一脸戒备的猫咪似的」

「喂你说谁是猫咪呢」

「说的就是你，不碰吧就老老实实的，一碰就把全身的毛都竖起来吓唬人」

周向著把人比作动物的树皱起眉头，小声嘟囔「这哪裡像猫了」。

作为一个爱猫人士，周不希望他把那种随性而可爱的生物和彘扭的自己相提并论。

「好啦，我觉得等你适应之后，和优太也能打好关係的。算上初中，我跟他有三年同班，我跟你保证，那傢伙从头到脚都是好人」

「这个一看就能知道的，是我心情的问题。再说，我也没什麼要跟他聊的.....」



「这个啊，他会来找你搭话的」

「这是为什麼啦」

「嗯哼？因为犹太心裡你也是个好人？」

儘管树笑著说了这些话，周却不知道他的标准，还是不由得皱起了眉。

「早哟～！今年我们一个班耶～！」

周走进新的班级，正在分给自己的座位上确认著各种要交的文件有没有缺漏，这时稍稍有些睡过头的干岁进了教室。

今年干岁和树都跟周一个班，接下来的日子大概会变得鸡犬不宁，令人胃疼吧。

「早啊。你今天没跟树一起上学啊」

「嗯，我睡过头啦～。哎呀～不小心忘记了新学期这回事，最后是被妈妈叫起来的呢～。阿树人呢？」

「刚才去自动贩卖机那了」

「OK～，那我就叫他买份奶茶吧。啊，昼儿昼儿！今年我们一个班哦，拜託你多照顾啦～！」

天不怕地不怕的干岁使劲地挥著手，朝著更早来到教室的真昼突击过去。

被一大群男生女生围著的真昼眨了眨眼。

虽然昼儿这外号让周围的人都呆住了，但就在下一刻，真昼本人却自然地接受了，并露出了那天使大人的笑容。周围的人或许是明白了干岁得到了允许，向她投去了豔羡的眼神。

这笑嘻嘻地跑到真昼那裡的干岁，真是一大早就充满了活力，周既傻眼又佩服。他又看向真昼，和真昼碰上了目光。

真昼柔和的笑容似乎有一瞬间发生了变化，但下一刻，她就看向了千岁，眼神变得充满慈爱。

「今天下课肯定很早啦，回去的时候一起去吃可丽饼吧～！站前那家味道可好了哦～！」





「嗯，如果不嫌弃我的话」

不知是不是错觉，周觉得真昼又看了自己一眼。但周倒是觉得她没必要每件事都向自己征求同意，想去的话去就是了。况且周也没有限制她的打算或是权力，所以希望她能顺从自己的想法。

午饭的话搞点快餐啊或者去趟便利店应付过去就行。而且，真昼能有这样相当健全的朋友来往，周甚至感觉有点欣慰。

周觉得，在这一点上千岁实在是帮了大忙。周希望她能够带著不怎么和别人一起玩的真昼，在不至于疲劳的范围内四处逛逛，享受其中的乐趣。

跟千岁同班得到好处最多的，说不定是真昼。

真昼儘管受迫于千岁的气势，但仍然微笑著，似乎挺开心的。周远远地望著她，也微微翘起了嘴角。

新学年第一次上学，经过了开学典礼、班裡的自我介绍和发佈通知，然后就解散了。

放学是在午饭前。周去便利店买了份便当回家——自从和真昼一起吃饭，周就不怎么靠便利店来解决三餐了。吃完后，周慵懒地卧在沙发上。

新的班级裡有很多认识的人，看上去也有不少沉稳的同学，周感觉自己应该能顺利度过这一年。认识的人多，这实在是万幸。要是一个都没有的话，接下来这一年恐怕就要不好过了。

周自知自己阴沉的气质，要结交新朋友、加深感情还是有些难度的。可以说，难点在于到达「值得信赖」这一阶段。

「真亏得能跟树打好关系」周为过去的自己而感叹，并缓缓闭上眼睛。不适应的班级，让他感到了些许疲惫，再加上吃完饭特有的倦意，周转眼间就进入了梦乡。

对周而言，尘封的记忆会让他产生细小而强烈的疼痛，就好像碰到倒刺一样。平时他不会想起这些，充实的高中生活将它驱赶到了记忆的深处。打从遇到真昼开始，周甚至几乎没有想起来过，即便想起来，也就好像浮出水面的泡泡一样，刚一出现就会立即消失。疼痛也不过是一点点而已。

如今，这份记忆又鲜明地浮到表面。也许是新的学年开始的缘故，也许是被真昼的过去所触动，又或者是因为在周的眼裡，那个扎伤他内心的男生和犹太有著些许的重迭。

『从今年开始，请多多关照！』

曾经有个男生，这么跟周说著，伸出手来和周握手。当时的周更加坦率，不懂得怀疑别人。周围也全是善人，使得周没怎么承受过别人的恶意。因此，周相信他和他们都是这样的，不曾产生怀疑。

『——像你这种人，我一开始就.....』

周一跃而起。这句话的后半部分，没有出现在他的脑海裡。

微微湿润的视野裡，映出的是一如往常的房间。窗外洒进春日的阳光，将无灯的房间缓缓照亮。屋裡只有周一个人，除了比平时更急促的呼吸以外，都是静悄悄的。

他长吸一口气，调整好呼吸。一看时间，从打瞌睡开始，已经过了一小时左右，这算是打了个不小的盹了，疲劳却一点都没缓解。大概是做了噩梦的缘故吧。

身心俱疲的周，本该还能继续睡的，但他的睡意却一扫而空。

(洗把脸清醒一下吧)

周祈祷水流能冲走自己内侧的疙瘩，前去了洗手间。

「.....周君，你脸色不好哎」

最后脸上是弄乾淨了，心裡的阴霾却没有消散，只是变浅了些。周得出结论，只要等这份阴霾重新沉到心底，再忘掉就好了。因此，周也留了点心思，不让自己的表情反映出心情，导致真昼注意到变化——结果还是给富有洞察力的真昼发现了。

真昼是和千岁转了一圈，然后过来的。等到吃完晚饭，真昼就好像等著这个安宁的时刻一样，看著周的脸说道。

「.....你身体不舒服吗？」

「没，不是的.....呃，要怎么说呢，我打了会盹，然后做了噩梦」

「是做了个讨厌的梦吗？」

「嗯，差不多吧，不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用放在心上」

看到真昼打探般的眼神，周轻轻摇头，给自己罩上一层薄薄的壳。

真昼是聪明的。她不会涉足别人不愿被触及的地方，一旦明白周现在不打算说，她就会退下。

以两人的关系，周还不至于要架起这样一道屏障，只是他怕自己内侧柔软的部分被突然触碰的话，会导致一阵剧烈的抽痛，所以他才会选择用一层薄膜来分隔。他知道，只要这样做，真昼就不会硬是过来触及。

真昼似乎发觉了周不打算说出口，她笔直地抬头望著周，不生气、不伤心，也不为难。

被通透的焦糖色眼睛盯著看，周好不尴尬，而真昼仍然注视著他，好像根本不在乎周的心情如何。

「怎么了」

「没什么，就是看周君的头髮，好像很适合摸摸」

「啊？」

周都做好了准备接真昼的下一句话，她却突然讲出莫名其妙的话来，周不由得睁圆了眼。他原以为真昼会问他问题，真昼说的却是头髮这件毫无关系的事情。在周感到困惑的时候，真昼还是看著周的头髮，表情一如往常。

「我能摸摸吗？」

「怎么了啊这是.....你要摸那就随你摸吧」

「嗯，那请过来吧」

说完，真昼走到沙发的一边，拍了拍自己的大腿。周又一次发出「啊？」的声音。





他不知道这是什麼意思。

「为了让我摸起来更方便，把头躺上来吧」

「不是不是不是」

这个主意明显不对劲，周连忙摇头，真昼则静静地看著他。

周不知道真昼为什麼突然间说起这个，陷入了极度的混乱，提出这事的真昼还特别冷静，更让周摸不著头脑了。

「是嫌我的大腿不好吗？」

「也、也不是这个意思.....」

真昼发出不满的声音，而周仍然摇头。

把头躺在喜欢的女孩子的大腿上，这机会并不常有，说是天上掉馅饼也不为过。但要说能不能顺著心情答应，那又是另一码事了。

真这麼做的话，周恐怕会难为情得要死。哪怕两人有过一些亲密接触，膝枕也是特别的：前些日子的拥抱是事出紧急，又是为了安慰真昼，还不至于太过羞耻，膝枕则不一样了。

「行了，过来吧」

「这、这有点.....」

「周君」

「.....嗯」

周正要以羞耻为理由拒绝，不过当真昼微笑著喊了声他的名字，他就没了抵抗的力气。这恐怕是因为有肉眼看不见的压力流露了出来。

真昼没有半点退让之意——或者说是击败了周的抵抗。她隔著裙子拍了拍大腿，示意周躺上来。

周打从心裡觉得，还好真昼穿的是长裙。他犹犹豫豫地，把头躺上了真昼的大腿，背朝著真昼，身体在沙发上横卧。

传来恰到好处的柔软和弹性。纤细的腿上没有多馀的脂肪，又有著女孩子特有的柔软，结实地支撑起周的脑袋，就好像在说，以周的重量，是压不垮的。

无论是正合适的高度、真昼身上散发的淡淡芳香，还是让人惬意的体温，都在另一重意义上削弱著周的抗拒心。

再加上上面有双手温柔地抚摸周的脸颊，周身上的力气都卸了下来。

「要是我就这麼做了坏事，你该怎麽办」

周以冷淡的语气小声嘀咕，这是他一点小小的抵抗。接著，他听到一丝笑声。

「一下子站起来，然后踩在你身上？」

「非常抱歉」

近来真昼的毒舌有所收敛，久违地又听到一回，周感到有些怀念，再加上那吓人的内容，他便赶紧道了歉。看到周的反应，真昼开心地笑个不停。

「反正周君也做不出来的，既没那个胆子也没那个精神」

被真昼若无其事地说了句没胆子，让周心情複杂。考虑到可能会惹真昼讨厌，周也确实拿不出勇气，这样看来，真昼还真没说错。

「没精神就没精神吧，好好让我弄一弄，你乖一点，我摸起来也轻松」

真昼轻声呢喃著，把洁白的手指滑过周漆黑的头髮。周抿住嘴唇，无话可说。

(.....这大概是在关心我)

周觉得，应该是真昼正设法让他打起精神。她发觉了周有心事，所以想帮助周释怀。

真昼为什么会想到用膝枕消解压力这一招呢？这是个谜。只是真昼的膝枕的确让周觉得安宁舒适，周提不了什么意见。

也许是现在周的心有些累了，心跳没有他想象的那麼激烈，有的只是打瞌睡那般舒心的感觉不断地沁入身体。他从来没想过，有人轻柔地梳自己的头，会是那麼心旷神怡的一件事。

好久没有跟人这麼撒娇过了。周不知道该怎么办，就这麼逐渐沉入幸福和满足的海洋。这实在太过惬意，照这样下去，恐怕真的会睡著。

「说起来，有女孩子在给你膝枕，你却连一句感想都没有，作为一个男人这真的没问题吗？」

就在睡意即将充满全身的时候，忽然传来这样的声音，周一一下子就清醒了。不仅如此，他还差点忍不住笑出了声。

「我、我说啊」

「我听干岁说，男生累的时候膝枕能补充浪漫、恢复疲劳来著」

听到这句话，周就明白了这膝枕都得怪干岁提了多馀的建议，不过要说多馀吧，其实也不全是，膝枕反而成了个奖赏。这样一来，周还责怪不了干岁。

真昼拿手指肚轻触著周的脸颊。周思考著要怎样回答她，自然而然地抿紧了嘴唇。

实话说，感觉是极好的，周甚至每天都想来个一次。当然，周不会这麼回答，不然的话，恐怕真昼不是无言以对，就是退避三舍。

真心话不能说，而不夸又是不行的。

现在周正在借她撒娇，还佔领了女孩子的大腿，再怎麼也说不出「不好」这两字来。

然而，傻乎乎地老实说出感想的话，显然会让真昼讨厌自己。一顿烦恼过后，周决定做出温和的称讚。

「.....我觉得很好，但是你别随随便便给人膝枕啊」

「这还是我第一次，怎么会是随随便便的」

第一次，这个单词出其不意，让周心裡一跳。事实上，不用多想也能明白，她一般不会接近异性，身体接触更是绝无可能，周当然是第一个。

想到真昼信赖自己到了愿意膝枕的地步，周的心裡和脸上都开始发烫，而真昼似乎没有注意到周的模样，心满意足地用手指梳过周的头髮。

「总之，这是我自说自话做的事，周君老老实实在地享受就好了。毕竟我只是要摸摸」

「.....是麽」

简单来说，真昼的意思大概就是「这是我自己要做的事，你不用放在心上」。面对把这一切都说成是为了自己的真昼，周既觉得抱歉，又为她的细緻考虑而觉得心痒。带著这样的感情，周坦率地顺从了真昼的好意。

「.....周君，你对今年的班级怎麽看？」

真昼默默摆弄了一阵周的头髮，接著忽然向周问道。

「唔，我没想到我们竟然会在同一个班裡」

原本周想的是，要是有个关系好的人分在一个班，日子就能放心过了。结果居然是所有人都齐聚一堂。

「呵呵，周君吓了一跳的表情，真有意思」

「我说.....这能不吓了一跳吗。况且还得留心」

「留心？」

「得保持距离啊，不能随便跟你搭话或者做出亲密的举动之类的」

一方面是有认识的人，得以放鬆，另一方面是真昼也在，必须要注意相处的方式。周基本上不打算跟她说话，只怕一不小心拿出了亲密的态度，那可是会闹出惨剧的。

周并不准备把自己和真昼的关系随意带去学校，只要在家一起过就足够了，没必要非得跟大多数男生为敌。

既然不想让人知道这种关系，他也就不打算去跟真昼说话，作为外人相处便是。

这一点，真昼想必也是能理解的。周闭上眼睛——然后脸被捏了。

「.....怎麼了」

「.....沒什麼。道理我都懂，只是感情不允许我什麼都不做」

「什麼跟什麼啊.....」

看样子她有些闹别扭，然而周对此却无能为力。

虽然只是种可能，但真昼似乎是在学校也想跟周说话，有知道真昼柔弱一面的周在身边，或许能让她觉得安心吧。

不过，这只会让周困扰。假设周有树那麼性格讨喜又容貌端正，也许还能正大光明地跟真昼说话；而事实上，周并非树那样开朗又惹人喜爱的优秀青年，也没有什麼突出的特长。即使周和真昼之间有著友情，周围的人是否承认又是另一码事了。

不难想象，会有人发表高论，说「天使大人如何如何，这个人跟她不配」，进而排斥周。周确实是习惯了一个人待著，但他不想周围人对他怀有敌意。

「.....算了，暂且就这样吧」

「.....这『暂且』我很在意啊，不过务必请你这样」

「在家的时候要正常哦」

「那肯定的。话说要正常的话，膝枕是不是停下比较好？」

「这个不算」

说出谜之例外发言后，真昼再次梳起了周的头髮——准确来说，是把玩著头髮，让头髮变得蓬鬆，充满空气。周觉得继续说下去又会让真昼闹彘扭，便闭上了嘴巴。

只要什麼都不说，就会带来极致的感觉，这次就先乖乖享受吧。

也许是默默坦率接受的周让真昼的心情变好了，真昼开始以更加仔细的动作整理起周的头髮，温柔而慈爱。周有一点难为情，然而更多的是浸染全身的幸福，这感觉支配了周的身体，使得周彻底任由真昼摆佈了。

(.....这会把人惯成废人啊.....)

舒服。要是一直这麼下去，恐怕不一会就会潜入梦乡了。周体感到废人制造机真昼的价值，在倦怠感中闭上眼睛，沉浸到真昼的体温之中。

仅仅是这样，睡意就急剧地袭来。天使大人的膝枕实在可怕。

这要是再一翻身，转到了真昼那一面，那麽体温和甘甜的香气恐怕会让周更加幸福。如果真的这麼做了，恐怕就回不来了，于是周背对著真昼，勉强给自己踩住了刹车。

真昼疼爱地摸著周，每次一摸，周都会陷入要融化一般的感觉。他觉得有些恐惧，最终却还是把身体沉浸到了难以抗拒的幸福感之中。

「.....看你挺睏的样子」

一声细语传来，周再无抬起眼皮的力气。

「放心，我会叫你起床的，你慢慢睡吧」



充满慈爱而甘甜的细语声，让周再也无法抵抗睡意，他就这么把身体交给了裹住全身的睡魔。

抬起沉重的眼皮，周发现自己正在仰视衬衫下的山丘，以及更远处真昼的脸：真昼正以慈爱的目光看著他。他一跃而起。

周应该是在睡著时无意间翻了个身，头朝向了天花板。结果一醒来，他就目击到刺激的情景，还微微有些心跳加速。

「.....我睡了多久？」

这一跃而起的举动，让真昼吃惊地睁圆了眼睛，接著她淡淡地笑著，回答了周的问题。

「大概一个小时吧。睡相很可爱」

「别一直盯著啦」

「你有资格这麽说吗」

周正要责备说出多馀感想的真昼，却立刻就被真昼驳倒了。

的确，在真昼睡著的时候，周有好几次都盯著她的脸看，还碰了碰她的脸颊。他没有资格说别人。

「总是只有我露出大意的样子，周君也应该变得鬆懈才是」

「那都是你自说自话鬆懈的.....啊疼、疼——」

「乱说话的就是这张嘴吗？」

脸的两边都被轻轻捏住，于是周老老实实道歉说「会不洗」。

「这就对了，真是的」

或许是周的道歉让真昼满意了，真昼不再拉扯，而是轻戳起了周的脸颊。儘管依旧还是摸著脸，但周也拉扯过真昼的脸，所以没法阻止。

周的脸比真昼的更硬，也没有那麽好的伸展性，捏起来应该没什麽有趣的才是。真昼却乐在其中，微笑著摆弄了一番，然后用手指缓缓划过。

「脸色变好了呢」

「我之前脸色那麽差吗？」

「没有。但我天天看著，这还是能看出来的。你也一样吧，如果我心裡憋著什麽，你肯定能看出来」

「也是」

「就是这个道理」

真昼若无其事地说完，而后又一次划过周的脸颊，淘气地笑道。

「如果有什麽难受的事，要来找我哦？就像你对我做过的一样」

「.....我会考虑的」

真昼迅速地用拇指、中指和无名指夹住了周的脸。

周实在是不想再被捏来捏去捏得出丑了，便慌忙回覆道「我、我知道了啦」。真昼这才满意地点头「那就好」。

「.....你太硬来了」

「女孩子多多少少会硬来的。再说我在外面很乖巧的，这种样子还没给周君之外的人看到过，也不会做的，所以没问题」

「很有问题吧」

不如说这样才更加恶劣：真昼宣告了这是只会对周做的特殊待遇。

真昼倒是没怎麽在意自己说的话，她看到周为了掩饰害羞而摆出不开心的表情，笑了起来。而周为了进一步掩盖住自己的难为情，把脸扭向一旁，小声嘟哝道「这个笨蛋」。

## 第 2 话 与王子大人的接触

虽然周和真昼成了同班，但他的生活并没有发生变化。

他还是有学生样地认真听课，和树一起在食堂吃饭，没有加入社团所以放学后直接回家。他根本没有和真昼扯上关系。不过这倒也是理所当然的。

要说一些小变化，也就是和高一时相比，开始跟优太有了交流。

话是这么说，其实不是周去找优太，而是优太爽朗地朝他搭话。儘管心裡觉得困惑不解，周也接受了这个事实。

开学典礼那天，过去的事在眼前和优太重迭，一瞬间让周有所提防。

不过，优太和曾经的朋友并不是同一个人。周的身体不自觉地有些警戒，但那并不是想要与优太疏远。在相处的过程中，周感觉优太就是一个开朗、坦率、善良的优秀青年。何况有树做担保，可以肯定他的人品并不是周所畏惧的那样。

作为高二学生上了一个星期的学，怀有的痛楚也就销声匿迹了。

「我说你，这样就行了吗？」

树坐到周的前面，像是想到什么似的突然说道。

和高一时一样，他们在食堂吃著午饭。

顺带一提，虽然有时千岁也会混进来一起吃饭，但今天她应该是和真昼一起吃。在公开场合，千岁也和真昼彻底要好了起来，让周感到了一丝欣慰。

「那样是怎样啊」

「和那个人保持现在的状态」

「也没必要特意在学校跟她讲话吧」

要是跟她讲话，周围的人肯定会以「那傢伙怎么回事」这样的视线看他。

周算是土气老实的人，出来和真昼扯上关系简直就是自杀行为。

「我觉得吧，她挺想找你说话，一直憋得慌」

「.....这个我承认」

虽然真昼会儘可能把周移到视野之外，但她偶尔会朝周那边看过去，而且周还隐隐约约觉得她有点失落的样子。

她只会在没有别人注意的时候才会朝周看，还算没什么问题。不过千岁会代替她往周这裡送来「你个胆小鬼」这样的视线，让周不知为何变得坐立难安。

「你唯一的办法就是变成那个样子」

「我才不要，麻烦死了，而且也没什么看头」

说到底，虽然现在谣言已经平息，但打理好头髮的造型在和真昼在一起时多次遭到了目击。如果周和那个男人被联繫了起来，事情肯定会变得混乱，甚至对周今后的学生生活造成影响吧。

「你这人就是.....那个样子至少会挺受欢迎啊」

「哪裡有」

虽然周完全不认为自己稍微改变了髮型就会突然受欢迎，但树不知为何显得很有信心。

「你的性格啊，虽然嘴上说话不好听但却很坦率，而且珍惜女孩子，是女生想要交往的那种类型」

「.....这不是很普通吗？」

「你的普通很多男生都做不到，或者说，你会体察女孩子希望你珍惜她的心情，然后去珍惜她吧。你并非自以为是，而是好好观察之后才会做出行动」

「.....你为什么能断言到这种地步」

「要不是这样，表面上和蔼可亲，警戒心却高得要死的那个人不可能那么亲近你吧」

这么一说，周便没法否定。

周咬紧嘴唇后，树笑道「瞧，我就说吧」。

「.....话说，我能不能问你个问题？」

「什么啊」

「我觉得啊，要是不喜欢，是不会那么珍惜的吧」

「吵死了。不行吗」

从周的态度上，树恐怕已经了解得一清二楚了，这事瞒不住的。周带著闹彀扭的情绪回答之后，吸了口点来的拉麵。

树理解地点点头，一副讚歎的样子，与其说他是在拿周开涮，不如说他本就料到事情会如此发展。

「我倒是为你感到开心啦，能有想要珍惜的人是好事哦」

「是吗」

「要是能成功就好了啊」

「.....我是觉得，不能实现也没关系。只要对方能让那傢伙幸福，就算不是我也没问题」

当然，周希望那个「对方」能是自己，但如果真昼选择了别的男人并且变得幸福，那也是应该祝福的。

虽然周希望亲手让她变得幸福，不过，要是真昼能幸福的话，周也不惜把自己的思绪埋藏在心底。真昼她，应该得到幸福。她遭受那么多的不幸，如果还不能得到满满的幸福，就对不起她至今为止的努力了。

「.....胆小鬼」

「吵死了.....就算是我，也想要让她幸福啊」

「你把刚刚那句跟本人说就行了吧」

「这怎么说得出啊笨蛋」

还没确定对方是否作为异性喜欢自己，这样是没办法表白的。

而且说起来真昼对交往相当慎重，不可能以试试看、玩一玩这样半吊子的心态就去交往吧。

考虑到真昼父母所说的事情，真昼绝不可能轻易答应。周觉得，如果双方没有成家的决心和想法，就不会发展到交往的关系。所以，周做不到轻松地传达出自己的心意。

「.....你这，真是消极啊」

「吵死了。这样就好，我会用我自己的方法让那傢伙喜欢上我的」

「.....要是从第三方那裡全部说出来倒是好了啊」

「什么啊」

「没什么.....哎，加油，我支持你」

不知为何，树以无奈的声音给周加油。周儘管皱著眉头，但还是心怀感激地收下了这番话。

「咦，藤宫，挺稀奇啊」

放学之后，周顺路去了趟游戏厅，把纸币塞进了兑换货币的机器之后，听到了一道不熟悉但有印象的声音。

周把零钱放进钱包，回头就看到了站著的优太。他似乎也是来游戏厅玩的，现在正一隻手拿著钱包站在周的后面。

「门胁才是稀奇。你社团呢？」

「今天休息。每天都给自己的身体太多负担也不好」



「这样」

虽说他是田径社的主将，但也不是整天泡在社团裡的，据他说休养也不能落下。

换好零钱之后，周退到一旁，然后优太也一样把纸币塞到机器裡换成了硬币。

他换了2000日元放进钱包之后，看到不禁望著自己的周，笑了出来。

「没想到会在这种地方看见你。看你也不像是喜欢这种吵吵闹闹的地方，吓了我一跳」

「游戏厅我还是会去的啦。不过我不太想浪费钱，所以没什么大事就不会来」

「嗯嗯。那今天为什么来了？」

「来玩夹娃娃了。因为有人拜託我弄个娃娃」

与其说是有人拜託，其实是千岁把游戏厅主页的进货表拿给周看，说这是真昼可能喜欢的东西。考虑到真昼最近有些微妙的失落，周就打算到游戏厅裡抓娃娃来送给她。

而且，就上次千岁发来的那张照片来看，真昼的房间裡并没有多少装饰。趁著难得的机会，周想要给真昼送上可爱的布偶，而且也该给熊布偶搞几个朋友。

「你能抓到布偶吗」

「嗯，挺擅长的」

这家游戏厅抓手力量足，抓起来相对容易。只要理解物体的重心和配置、抓手施力的方式，意外地一抓一个准。

这都是多亏了小学生的时代，志保子教会了他『这个啊，把抓手插进这裡就能抓到了。这边的，让抓手穿进标籤环就能搞定』等等各种各样的知识。

由于母亲展现了自己没意义的多才多艺，所以周也学会了一些奇怪的知识与技巧。

由于犹太意外地看过来，周便告诉他一切都要尝试一下，带著他走到抓娃娃区，随意地把硬币投进了新进货区中堆著兔子布偶的机器。

从抓手的强度和配置来看，一枚硬币就足够了。虽然也有不花上几百日元就抓不到的东西，但这个机子可以抓到，不成问题。

儘管周不甚了解，但这兔子布偶应该是什么作品中的角色。周把抓手对准了兔子玩偶的头部和身体，然后一切顺利地，玩偶的头部挂在了抓手上。儘管玩偶的身体部分下垂著，但在头部的支撑下，抓手还是将玩偶固定住，抓了起来。

接下来，只要周把手从摇杆上移开，玩偶就会自动掉落到取货口了。

哐噹一声，兔子落下，周将其拿出来轻轻地挥给犹太看。接著，犹太佩服地发出了「哇」的喊声。

「这裡的游戏厅，抓手力气足，店员也很亲切。如果遇到困难，他们会教你怎么抓，所以新手也很适合来这家店」

「所以树他们才说这个地方好吗」

「原来如此啊」犹太好像理解了一般，点了点头。

「顺便问下，这是送人用的吗？」

「嗯。我受了那人很多照顾，打算送出去表达自己平时的感谢」

周并没有说谎。

他只是没有说出对方是真昼而已。受照顾是事实，礼物中蕴含著平日的感谢之情也是事实。

另外，单纯地，周小小的私心也混在裡面，因为他觉得真昼包围在布偶中肯定会很可爱。

「藤宫真勤快啊。不过我大概能明白」

「明白什么啊」

「嗯，就是说藤宫又细心又绅士，还会若无其事地帮助别人」

「那次是碰巧吧」

「就算是碰巧，也帮了我大忙啊。你想，就上次的袋子」

优太以爽朗的笑容再次道谢说「那次真是帮上大忙了」，让周感觉有点微妙的害羞。

虽然那事情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优太似乎还记著。周经常拿到购物袋这类东西，并没打算卖他一个人情。

「.....说起来，门胁啊，情人节那些全吃完了吗」

为了掩饰自己由于被当面直接感谢而产生的害羞，周向优太提出了自己心中的疑问。接著，优太的表情变得阴沉沉的。

「啊.....你别说出去啊？外面买的都吃了」

「手工製作的没吃啊」

「.....手工製作的，该怎么说呢.....嗯，虽然说，也有认真做的吧」

「不好吃么？」

「不是，有些巧克力放了头髮，还有一些放了明显不该放的那种东西」

「这是什么咒术啊.....」

如果是不小心混进去的，那也不是不能理解。但按优太的语气来看，这事似乎是发生过好几次，也就表明是故意混进去的。

周印象裡，过去曾有这样的魔法，把身体的一部分加进去会拉近关係之类的。那巧克力大概就是这种东西，对于被迫吃下的人来说，应该是难以忍受的吧。

「我也会收到点慰问品.....从以前开始，这种事情就常有发生，挺可怕的，所以我都事先说好了不接受手工製作的东西。即使如此还要送来的人，我都会收下心意然后原物奉还。至于那些装作外面买来的东西，我也只能非常抱歉了.....是吧」

「连续多次混入异物之后，我也实在没法接受手工製品了.....」  
犹太带著哀愁的表情，好像无计可施一样嘟哝著。周不得不同情起来。

「.....真辛苦啊，受欢迎的男人」

「这样还会遭人嫉妒，简直不好受.....再说也不是我想受欢迎啊。要遭这种罪，还不如别受欢迎比较好」

「挺痛切的啊」

「你想想，很可怕吧，女生笑著把混进奇怪东西的点心 and 食物递过来」

这话说得在理，周也点了点头。

一般来说，女生亲手製作的东西很有价值，但这对犹太来说仅仅代表恐惧而已。那么多次稀有的体验翻来覆去，实在是太可怜了。

「想让别人不追自己，找个挡箭牌也许最省力.....可我又怕那人被欺负」

「.....嫉妒真可怕」

「是啊.....」

犹太一筹莫展地垂下肩膀，看起来似乎疲惫不堪。

由于这站姿实在招人同情，周就到附近用娃娃机抓了一大袋薯条塞给了他。

「怎么说呢.....可以的话找我和树商量也行。吃吧，打起精神来」

「帮大忙了.....唉，好难受.....」

看到优太认真烦恼的样子，周切实感受到，受欢迎也不轻松，并非全都是快乐的事情。

周刚回到家，真昼听到声音便出来迎接了他。

今天，真昼身穿围裙，绑著丸子头。平时做菜的时候，真昼会扎起头髮。她有时会扎成辫子，有时会像这样搞成丸子头，到底是女孩子，在实用性之中也追求著可爱。

真昼似乎已经提前做好了饭，发现周回到家，她就露出了稍显安心的微笑。

周姑且有联繫说会迟一些，不过似乎还是让真昼担心了。在那之后，周和优太简单喝了会咖啡，听优太发了一阵子牢骚所以有些迟。真昼会担心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吧。

「欢迎回来，周君……那个袋子是？」

「我去了趟游戏厅，这是战利品」

除了兔子，周还拿了其他东西，大袋子塞得满满的。真昼也看得出裡面塞了很多东西吧。

「……还真多呀」

「只花了学校食堂两份每日套餐的钱」

「哎，裡面都是些什么？」

「肚子饿了，过后再说」

虽说现在就给真昼也不是不行，但周想慢慢看真昼的反应，所以就把这事搁到了后头。

而且，肚子饿了也是事实，周想早点吃到真昼做的饭。

「那你先去洗手换衣服吧。也别忘了漱口。我趁这时间去盛饭」

「了解」

不用她说，周平常也一直会这么做。但这样的惦记和体贴还是让周很开心。

周虽然心裡想著真昼像老妈一样，但没有说出来，而是照著真昼的吩咐，前往了洗手间。

「.....那么，这么多都是些什么？」

晚饭后，真昼似乎很在意，她瞥了一眼斜靠在沙发侧面的战利品袋子，向周询问道。

「嗯？是布偶」

周并不打算隐瞒，于是就提起袋子放在膝盖上，一边撕下贴著的胶带一边做出了回答。

「布偶？」

「真昼喜欢不是吗？」

「是、是喜欢啦」

「因为有挺多玩偶，我感觉真昼会喜欢，所以拿来了。给」

今天最大的收穫，应该是和之前送的熊差不多大小的兔子布偶吧。

虽然布偶还挺大，但因为只花了一枚硬币，所以周还是有些自豪的。

周拿出白毛圆眼的兔子，放到真昼的膝盖上。

周不是很清楚这兔子是什么角色，但觉得真昼应该会喜欢，所以就抓来了。然而真昼却仅仅是凝视著膝上的兔子。

「你不喜欢兔子吗？」

「.....很可爱」

「那就好」



真昼就像抱著平时的坐垫一样，用双手紧紧抱著兔子蹭在脸上。周一瞬间产生了掏出手机的想法，不过还是作罢了。

看到真昼柔软的笑容，周一边把这些情景定格在脑子里，一边从仍旧满满当当的袋子裡取出了其他的布偶。

「还有哦。猫和狗什么的」

多亏了那个游戏厅的抓手相对强大的力道，大部分的东西都能以很少的预算弄到手，所以周就抓了一堆真昼可能会喜欢的东西。

周再额外放上了一隻米色和白色毛的，与真昼微妙地相似的猫布偶，还有一隻柴犬形的吉祥物布偶。接著，真昼则露出了显而易见的困惑神情。

「那、那个，这么多……？」

「会碍事吗」

「才没有那种事！正好房间裡没有装饰品，而且都很可爱，我很开心」

「那就好」

真昼被各种布偶围著的样子，和想象中一样可爱。

现在真昼还没有把兔子放下，不过她兴奋地比照著猫和狗，好像不知道要选择哪边来抱一样。

那副样子很让人欣慰，周不由得就露出笑容，凝视著她。而真昼似乎是注意到了周的视线，脸红了起来，然后用兔子遮住了半张脸。

因为兔子是白色的，所以真昼的脸红状态一目了然。

从兔子耳朵的缝隙中露出了她湿润的眼睛。由于这副模样透出的奇妙的妖豔和可爱，结果周还是凝视著真昼。

或许终于是撑不住了，真昼把头贴在旁边的周的上胳膊那裡，藏起了自己的脸。准确来说，她是像撒气一样拿头撞著周。

不过，与其说是拿头撞，其实她也只是砰砰地顶著，所以周一点都不觉得痛。

「.....请不要笑」

「我没有」

「你有，就是有，在笑我孩子气」

「没在笑这个，就是觉得你挺可爱的」

「.....这不就是在笑我嘛」

「啊」

「露馅了吗」周像是要矇混过关一样笑著。接著，真昼啪地拍打起了周的大腿，于是周为了安抚她而摸了摸她的头。

这样一来，真昼就变得老实了。周则是注意著这次不要露馅，笑了出来。

「.....总觉得你在糊弄我」

「你想太多了」

「.....今天就先放你一马」

真昼还是不满地嘟哝著。周没有指出她表情和台词之间的不一致。

周看著真昼膝上的猫和怀裡的兔子，心想「这是兔和猫的混血吧」。同时，周又摸了一会她的头，然后真昼仰起了脸。

儘管她红润的脸蛋没有什么变化，但眼神裡露出了不同于刚才的不满之色。

「.....我总是从周君那裡拿到东西」

她似乎是在意起自己得到太多东西了。

「是我自作主张给的，你不用在意」

「但是，我一直在从周君那裡得到。礼物、关心、温暖的环境等等，全都是」

「只是我想给才给的，你不需要在意这些」

周并不是希望得到回报，只是因为真昼会开心，才给了她这些。

虽然这种说法听上去就好像真昼的开心是回报一样，但说到底，周的给予还是来源于周的自我满足和自身的愿望，其中没有任何真昼需要在意的东西。

即使如此，真昼似乎还是因为得到太多而感到介意。

周反倒觉得，自己受了她太多照顾，这点东西就连恩情都还不尽。

「我也想回礼点东西」

「你好固执啊.....不过，要是你这么在意，我就收下一个吧」

「只要是我能给的，什么都可以」

周感觉真的说什么她都会做，所以觉得不太妙，不过他自然也不可能拜託她做一些给她添担子的事情。

然而，什么都不拜託的话，真昼又会沮丧。

「要不做个布丁吧」

于是，周就高兴地拜託了她不会造成负担的事情。

「.....布丁，是吗？」

「放很多鸡蛋的布丁。我想吃真昼亲手做的」

「.....不是为了省钱吧？」

「怎么可能。因为是真昼做的才有意义啊」

周并不是喜欢吃甜食，但奶蛋类的甜点是例外。

他喜欢布丁以及只放糕点奶油的泡芙。如果是真昼亲手製作，肯定能做出美味的东西吧。

喜欢的女孩擅长料理，周当然会想吃她亲手製作的东西。

周认真请求之后，真昼直直仰视了周一阵子，然后点了点头。

「.....那么，下次休息日我会做。多加鸡蛋，做硬一点对吧」

「嗯」

「我一定会做出好吃的布丁」

「不用那么鼓足干劲啦」

「是我想做才这么做的」

「这样」

不知为何，真昼显露出了没意义的满满干劲和决心。周虽然觉得她不必那么努力也没问题，不过既然能吃到美味的布丁，他也没什么好抱怨的。

周带著为真昼加油的心意，又一次摸了摸她的头，然后真昼有些腼腆地把嘴角埋入了兔子的后脑勺。

就布丁来说，虽然流行的那种放了大量鲜奶油的、入口即化的款式也很美味，但周最喜欢的还是较硬的、放大量鸡蛋的、用勺子挖也不会破坏形状的类型。

布丁保留住了鸡蛋原本的味道，同时还蕴含著浓郁的鲜奶油味。儘管味道偏甜，但多亏了微苦的焦糖，这种甜味并不会让人发腻。

相反，味道的馀韵很爽口，诱惑人一口又一口送到嘴裡。

周并不特别爱吃甜的东西，但真昼亲手製作的布丁他却吃得入迷。转眼间，盘子上的布丁就无影无踪了。

「呼啊，好吃」

「承蒙夸奖，不胜荣幸」

布丁是作为晚饭后的甜点拿出来的。周一下子就吃完了，一个还不够，所以吃了两个。

作为男高中生，周不算胃口特别好的，但真昼亲手製作的布丁，他即使是吃饱了也能继续吃得下去。

周感受到超过布丁分量的满足，摸过自己的肚子，愉悦的心情显露无疑。

「你什么都能做啊」

「因为大致都被灌输了一遍」

真昼这么说并非自吹自擂，实际上她会做的东西多种多样，偶尔还会蹦出周不知道的种类。

当然，这些料理既美味又吃不腻。真昼这样的人待在身边为了自己做料理，是件非常幸福的事。

「不愧是你啊，多亏了你，我倒挺幸福的」

「.....幸福？」

「是啊。每天都能吃到这么美味的食物，怎么会不幸福呢。这可是我每天的乐趣」

真昼的料理佔了每天乐趣的一半。用真昼的料理给一天收尾，大部分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忘却。

真昼每天都会帮忙做饭，这本身就已经是幸福的事情了。周每次都一边吃一边品嚐著幸福，但真昼应该是不太了解自己料理的价值吧。

周以前也说过真昼的料理是幸福的味道，但真昼却对此没有多少认识。要是周不使劲夸奖，她大概就不会理解到自己料理的价值。

而且，称讚美味的东西是对製作者的一种礼仪，应该坦率地传达出去。

「.....这、这样啊」

面对正面的讚美，真昼脸稍微有点红，缩了缩身子。

「.....周君表扬我，我很开心」

「如果我可以的话，表扬要多少都没问题啦。光是每天说饭菜好吃还不够吗？如果想听更详细的感想，我说就是」

据说，世上夫妻的不和都是因为忘记了互相感谢。

虽然周和真昼并不是夫妻什么的，但周站在每天得到料理的立场上，不能忘掉感谢的心情。而且，味道的感想也会带来动力，所以只要真昼想听，周很愿意详细说说。

只不过，真昼摇摇头，表示出拒绝的意思。

「不、不用了.....我会死的」

「这么夸张」

「没有夸张。现在这样已经够了」

「是吗？不过，今后还得每天都靠你为我做饭，还是得好好道个谢。一直以来谢谢你啦」

周的伙食全都靠真昼支持，所以他始终怀著感谢之情，也不可能忘恩负义。一切都是託了真昼的福。

要是没有真昼，周就直奔废人去了。所以，他希望今后真昼也能在自己的身边；如果再贪心点的话，直到永远。

周心怀感激地露出笑脸后，真昼就好像来电振动的手机一样身体发著颤，然后站了起来。

「.....周君大笨蛋」

不知为何，真昼用可爱的声音骂了句笨蛋，然后拿著餐具去洗碗了。于是，周也跟在后头，把自己用的餐具搬到了水槽裡。



由于事发突然，周感到了一阵不解，心想著「饭后的家务都是自己的任务，不需要真昼来做」，便轻轻抓住了真昼的胳膊。接著，真昼猛地转向了周这边。

真昼比起刚刚更加涨红的脸，在看到周之后红得更深了。因此，周总觉得非常坐立不安。

「.....我、我来做这些，你在沙发上等我。好吗？」

周摸了摸真昼的头，然后赶她出了厨房，真昼便小声唸叨著衝到沙发上陷了进去。

周看到真昼不像平时那么冷静的行动，眨了眨眼。

接著，周想起了先前真昼满是害羞的脸。为了让头脑冷静下来，他决定使用冷水洗碗了。





### 第 3 话 天使大人与单方面的告白

真昼有一个很夸张的别称叫做「天使大人」。她温和诚恳，谦虚又善良的性格，文武双全的优秀，再加上无人能比的美丽外表，的确配得上天使这个别称，因而她自然受人欢迎。

她曾说过，高一时她收到了全校每个年级的大量男生告白，但都拒绝了。提起这些的时候，真昼的语气并不是炫耀，而是困扰。

在真昼看来，那些都是不怎麼认识的人来向她示好、追求她，这只会让她害怕。

话虽如此，因为她始终没有同意过任何人，告白潮持续了半年也渐渐平息了。等到她和周渐渐接近时，虽然还有男生对她表示好意，但告白的次数已经减少了许多。

只是，减少并不意味着没有。周再次意识到了这一点。

「请和我交往吧」

这件事发生在放学后。当时周去图书室还了书，正在回去的路上。

图书室在第二教学楼裡，要到那裡去，必须从教室所在的第一教学楼穿过连廊。

第二教学楼的教室基本上都和特定科目有关，放学后很少有人来，至多是文系社团的学生们去参加社团活动会经过。

因为人少而安静，这裡的人声听得格外清楚。

走在二楼的连廊时，周听到了这样的声音从一楼传来，于是他压低脚步声，加快了步伐。

自己不该一头扎到别人的恋爱中好奇窥探。

毕竟这是私事，何况他也对别人的风花雪月没什么兴趣。

「对不起，但我不能和你交往」

偷窥是很没有礼貌的，还是快点离开为好。周轻手轻脚地往前走，却发现随后的声音实在是耳熟极了，让他的身体不由自主地踩了个急刹车。

柔软到能渗入人心的悦耳声音，听起来比平时稍稍僵硬了一些。

就算知道自己不该这样做，周还是禁不住将身体靠近窗边。

真昼正和一个同年级模样的男生一同站在一楼，所幸两人好像都没有发现自己。

真昼沉静地注视著那名男生。他背朝著周，看不到是什么表情。

总是被称作天使大人的精緻面容露出了些许抱歉的神色，而这大概是因为她没有半点接受告白的打算。

「为什么，」

「我不了解你。所以非常抱歉，我真的没有办法答应和你交往」

「交往之后再加深感情——」

「对我来说，只有互相喜欢的男生和女生才有交往的条件，要在建立起信赖关系的基础上，双方合意才可以不是吗。抱著试一试的心态交往对双方都是失礼的，也违反我的原则」

联想到真昼的家庭环境，和不喜欢的人谈恋爱，对她而言或许就是个地雷。

何况真昼本来就厌烦于异性对她的好意，出于这一点也不可能接受别人的交往请求。从未见过的陌生人，那是一上来就要拒绝的。

她用柔和却坚定的口吻表达了拒绝，低头行了一礼，表示没什么可说的了，便要转身离开……那个男生却抓住了她的手。

真昼当即轻轻地发出了「呀」的可爱惊叫，并且转过头，困扰地垂下眉毛。她的手被那个男生攥著，看起来很痛。

「那个，这样我很困扰」

「对不起，但我没办法放弃」

「就算这样，我也没有要和你交往的想法。可以请你放开我吗？」

这次的语气虽然强烈了一些，但还是在天使大人的范畴之内。

真昼虽没有用力甩开对方的手，但露出了称得上是受到困扰的表情。可是男生却依旧拽著她，并且试图力说。

真昼警戒著对方的下一步动作，眉角有些怯弱地垂下去。周皱起眉头，意识到再袖手旁观就不合适了。他把手放在了半开的窗户上。

「我觉得吧，强行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并希望对方接受，这样的行为是得不到别人喜欢的」

他故意用两人都能听到的声音嘀咕，又把手臂轻轻靠在窗框上。

男生猛地回过头，想看看究竟是谁突然闯入了他和真昼的对话中。

至于真昼，她明显地鬆了一口气，大概是听出了这是谁的声音。趁著对方放鬆力气的空隙，她从男生的手中脱出，和他拉开了距离。

真昼的表情显然是真的很困扰，还有一些对这种自我中心的行动的厌恶和恐惧，后者倒是不明显，周隐隐约约才察觉得出。

（也难怪，换做是谁都会觉得害怕和讨厌的）

那个男生没有意识到，他的言行产生的是反效果。周的心头涌起一股无奈和焦躁的感觉，他带著自己也知道不太礼貌的锐利目光朝对方看去。

男生的脸明显地抽搐了一下。

周并没有做什麼。他只是直直地看著那个刚才抓住真昼的手的男生而已。

如果对方也觉得自己什麼都没做的话，这视线在他看来也不过是普通的视线而已——当然，前提是他问心无愧。

「抱歉，我没有要偷听的意思.....只是偶然经过，然后看到你好像惹出了什麼不愉快，忍不住就开口了。而且，椎名好像有些疼的样子」

他挥了挥手，陈述了真昼的反应。接著，那个男生的表情变得更糟糕了。

「椎名，实际是怎麼回事？」

「.....我被粗鲁地抓住，有点疼，而且我觉得擅自触碰女性的身体很没礼貌」

「你看，她这样说了。我觉得你还是注意一点好」

真昼以不刺激那个男生的程度表现出了自己的厌恶，于是周也只是淡淡地叮嘱了对方一句。结果那个男生紧咬了一下嘴唇，留下一句「抱歉」后便跑走了。

幸好他能老老实实在地离开。周鬆了一口气，接著望向真昼。

真昼把刚才被碰到的手按在胸前，露出有些困扰的、淡淡的微笑。这种微笑让周有点心疼，可是在学校裡他没办法轻易去搭话。

这一点真昼恐怕也明白，她朝周轻轻行了一礼便转过身去。

娇小的背影看起来比平时更小了，周则只能牵挂地望著这个背影渐渐离开。

「今天多亏有周君帮了我」

回家后，换好衣服的真昼带著不好意思的微笑，首先说出的就是这句话。

也许真昼也有一些小想法。她有些疲劳地坐到沙发上坐著的周身边，身体压在了靠背上。

真昼平时的坐姿往往是端正的，看来她确实是忍耐了一番。

「说实话，我都在担心我那麼做是不是多馀的」

「哪裡，真的是帮了我。就算我拒绝那个男生，他也不肯鬆手。平时的话，大家都知道我没有接受过任何人的表白，一般都会爽快地走人的，就像本来就知道结果一样」

周并不清楚究竟有几十人对真昼表达过爱意，其数目似乎相当庞大。可是真昼从没有接受过那些表白。假如她真的在与别人交往，那就不会像这样和周独处一室了。

「.....真昼果然很受欢迎啊」

「嗯，是的。虽然我不怎麼开心」

她毫不推脱地承认了，并且还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对此周只能表示钦佩。

「我也感谢他们对我抱有好意这件事，可是被叫出去得太频繁的话.....」

「原本计划好的时间安排就会乱掉，这样很困扰」真昼有些抱歉地小声说道。果然她现在还是会定期遇到别人的表白。

在学校裡，周儘量不和真昼产生关联。而且只要考虑真昼的事情，他就一定会往那裡看，因此除非必要，他都会有意识地不去多看真昼，自然也不清楚真昼被人叫出去的频度是怎样的。

「毕竟你的性格就是这样，会规规矩矩地到现场去拒绝嘛」

「别人要真诚地对我表达自己的心意，当然要听取之后才能回绝。如果对他们不理不睬，或者轻视对方的心，都是很不礼貌的。不过也并不是每个人对我都抱著真心」

「这样吗？」

「嗯。有些人是参加了惩罚游戏，知道我不会同意但还会向我表白；也有些人的感情和言辞表达的意思只是觉得我很可爱，想让我留在他们的身边。我可不记得我什麼時候成了这麼廉价的女生」



「真亏他们能带著这样的感情对人表白啊」

在周的认知裡，表白就应该传达自己真挚的心意。他不太能理解这两种情况：前者自然是有些让人难以评论，后者则是以随意的心情去追求别人，属于不礼貌的行为。更何况那种肤浅的感觉在周看来根本就不能算是「喜欢」。

「这样的人，我都是郑重拒绝之后就立刻离开的，因为从根本就没法接受」

「不可能的」真昼的声音变得冰冷。周想起她第一次来自己家时，自己也曾轻轻踩到她的地雷，现在便有了种难以言说的心情。

果然，真昼根本没有考虑过认真交往以外的可能性。

周也是如此。他当时儘管是失了言，但确实对真昼说了无礼的话。他一面再次反省，一面窥探真昼的表情。

哪怕知道这种带著无奈和轻蔑的眼神——虽然不像以前那样冷到了冰点——并非指向自己，周还是有些起鸡皮疙瘩。

「归根结底，我有一个朴素的问题.....他们难道觉得我很轻浮，在深入了解对方之前就会点头答应表白吗？」

「我觉得应该不是吧.....」

「那麽为什麽他们会选择得不到结果的告白呢？我又不了解他们，他们怎麽就觉得我会接受表白了呢？」

「近距离地面对一个陌生人只会让自己觉得恐怖」接到过众多告白的真昼困扰地嘀咕。

「.....或许是希望你能了解他们，再或者是抑制不住喜欢你的心情，之类的？」

「抑制不住，就可以粗暴地对我伸出手吗？」

真昼的心情似乎要开始下滑，周连忙用力摇头解开误会。

「不，那是另一回事。萌生喜欢的心情本身并不坏，问题在于，不能把这种心情推给别人，只想著自私地佔有对方。我没有打算为那傢伙辩护，实际上，我自己也很生气」

表白本身是由于真昼的魅力，周对此并不否定。他之所以觉得不是滋味，是因为他喜欢真昼，个人原因而已。

但强迫真昼的行为却无从肯定。把「喜欢」当作免罪符引起对方不快的时候，其性质就已经变成无理强求了。

这一次周碰巧在场，所以才能加以阻拦，但想到假如自己不在，真昼就会被那个男生强行触碰，周顿时感到一阵悚然。如果真昼抱有敌意，她应该会毫不留情地使用物理手段拒绝，可是那也不能改变这件事令人不愉快的性质。

「.....是这样吗」

「那当然了。利用蛮力向别人强求什麼，这种事情是出格的.....你当时不害怕吗？」

「有一点。但是，如果他要对我有什麼危害的话，我就打算全力踢他的要害」

她果然打算施加物理的制裁。

真昼必然会毫不客气地采取行动。如果是险些遭受袭击的情况，周围人大概会对她表示同情，不会有什麼意见吧。

「我觉得这样沒什麼不妥的。只不过听上去会让人脊背一凉就是了」

「我没有打算对周君那麼做哦？」

「我也不可能干出惹你那样做的事情来」

真要做出那种事来，那是得被父母扫地出门的。更何况这也不符合周的原则。使用蛮力胁迫女性实在是有违男子的道德。

周力图否认说这不可能，没想到真昼却露出微妙的无语状。

「.....想想也是，周君是绅士嘛」

「为什麼对我一副无语的样子啊」

「我这是在夸奖你」

「你的眼神不是」

「你想多了」

她的声音和眼神都离讚赏差得很远，甚至还有些不满似的。这种言行极度不一致的表现让周捉摸不透。

不知道为什麼，真昼的视线刺得人很难受。周开始游移目光，真昼却浮现出小小的笑容，就像是在说「真拿你没办法」一样。

「不过，虽然周君就是这点好，但这也同样算是缺点呢」

「怎麼算是缺点啊.....」

「对我来说，算是缺点吧」

真昼露出淘气的微笑，好似在捉弄人。这样的笑容让周心跳了一下，他不由得移开了目光。不过真昼没有注意到他的神情，而是就这么倚靠在了周的身上。

周的心跳又变快了许多，这一点真昼也没有发现。

「虽然听起来有点过于自信，不过受人欢迎也未必是好事吧？」

她细声细语地说道，表情看起来的确很困扰。

「我也知道自己客观来讲比别人好看一些。可是这种事情太多，就感觉特别麻烦」

「.....听起来真不容易啊」

「是啊，非常不容易。在同性看来这或许是很奢侈的烦恼，可是我真的不希望再有陌生人表白被我拒绝掉之后，仍然纠缠不放，甚至抓著我，反过来衝我生气。无论是接到表白还是拒绝，本来就都很消磨精神，每一次拒绝的时候，我都感觉怪不好意思的」

儘管对所谓的敌人不留情面，但真昼总体上是善良而理智的，本质上可以说是个老好人。

「我只是做著自己，就要遭受危害。开什麼玩笑，我打磨自己又不是为了让人消费的」

真昼小声发著牢骚，看她好像真的很累。周深刻地体会到，受欢迎的人也有属于他们的烦恼。

真昼叹了口气，连周都听见了。看她那麼难受，周便自然地将手放到了真昼的头上。

他的抚摸并不粗暴，而是有著照顾到真昼感受的轻柔。真昼便乖乖地接受，让周随意弄了。

要说周和今天的男生有什麼不同，那就是信赖关係的存在与否吧。

他触摸的动作很仔细，没有让纤细的头髮缠在一起。于是真昼惬意地眯细了眼睛，就好像一隻猫一样。之所以会这麼觉得，也许是因为真昼只向信赖的人撒娇的性情吧。

「虽然学校裡的『我』是我自己选择的，但我可不愿意他们往我这裡伸手。我想让对方摸的时候，才会答应他摸，真希望他们别自说自话摸上来」

真昼说得有一丝——不，是相当不满，周不禁停下了手上的动作。因为他一瞬间闪过这样的想法：现在真昼随便周的手怎麼摸，这实际上会不会是由于她现在有些脆弱，只好放著不管呢。

「怎麼突然停了？」

「呃，那个.....我最近得意忘形，一不小心就摸上去了，感觉有点后悔和羞愧吧」

「放心，如果我不愿意的话，一开始就会拒绝了」

「这、这样啊」

「再多摸一些也没问题哦」

真昼探头看向周的脸，翘起柔软的嘴唇，眼中透出信赖和一点点的期待。周顿时紧张得忘了呼吸。

「那、那个.....」

「开玩笑的」

周正不知如何作答的时候，真昼露出捉弄人似的笑容，之后又变回原来的表情，垂下眼睛。

「不过，请你握住我的手吧.....我今天被碰到，有点不开心」

真昼用十分困扰的声音小声说道，好像走投无路了一样，于是周紧闭嘴唇，牵起真昼的手。

手指娇嫩而纤细，沿著手指滑过去，便能感觉到柔软而又紧緻的手，上面还有小小的笔茧，并不仅仅是柔弱而已。

即便如此，那隻手的力气恐怕也不足以抵抗男人。

不知道她是没去甩掉男人的手，还是没能做到，但真昼感到了不安总是事实。

周轻柔地抚揉真昼的手，试著消解掉她深藏于内心的恐惧。真昼则放心了一些，笑道。

「好神奇，周君摸的话，我就单纯觉得舒服了」

「你最好还是再像一开始那样警戒些为好」

含著「让我这麼摸没问题吗」的意思，周看向真昼的眼睛，她则回以美丽的微笑。

「怎麼，你不满意现在的我咯？」

「不、不是说不满意.....这样没问题吗？」

「有问题的话，我根本就不会在这间房子裡，也不会让你碰的，更别说把膝盖交给你了」

「膝盖倒是别啊.....」

「你可是享受了一番呢？」

听她这么一说，周也难以反驳。

周不小心枕在真昼的大腿上睡熟了，劝她别这么做也是没有说服力的。想出这主意的是真昼，最终同意的还是周自己。

因此，周微微移开视线，回答道「.....一码归一码」。而后，真昼开心地笑了。

「呵呵。这个回答好像很方便，我先记下了.....你放心，累的时候随时都可以提供给你」

「呃，还是免了吧.....」

如果这样，他就会离不开真昼了。那样幸福的时光要是一次接著一次，周必然会朝著废物男人的方向一去不回头的。儘管他本来就是废人，但就怕理性也会往别的方向一起堕落。

为了保护理性和自尊，周委婉地拒绝了。「真遗憾呢」真昼微笑地说道。看她的神情并没有怎么遗憾，反而有些愉快的样子，应该是在调戏周吧。

「.....别调戏我啊」

「没调戏啦，我是认真的」

那也是一样地坏心眼。周试著揉捏真昼的手錶达不满，而真昼则只是痒痒地笑著，于是周把头扭向别处，掩饰自己羞耻的心情。

## 第 4 话 天使大人的决意

「树、藤宫，一起吃饭吧」

在学校的午休时间，周正打算和往常一样和树一起吃饭时，听到了一道最近开始听惯的声音。

只见门胁举著一隻手，展现出那一如既往爽朗和蔼的笑容。优太平时会和其他朋友一起吃饭，但今天似乎不一样，他是单手拿著钱包走过来的。

升到高二，优太经常来跟周搭话，不过这并不代表两人的关系已经非常亲密了。

只是前些日子听他发了发牢骚，两人之间产生了亲近感，周也再次认识到优太的人品不错，他感觉自己对待优太的态度正在逐渐向对树的态度靠近。

「我倒是没问题.....」

「树也没问题吧？」

「为什麼这麼确定我不会拒绝啊。虽然确实不会啦」

「那不就行了」

「说是这麼说啦。哥之前还为你们考虑著呢，结果你们倒好，不知不觉就熟络起来了。优太还跟周蹭上了」

「什麼蹭啊.....又不是狗」

「优太其实挺像狗的，一旦信任、亲近之后就会摇著尾巴求关注的那种。就像金毛犬一样」

「你们别在本人面前说狗啊」

儘管优太对树吐了个槽，但周确实觉得他的氛围挺像金毛犬的。这麼一想，周就不由得笑了出来。

优太注意到周肩膀的颤抖，露出了点不满的样子。但与其说他是心情不好，不如说只是由于被作弄而表面上闹著别扭。

「藤宫你也别笑」

「啊，嗯，对不起」

「周果然也是这麽想的吧」

「我只是觉得说起来确实是挺像的.....」

「啧，藤宫你怎麽也这样。我说啊，我只是单纯觉得藤宫是个好人，想搞好关系而已」

「嗯，有更多人知道周的优点是件好事。过来拜见我」

「你以为你谁啊」

门胁一边用手背拍了拍树的胸口吐著槽，一边按树所说的走了过来。和周对上视线之后，他又露出了耀眼的笑容。

那副笑容，如果朝著女生露出来，攻略恐怕就完成了。而周看著这副笑容则是露出了苦笑。

「.....我问个问题行吗？」

「嗯？」

「跟我当朋友真的好吗？对你没什麽好处吧」

优太愿意跟周搞好关系，或许是出于他对周的兴趣和作为朋友的好意，但周过去的记忆却在隐隐作祟。

不是他想说，只是这些话脱口而出了。

听到周的话，优太愣住了，露出了感到不可思议的表情。

「藤宫不是因为得失才交朋友的吧？」

「说是这麽说」

「那不就行了。我也是想和你搞好关系才跟你说话的」



这万里晴空一样的笑容，让周觉得他很耀眼——周眯起了眼睛。

「.....哦」

「嗯嗯，关系好是件好事」

树嘿嘿地笑著说出了这样的感想，然后很快就把目光移到了其他地方。

在树所望的方向上，千岁正抱著真昼笑道「昼儿实在太可爱啦」，而真昼则任由她摆佈。

千岁对真昼的亲密接触已经是稀鬆平常的事，可能最近班裡也习惯了，大家都把这幅场景当作是美少女间的相互接触而望著，或微笑，或羡慕。

周看两人的嬉戏也看得习以为常了，而树见状却微微苦笑。

「怎麼了吗？」

「没事」

他像是掩饰一样地笑著，带头走向食堂，周和优太也迈开脚步跟了上去。

「.....你是不是有点闹彀扭？」

回家吃完晚饭，看真昼心情似乎有点不好，周犹犹豫豫地向她搭话。接著，真昼连连眨眼，说道。

「.....难道写在我脸上了吗？」

「呃，算是吧，看你心情不太好的样子。我还在思索是不是我做了什麼错事」

基本上是周做了什麼，真昼才会闹彀扭。只是他今天什麼都没对真昼做，因而真的没有头绪。

真昼似乎也并没有想表现出来，她戳著自己的脸蛋以此确认。

「如果是的话，那我道歉」

「没、没有，不是周君的错，是我自己太小气了」

「你还小气的话，大部分人的心胸可就都是毫米级的了。肯定是我做了什麼吧」

真昼不可能小气的。她一般不生气，有什麼事也会理解和宽容对方。如果这还算小气，那周就是小气鬼中的小气鬼了。

周不知道真昼為什麼闹彀扭，但她闹了彀扭就一定有相应的理由。而且，按真昼的性格，她不会对没有敞开心扉的人动感情。因此，大体上都很宽容的真昼闹了彀扭，十有八九是常在她身边，又受她信赖的周做了什麼。

「.....真不是周君的错.....那个，虽然确实是周君的事情」

「我不是很明白啦，不过既然是我的原因.....」

「没明白怎麼可以道歉呢。该道歉的其实是我才对」

「这又是為什麼啊」

「因为我心胸狭窄——」

「行了行了，就当你心胸狭窄吧，那你又是为了什麼生闷气呢」

周半点都没觉得真昼心胸狭窄，为了继续讲下去才做了这样的假设。接著，真昼有点尴尬地移开视线。

「.....我是觉得不公平」

「不公平？」

「我说门胁？」

「门胁怎麼了？」

「因为他是同性，就能随意搭话，而我却要忍著，这不公平」

「忍著？」

「为了不扰乱周君的生活、防止别人胡思乱想，也是为了不给周君添麻烦，我在学校就装作是路人.....这样我很寂寞的」

说的是她感到疏远吧。

在学校，真昼依然表现出天使大人的样子，没有必要绝不接近异性，对所有人都平等地展露笑颜，一切都一以贯之，简直让人讚歎。

真昼果然是想像平时一样和周说话的，只是考虑到各方面会造成的影响才有所节制；同样受人欢迎，又和异性保持一定距离的优太却能去跟周打好关系。真昼应该就是对此有点想法吧。

听到寂寞这个字眼，周觉得不好意思，却又无可奈何。他垂下了眉梢，然后真昼也失落地垂下了眉梢。

「赤泽、千岁、门胁，大家都跟周君这么要好，好像只有我被抛在一边」

「唔」

真昼用失落的表情这么一说，周就心软了。

因为从以前开始，周就和千岁正常聊著天，所以他在学校也可以像往常一样与知道周和真昼关系的两人交谈。不过，他实在是没法和真昼说话。这样一来，千岁来与树搭话的时候，真昼就会被落在一旁。

儘管真昼在班里也有朋友，但她与那些朋友并没有像千岁那样打成一片，无论如何都会感觉有些寂寞。当然，这种寂寞隐藏在天使大人的笑容之中，但周已经熟悉真昼，还是能从中感觉出来。

周理解这一点，也希望能为她做些什麼，但再怎么这么说也不是能够轻易点头答应的事情。

「.....不过啊，天使大人突然和我这种不起眼的阴沉傢伙关系变好，会很不自然吧？」

「为什么要在这种地方自卑啊。我要生气了」

真昼皱起眉头，好像有些生气似的，用食指尖戳了戳周的鼻子。

「我今天听见你们三个说话了。周君不要再看不起自己了。要计较得失的话，我一开始就不会跟周君变得要好。在那时的我看来，刚刚遇到的周君实在是邈邈得不得了，打好关系又会有什麼好处呢」

「太有说服力了」

周和真昼的交流始于真昼对周饮食生活的同情和一丁点的内疚，没有这些话，交流恐怕根本无从谈起。

只考虑得失的话，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之所以这样还能要好起来，是因为其中有得失之外的感情，包括热心肠、内疚还有同情等等。相互了解，变得亲近是以这些感情为契机的，与利益并无关系。

「当然，现在我知道周君人品好，又是个温柔而优秀的人，从这点上来讲，可以说亲近是有好处的——但我不在乎这些。我跟周君融洽地相处，是因为我欣赏周君的人品，门胁的理由大概也如他所说吧。所以，看不起自己是不好的，可能会侮辱到认可你的我们」

「.....对不起」

「不用那麼严肃的道歉，我只是想让你有自信而已」

周的脸蛋被戳得有些痛，但这份疼痛并不令人讨厌。

「总之，周君对自己太过贬低是个缺点，一定要改过来，可以再自信满满一些」

「自信满满.....我说那个.....」

「要不乾脆由我来大力宣传，让大家知道周君是个优秀的人」

「那我会难为情死的，还会被周围人说『那人怎麼回事』」

大家都觉得周是个和周围没什麼关系的人，要是真昼突然夸奖，怕是会引起不少猜疑。

「我会努力做到自然的」

「这是确定了要在学校跟我扯上关系吧」

「.....因为我不要只有我一个被抛在一边。能得到允许的话，我也想和大家一样与你相处」

也不知真昼是否知道那种失落的表情正是周的弱点，她垂下眼睛，寂寞地喃喃道。结果周只好低声哼哼。

「.....我倒是不乐意，只是突然缩短距离会被怀疑的吧」

「慢慢来就好了吗？」

真昼阴沉的眼睛一下子变得明亮起来。周拒绝不下去了，只好破罐破摔地点头同意。

「可别硬是夸我啊」

「.....那麽目前就先停留在私底下夸的程度吧」

儘管这样也会让周的心脏不好受，但他心想著「今后的学校生活得越来越喧嚣了」，一言不发地望向稍远的地方。

从真昼宣称要慢慢缩短距离的那天起，她就开始有节制地和周接触了。

不过，一开始还是保持著朋友的朋友这一立场，为了不让周围人起疑，只会打打招呼、聊聊閒话。她採取了慎重的行动，以防突然扰乱周的生活。

有学生样地谈论学习时，投来的眼神比起嫉妒，更多是佩服。这种时候，周打从心裡觉得，还好自己是个会学习的人。

真昼提前学了很多课，提前的量多到要按年来计算，说实在的，周要完全跟上并非易事。好在真昼会按著周的理解水平抛来话题，他们才得以进行这种做好学生本分的对话。

人是能顺应缓慢的变化的。再加上千岁、树，有时还有优太在一起，这也起到了作用。现在周如果只是和真昼閒聊、谈论共同的朋友、简单说说课程的话，周围便不怎麼有嫉妒的目光投过来了——只是真心喜欢真昼的男生还是会送来尖锐的目光。

「为什麼是藤宫啊.....」

周在教室裡自己的座位上读著教辅和教科书，这时正巧坐在旁边座位的男生们发出小声的哀怨。

直到刚才，周都在跟真昼讨论以后的上课内容和作业，而那场景似乎是给他们看到了。

关于为什麼是周这个问题，应该是因为真昼想和他说话，以及没多少人能跟上对话的内容吧。

和她关係最好的千岁没有预习上课内容，也没有完全理解目前正在学习的地方。她的男朋友树也是一样。要聊学习的话题，跟周聊是最轻松的。

周的学习本就不错，家裡还有真昼指导，现在他学得比以前更好了。这一点也要感谢真昼呢。

「没什麼为什麼的，不就是我正好跟得上椎名的话题嘛。又没谈什麼暧昧的东西」

和真昼在学校的对话，小部分是閒聊，大部分是学习。

她说是为了不让周围人起疑，要慢慢缩短距离，所以只有过学生之间自然的交流——不如说聊的内容非常正经，堪称学生间的模范对话，没有任何可疑之处。

「是这样没错啦.....」

「有意见的话，你们也先学习再参加进来吧，嫉妒就没意思了。学习可是学生的本分」

「呃，不行的啦.....我跟不上.....都不知道你们在说什麼」

「就看教科书吧，我们只是提前学了现在在学的地方。还不行那就只能算了」

「真严格.....」

「我又不能解决你们的学习问题，而且不管你们怎麼想，反正我和椎名关係并没有多好」

淡淡的回应，换来的是他们的咬牙切齿。

周和他们关係不算好，不如说正相反，他们怀疑著周和真昼的关係，单方面地敌视周。周没有道理去为他们做些什麼。

再说了，真昼是为了能和周在学校裡以朋友的身份相处，才选了个自然的话题，只不过选的恰好是学习而已。即使他们学了，也不见得能和真昼打好关係。

周表现出自己并没有兴趣的态度，而前来搭话的两个人则投来怀疑的视线。

「你啊.....跟椎名聊了这麼多，居然还一脸无所谓的样子.....」

「藤宫对天使大人没兴趣吗」

「是没兴趣啊」

周没有迷上『天使大人』。这点他没有说谎。

他喜欢的不是『天使大人』，而是展现在周面前的那个原原本本的真昼——有点毒舌且不好对付，同时又心地善良、爱害羞和宠人，实际上却容易感到寂寞、柔弱得好像随时会折断的真昼。

对真昼来说，『天使大人』是她对外的战斗装，换言之就像是一副铠甲，保护著她娇柔的内在。她并不喜欢这套铠甲。

当然，把这些全都加在一起，周还是一样喜欢真昼，但他喜欢的绝不单单是表面。

周淡然的表现似乎让两人生疑，不过他对『天使大人』是真的没有兴趣，便把话题一笔带过。他们则往周这裡看过来，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

「不能理解那种可爱的藤宫不会是……」

「不好意思打断你的想象，我对同性没兴趣，审美也和正常人一样。我不是不理解她的可爱，客观地讲，她确实可爱，人也好，不过会不会发展到恋爱就是另一码事了」

「搞不懂你喜欢什麼！」

他们不满地嚷嚷著，引得班裡同学时不时来瞄一眼，让周感觉很尴尬。

先不谈自己现在喜欢上真昼这个事实，周怎麼也搞不懂，为什麼他们会认为有个可爱又温柔的完美美少女，就一定会对她产生异性间的好感。

如果是那样，学校裡的全体男生都应该要爱上她才是。而事实上，有的人对真昼只持观赏态度，也有男生喜欢其他女生。

看看周围就知道，不是所有人都从异性角度喜欢真昼的。儘管这不改变真昼非常讨人喜欢的事实。



「倒是你们，喜欢天使大人哪一点了」

周带著无奈嘟哝了一声，这两人便一下子如鱼得水，露出生气勃勃的表情。

「她超可爱的，而且对任何人都那麼温柔，还清秀端庄、无所不能，当女朋友不是最棒了吗？」

「这.....行吧」

周理解他们想说的意思，但他不认为这能算是对一个人怀有恋慕的理由。也难怪周不由得投去怀疑的眼神。

「真的，既漂亮、身材又好，简直是理想了吧，这不就是男生的理想化身而成的天使吗？啊，确实是天使大人来著」

「不只是长得可爱和性格好，而且什麼都会，连身材都那麼出众，这也太棒了。虽然平时藏在背心裡啊.....但穿体操服的时候可厉害了，那存在感不是盖的」

「就是，不得了啊」

「虽然白河那样平的也不错，但还是这种鼓起来的更好啊。这是男人的浪漫」

「你们在很多方面都对女生太没礼貌了，我建议你们现在闭嘴比较好，各种意义上」

周隐隐约约地——不，是明确地感受到了杀气。

即便知道杀气的目标不是自己，锐利的感觉也足以让身在目标旁的周缩起身子了。

周没有往杀气的方向看，但他知道是谁，所以还是小心点为妙，省得之后成了她的出气筒。

要是参与进去，怕是会引火烧身。于是，周从他们那裡收回视线，打开手上的教辅，看向学校裡和真昼聊到的那部分学习内容。听到两人开始谈起了男性特有的妄想，周悄悄叹了口气。

「.....我觉得吧，从你们在公共场合讲出这种慾望的那一刻起，椎名就不可能再对你们有想法了」

首先有个前提，大部分女生是不太会对公开讲骚话的男生有什么好意的，更不用说聊得兴起的内容还是自己的体型。

在此之上，真昼也不容易对为了外表接近的人产生好感。如果馋的是身体特徵，好感度的箭头肯定是往负半轴去了。

往真昼那裡看了眼，她正在抚摸著旁边杀气的主人。她应该是听见了这边的对话，在做著劝解吧。就算树笑著拿她开涮，千岁都会私下找他谈话，现在是无关人员拿她举例子，她能不生气吗。

真昼也是一样，儘管表情保持著劝解千岁的天使大人模式，但周莫名觉得她也对这边很无语。

（我可什麼都没说）

周在心中跟真昼辩解道。他读著教辅，屏蔽掉了两名同学烦人的男生谈话。

他们没有注意到那边的视线，正聊得热烈。周也没义务阻止他们——事实上阻止过了，并没有用，他们仍在继续谈论著『天使大人』的好。

周暗自发出沉重的叹息。

（大概就是因为你们这样，天使大人才会是天使大人）

这句话没有形成声音，在嘴裡打了个转，然后消失了。

「.....那个，真昼小姐」

那天傍晚，真昼和往常一样来到周的家裡，她的表情看上去有些不满，区别大到周不由得在称呼后面加了个「小姐」。

「怎麼了？」

回应也有点冷淡。她绝对是在生著什麼气。

基本上温厚宽容的真昼闹不开心了，弄得周微微有些胃痛。

「你为什麼心情不好啊？」

「没有，你想多了」

「.....不是，你心情绝对很差吧」

「不差」

沙发上，坐在旁边的真昼表情依旧。与其说她明显在生气，其实更接近于处处流露著不开心，或者说，周围的气氛有些刺人。

然而周不知道她是为了什麼而心烦——这时他想起来，今天他与同学之间的瓜葛给真昼看到了。

「.....啊，难不成你是以为我跟他们一起谈论体型的话题麼？」

这样一想，真昼不开心也就好理解了。一起生活的人拿自己的外表聊得热火朝天，心情自然是不会好的。

真昼听到后，僵住不动了，可见周应该是猜对了吧。

「你都听见了吧？」

「呃，不是.....那些确实也听到了.....」

「不好意思，你们女生讨厌这种的吧」

「没有，那个，我习惯被人谈论外表了，这次也不是过来直接跟我说身材怎麼怎麼样的，听过也就算了」

这样的发言很符合她的身份：她长年以来一直维持著天使大人的举止，从不落下保住美貌的努力。

不过按真昼的说法，以前曾有人直接对她做出性骚扰发言。竟然还有讲话这麼没礼貌的男人，周作为同性都不太好意思了。

「不过我也真佩服他们，有女生在还敢说这些.....怎麼想是他们的自由，我不会拦著，可是要热烈讨论的话，不应该到没有其他人的地方去吗？当然，考虑到周围的视线，我觉得根本做不到就是了」

「说的是」

要分辨时间、地点和场合，不应该在有别人能听到的班级裡谈论这些。不过他们是自说自话说到那裡去了，周对此也无能为力。

「我看到了周君无奈的样子，也听见你没有跟著他们一起谈论那些。其他女生也都在夸你」

「那、那就好.....我可不想受到牵连」

「.....我倒是有点担心起其他方面了，周君绅士过头了，作为男人没问题吗？」

「这话太没礼貌了吧」

接著同学，连真昼都开始怀疑他身为男人有没有问题了。周心裡有点难受，而真昼说了声「是事实」便扭过头去，似乎又一次微微透出不满的气息。发现周皱著眉头，她把靠垫抱在了膝盖前。

「.....周君好像不怎麽觉得我有魅力，我都要没有自信了」

「这话说的是什麼道理」

「你说你没兴趣」

看来她听到了「对天使大人没有兴趣」这段发言。

「我对天使大人当然没有兴趣，那是你有意这麽表现的吧。我即使对你有兴趣，对作为天使大人生活的你也提不起什麼兴趣，最多就是觉得你还挺辛苦的，没什麼别的想法」

「.....我有魅力吗？」

「你不会是当我没长眼睛吧。你的魅力多得都满出来了，最常在你旁边的我跟你保证」

不如说，要说真昼没有魅力才更难呢。自从一起生活开始，周就越发了解到真昼崭新的一面，进而觉得她惹人怜爱。

只会增加，绝无消失的可能，真昼就是这麽有魅力。

周坚定地说完，真昼一下子心神不宁地捏起了靠垫，也不顾靠垫的布料上弄出了褶皱。她一边摆弄著，一边低下头。

「那、那就好」

真昼吞吞吐吐地点点头，然后把脸埋进了靠垫。头髮的缝隙间能看到她的耳朵在发红，害羞一目了然。

看样子，这脸一时半刻是不会从靠垫裡抬起来了。周转过整个身体，背对真昼，然后把胳膊挂在沙发的扶手上，扭过头去。

周也得赶紧把身体中过剩的热量散出去，不然就会让复活后的真昼看到。

(.....既然会害羞，还不如不说呢)

想著这句对双方都成立的描述，周注意著不让真昼听见，轻轻叹了口气。

## 第 6 话 天使大人与烹饪实习

「请多多关照」

平时不对周使用的天使微笑，这次来了一波大放送。周忍著自己想要哼出声的衝动，低声应道「.....多多关照」。

周一般不会积极去跟真昼打交道，可是真昼主动过来那就没办法了。不过这次不是真昼不好，而是关係好的一伙人想组队，结果就成了这样。

家庭科的烹饪实习具有一定的自由度。几天后安排了烹饪实习的实践课程，这次是自由分组，烹饪的内容也是自由的。

不过菜单要求基于营养学，这是要打分的，必须严肃对待。

由于自由分组，有很多人来邀请真昼。结果真昼和要好的千岁组成了一对，这千岁希望让她的男朋友树加进来，周本来又是想和树凑一对的，自然也就跟来了。客观来看，便是这么回事。

就因为这分组，从刚刚开始朝向周的目光都变得严厉了少许，周对此感到胃痛。

至于千岁这个元凶，则一边把周围的桌子按人数拼在一起，一边哈哈大笑。

「哈哈，周跟吃了苦瓜似的」

「你觉得这得怪谁啊」

拼起四人的桌子，各自就座之后，真昼天使的笑容变得暗淡了一些。她抱歉地微笑道。

「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

「没，不是椎名的错，我只是在担心会不会被视线射杀」

「也就是周，才不把这事当成一件侥幸了」

「这幸运不该给我，应该分给别的地方吧」

「就是就是——」周听到一些小小的抱怨声，这恐怕不是他听错了。

有机会品嚐天使大人亲手做的饭，男生恐怕都会激动得沸腾，而实际得到机会的又是一个对此没什么兴趣的人，他们的气愤也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正有带刺的视线夹杂著羡慕和嫉妒，扎在周的身上。

「可是你不跟我分在一起还是挺不好过的吧。其他组都是关係好的聚在一起」

「呃」

说到这点上，周也没了办法。

虽然不至于交流障碍，但他的社交能力并没有好到能混到一群要好的人中间和他们交流。其他人都分好了组，要周一个人出去也有难度。

「好啦放弃吧，就当这也是命运。儘管后悔跟我和小干要好这事吧」

「.....我不后悔交了你们这些朋友」

「哎呀讨厌，我都心动了」

「男人对我心动，我也只会起鸡皮疙瘩。还是后悔好了」

「双重地过分哎」

树故作地捂住脸，好像在掩饰害羞一样。周冷淡地回应之后，他发出高亢而愉快的笑声。儘管没被他的演技骗到过，但树拿周寻开心，对周来说可是一点也不开心。

周正寻思著要不要捏一把他的脸，这时听到了轻轻的叹息中夹杂的笑声。往那一看，只见真昼开心地微笑著。

「我又一次感觉，你们关係真好，让我好生羡慕」

「.....算是吧」

真昼是知道他们关系好的，而她表现的态度就好像第一次知道一样。周有种难以言说的尴尬。

他感谢真昼愿意假装成外人，但这种佯装不知的行为却让周感觉心痒而焦躁。

听著这段对话的千岁坏笑著，轻轻拍了拍真昼的肩膀。

「要不昼儿也加进来？」

「喂，别拿你的劲头去要求椎名，会给她添麻烦的」

「哪裡，没有的事」

「你看吧～」

「千岁你别蹭鼻子上脸」

千岁是支持真昼和周扯上关联的，不如说她还推荐这么做。如果让她掌握了对话的主导权，她一般都会试图怂恿两人。

要是在周的家裡还好，可这是学校，最好不要做出引人注目的事情。

「好了别说这些了，来决定菜单吧」

周这是在向周围人表示，自己对真昼没有特别的感情。因为只有这段时间可以提交菜单，他同时也是在主张要儘快决定。接著，千岁微微有些傻眼。

「周不会做饭，能指挥得了吗？」

「你好没礼貌哎，蛋饼还是能做的」

「.....可惜说是蛋饼，基本上就是炒蛋呢」

小小的细语声，只有旁边的三人能听见。千岁和树都轻轻笑了出来，于是周一边注意不让周围人发现，一边带著点埋怨看向真昼，而她则满不在乎。



天使的微笑实在是和往常别无二致，周只好扭过头去。这么一来，千岁和树又开始笑了，周心裡则觉得很不好受。

「赤泽做菜怎么样呢？」

「我吗？.....算是能养活自己吧」

「阿树其实什么家务活都会做的」

需求所迫的话，树基本上什么都会做，包括做菜也没问题，哪怕没到真昼的水准，拿来独自生活也足够了。

「因为妈妈工作不在家嘛。先前还为了周过去做过饭来著。现在倒是没有咯」

树意味深长地往这裡看了一眼。周皱起眉头，而树只是笑著不说话。

「这样啊」

「.....这是更突出了我的不行啊」

「那还用说」

「那还用说吗」

「我说树和椎名，你们是串通好的吧」

「呵呵，没事啦，现在也没什么影响吧」

「.....呃，我还是会努力的。一个人的时候偶尔也要做.....」

总不好把所有事都交给真昼。休息日真昼不在的时候，周是会努力做饭的——不过也只是做方便做的烧烤，以及微波炉就能做的东西而已。

不知为什么，真昼朝著有点语无伦次的周露出慈祥的微笑，夸他「真了不起」。这句话太有深意，弄得周绷紧了脸。

这大概是因为真昼知道周有多不会做饭吧。和真昼比起来，周做出来的东西就像是小孩子做的一样。真昼说不定是觉得周的笨拙引人

发笑。

即便如此，周也在进步，他想辩解说，自己已经不再是什么都不会的那个人了。

「还是先把菜单定下来吧，关係到成绩呢」

真昼没有提及周的模样。她带著温和的微笑，抚过发下来的文件，这是用来记下菜单之后交上去的。

最会做饭的是真昼，让她来指挥就能圆满解决。现在周做是会做一点了，但要製作考虑营养的菜单，那就是个门外汉。真昼是决定每晚吃什么的人，听她的话才是正确的。

于是经过讨论，最后定下了菜单：肉蛋菜三色鱼肉鬆盖饭、味噌汤、粉丝沙拉，以及作为点心的杏仁豆腐。这内容让千岁一脸坏笑。

真昼应该是因为周喜欢，才若无其事地把蛋加进了菜单。这个事实使得千岁和树以温暖的目光看向周。为了逃离他们的视线，周把目光落到了写好的菜单表上。

到了烹饪实习当天，周疲惫地叹了口气。

真昼穿著围裙，还挺有那么一回事的。周名义上是在旁边给她帮忙，实际上是处于她的监视之下。

「请藤宫来帮我的忙咯」

这微笑著的一句话，就把周绑到了真昼旁边。

这不是千岁的策略或是别的什么，单纯是因为与千岁和树相比，周对烹饪更加没有把握。他有个在真昼眼前切到手指的前科，所以真昼似乎不打算让他积极参与。

一是要避免流血案件；二是先做完的小组先吃午饭，因而希望能迅速解决。有了这两点，周也能理解真昼的举措，但他想大声地喊出来：自己并不是完完全全不会。

「.....你在生闷气吗？」

准备好蔬菜后，真昼悄悄问道。周量取著调味料，回答说「倒不是啦」，并且没有往真昼那裡看。

「只是感觉我被小瞧了」

「并没有哦。不过.....我也不否认由我们来做效率更高」

「这个我也不否认」

真昼自不用说；树是会做饭的，周也吃过他做的饭，知道他没问题；千岁则是只要别在调味的时候做出多馀的事，也勉强算是会做。周倒不能说是不会，只不过比不上那三个人，谈起这个话题，周就无言以对了。

「所以我觉得，你努力做你擅长的工作比较好。还有，千岁喜欢把味道弄得极端，这部分适合由你来做.....这事很重要的」

「责任重大.....不对，这不就是老老实实按菜谱来吗？」

「把千岁的惊喜防患于未然也是重要的任务哦？」

在真昼甜甜地微笑之后，周瞥了眼千岁。

她和树一起做了杏仁豆腐，放进了冰箱，然后一边用锅煮饭一边收拾。有树在监督，她应该没在杏仁豆腐裡搞事吧。

千岁倒不是味觉白痴，只是她喜欢极端的调味，又爱给人惊喜。为了提防这一点，就让树来监督了。此外，真昼似乎还考虑到，和男朋友在一起做饭应该会更快乐。

真昼一边轻轻笑著，一边把煮好的豆芽菜和胡萝卜放进篮子，于是周拿了两三张台上的厨房用纸。

「藤宫」

「嗯，知道了」

这时，真昼把煮好的蔬菜放进篮子递了过来。周简单过水冷却后，用纸巾轻轻拭去水分，再把这些和用水泡软的粉丝、切成细丝的

黄瓜和火腿一起放进了碗，碗裡装有预先做好的调料。

做饭只要不弄错计量和步骤，就不会酿成大祸。周回忆著真昼这番可贵的话语，按照菜谱进行工作。

安排给周的是简单的作业，能做到这些也没什么值得骄傲的就是了。

「放芝麻进去搅一搅，然后放进冰箱就好了吧」

「嗯，接下来还有……」

「放进冰箱之后我去把肉末取来」

刚刚的饭即将煮好，真昼应该快要准备盖浇了吧。

周给粉丝沙拉的碗上好保鲜膜，写上小组编号，并看向真昼。她在准备平底锅，对周的行动没有做任何修正，可见周没有做错。

味噌汤这边，蔬菜已经烧熟，只差化掉味噌了。杏仁豆腐则是由干岁和树放进冰箱，正在冷冻凝固。接下来只剩下盖饭需要准备。

周注意著不撞到人，到冰箱那边拿出肉末，把粉丝沙拉放进去，然后返回。

在回到自己调理台的路上，他用余光看了看其他小组，既有顺利的，也有在争执的。在只有男生组成的小组中，甚至有浪费食物和玩耍的。说是交给学生自主完成，但总有老师盯著，这老师正把眼睛眯成一条尖锐的细缝。

(……看了这场面，就庆幸有真昼在啊)

之所以周的小组比其他组更加顺利，一是因为真昼无人能比的娴熟，二是因为选了个不怎么费工夫的菜单。

『与其为了虚荣精雕细琢，还不如选择既有营养又不怎么费时费力的菜单来得轻松。饭是每天都要做的，怎么可以选累人的菜单呢』

在家裡问了菜单的理由，得来的是这样的回答。周觉得，真昼到底是每天要做两人份的饭，自然会有这种合理的思考方式。

在周看来，做这份菜单就已经够费劲了，这次的烹饪实习让周再次认识到真昼的宝贵。

「世上负责做饭的人每一餐都很辛苦啊」周感慨地想到。回到自己小组时，真昼正好在给千岁下达作业的指示，不过他没看到树在哪裡。真昼似乎从视线中读到了周的想法，说道「我让赤泽去别的房间拿餐具了」。

「那么肉就交给你了」

「好嘞。弄到烧乾汁水对吧」

「是的，拜託你了」

真昼要做的是三色盖饭的黄色和绿色，她烧著煮菠菜的水，同时还在打蛋。

平底锅的准备已经由真昼做好了，周要做的只是加热肉和调料这份简单的工作。

千岁用抹布擦拭著使用完并洗好的锅。见到周用平底锅炒起了肉，她疑惑地看了过来。

「.....你不是不会做饭么？」

「我不是说了我能做嘛，是选错了比较的对象」

周正在做的事情，只是把肉和调料放在一起，一边用木勺搅拌，一边煮到没有汁水而已。千岁以为他这都不会，反倒让他不服气了。现实中，是没有什么人能生产出漫画裡那种暗物质的。

现实中，搞砸的主要原因要么是弄错火候，要么是搞错步骤，要么就是做了多馀的自创加工。目前是在真昼的建议下烹饪，一般不会失败。

「再说为了不给你们添麻烦，我来之前就把步骤装进脑子里了」

「真规矩」

「要是一点用场都没派上，周围的男生会杀了我的」

周还是打算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不然「什么都不做，就享受天使大人做的饭……」这种眼神会将他刺杀。

由于知道自己不擅长下厨，因而周读菜谱比读教科书还认真，在家裡还被真昼笑话了。她的意思是不用那么认真，但周觉得，至少不该给人留下能找茬的藉口。

确认到肉变了颜色，散发出又咸又甜的香味后，周用木勺适度地搅拌，防止烧焦的肉粘在锅上。

在他的旁边，真昼正在用剩下的炉灶做著炒蛋。为了特别爱吃蛋的周，蛋的量比一般情况要大，这让周有点难为情，同时又很感激掌握了他喜好的真昼对他的照顾。

「椎名，这个再煮一会？」

「是吧，最好再多煮一会。煮过头的话会变得乾巴巴的，再等一分钟就捞起来吧」

「嗯，好的」

水分已经乾了一大半了，为了防止粘锅，周继续拿木勺搅拌著。在他点头之后，真昼也没再多说什么，回到了自己的工作上。

千岁在旁边看著周和真昼那副模样，有点傻眼地耸了耸肩。

「……我说你们两个，是不是有点像那什么……新h」

「千岁，准备下味噌汤」

「哎哟，好嘞～」

不知道为什么，听了真昼的指示，千岁发出一声傻乎乎的叫喊。看她去冰箱那边拿味噌了，周便往真昼那边瞄了一眼。

「……刚刚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

真昼并不像是没什么的样子，不过看她应该是不打算交代。于是周放弃了从她口中问出答案的打算，去把炒肉的灶台关了火。

真昼也炒好了鸡蛋，然后把煮熟的菠菜切碎并加上了调料。这时，树拿好盘子回来了。

「是不是有点晚」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有别组的人找我说话」

树哈哈地笑了笑，不过这个笑并没有开玩笑的意思。他不会在这种事情上偷懒，应该是真的有人找他搭话，佔用了他的时间吧。

儘管不知道树是跟谁说了什么，但总觉得和真昼有关。如果没什么不方便的话，他肯定随口就说了，这样的话，有可能是树代替周捱了埋怨。不过这只是想象，不知道真实情况如何。

「不管怎么说，要我做的事我都完成了」

说著，树指向托盘上一人一份的盘子和盖饭。真昼则朝他露出温和的笑容。

「既然准备好了，那就盛饭，拍张报告用的照片就开吃吧」

「太好啦。我肚子都饿扁了」

「那不是因为阿树没吃早饭嘛」

「睡过头了，有什么办法。我要大碗成不？」

「没问题。我去拿沙拉，请你先盛饭吧」

「那我也去。拍照还得把做好的杏仁豆腐放在一起」

加上点心的话，真昼一个人没法拿吧。周自告奋勇要帮忙，她就轻轻微笑著点头同意了。

过了一会他才想到，让干岁去可以更好地避免多馀的臆测，不过现在再说这些也晚了。周稍微跟真昼拉开距离，走向烹饪室后边的冰箱。

由于真昼娴熟的手艺，除了周这边，还没有其他小组做完。有的小组依然在瞎弄，周漠不关心地想著，他们的分数恐怕是要遭殃了。

在他和真昼并排走著的时候，某一组有个男生一边做饭，一边还在跟朋友谈笑。在发笑的同时，他单手拿著平底锅，动作夸张地向后退去。

在他的路线上有个女生，正端著装有汤水的锅。

周一瞬间就意识到了不妙。情急之下，他使劲把真昼往自己身上拉，使她远离事发现场。

啪嗒！液体猛洒一地，发出淡淡的奶香，还能感觉到温暖的空气由下而上升起。

这是在做奶油汤吧。略带粘稠的白色汤汁洒出来了半杯左右，在地上溅开。周观察完状况后，再去确认有没有溅到真昼身上。





「椎名，没被烫到吧？」

「.....啊，没事，没溅到我身上。但是——」

事发突然，就连真昼也愣著不动了。

被撞得洒出汤的女生露出了抱歉的表情，而撞了她的男生则脸色铁青。

「你那边呢，没溅到吧？」

「呃，嗯，我没事。对、对不起.....」

「没关系的，我和椎名都没被溅到」

所幸发现得早，真昼和周都没有受到损害。

周先是把锅放到炉灶上，然后跟道歉的女同学挥挥手让她放心，并看了一眼撞上去的男生。

那些一道玩得欢的男生们也觉得事情不妙，闭上了嘴，而且视线游移著。这大概是因为他们差点就害了真昼。

「.....我说你啊，在教室闹也就算了，怎麼能在有火和利器的地方乱来呢。有本事受个伤，再留个疤痕，这辈子都不够你们后悔的。幸好这次什麼事都没有，要是让女生受伤了，你们打算怎麼办，负得起责任吗」

无论是烫伤还是被刀划伤，留下疤痕绝不是闹著玩的。周自己倒是不在乎受点伤，可要是让别人，而且还是女性受伤的话，那可就闹大了。

有很多女人都会在意伤痕；从男人的角度来看，一般也认为是乾乾淨淨为好。如果就因为这点小事而受伤、留下疤痕的话，伤者恐怕是会记恨对方的。

无论是真昼还是别的女生，都是一样的道理。做出了可能伤到人的危险行为，那就应该怒斥。于是周眯起眼睛，语气有些严厉地做出

了劝告。

大家都觉得周是个死气沉沉的老实人，那名男生似乎没想到周会眯起眼睛说得这么严肃。他垂头丧气地道歉说「对、对不起.....」

「不用跟我道歉，但是跟你撞上的山崎和差点被泼到的椎名赔个礼比较好。总之，以后多注意点吧，这样很危险的」

周怕说得太狠发生衝突，便改用柔和的声音说完，然后他看向真昼——自己似乎一直在单手抱著她，她的脸上微微泛著红晕。「大事不好」周一阵后悔，可如果慌了神，反而会显得可疑。于是，周轻轻放开手指向冰箱，同时留意著表情不要乱了套。

「椎名，对不起，未经允许触碰了你的身体。还有，能不能麻烦你先把沙拉拿回小组那裡，我把这裡擦一下」

「不、不用麻烦你了。虽然是被撞的，但毕竟是我洒出来的汤」

「反正都已经牵扯进来了，而且我的小组只剩下开吃了。很快就能弄好的，你不用放在心上」

洒出来的只是全体中的一小部分，要擦乾淨也不用花费太多工夫。

跟这位不知所措的同学打了声招呼之后，周去获得了老师的允许，拿了几张调理台上的厨房用纸去吸汤水。

量不大的汤水，用个几张纸很快就能吸乾淨，接下来再用湿抹布抹一抹就没问题了吧。才刚这么一想，真昼就不知从哪拿来了湿抹布，然后擦起了地板。

「两个人一起做会更快」

细语的真昼露出天使般的微笑，这让极近距离下看到的周变得心神不宁了。

「欢迎回来～」

擦完地板，周和真昼把沙拉和杏仁豆腐带了回去，这比原先的计划晚了五分钟左右。千岁笑哈哈地迎接了两人。

桌子上除了沙拉和杏仁豆腐都准备好了，包括周和真昼那份也是一样。周叹著气，把粉丝沙拉装进沙拉的盘子分给每个人。

「感觉好累啊」

「挺帅的不是。还有，你少见地大胆了一回呢」

「不是我想碰的，是没有办法，什麼都不做的话就泼到椎名身上了」

他没想到自己会做出把天使大人抱到怀裡的动作。因为情况突然，周围并没有责备的视线，但男生终究是羡慕地看著他，这让他不太好受。

至于真昼，她听了周的说法，微微皱了皱眉。这个变化，是亲近的人才看得出的。

「我觉得帮了我很大的忙，还好你把我抱过去了」

「不然这身围裙和校服就糟蹋了，弄不好还会被烫伤。好在对面也在反省」

周围的人正在责备著撞上人的男生。因为差一点就会引起受伤事件，教员也在对他训话。

周觉得，既然没出现伤员，那就没关系，他自己也没有受到直接损失。在众目睽睽之下触碰真昼，某种意义上来说也许会造成比烫伤还烫的伤，不过看现在的气氛，他应该是得到了原谅吧。

「那种时候大胆得起来，怎麼平时就那麼……」

「你说了什麼吗」

「沒什麼。不管怎麼说，我们的午饭顺利完成了，来拍照留念吧」

见树要讲出多余的话，周连忙用眼神和声音打了记预防针。树移开视线，哈哈笑著拿起手机，而且明显是在把镜头对著人拍。

因为要确认菜谱和提交报告，现在允许用手机，但允许这个可不是为了玩的。周傻眼地往树那裡看去，千岁则兴致勃勃地鑽进相机的范围。

「昼儿也过来拍呀」

「你们啊……」

在千岁的催促下，真昼眨了眨眼，然后淡淡地微笑著，把椅子轻轻移到了周的旁边。

没想到真昼也会来。看到她淘气的笑容昙花一现，周心动了一下，而下一秒钟，她又恢复成了学校用的天使的笑容。

「还有阿树也来」

「这样就没人拍了吧……啊，优太，来得正好，帮忙拍张照」

「嗯？你们搞什麼呢？」

优太碰巧端著猪肉片的托盘路过，大概是刚从冰箱拿东西回来。树把手机塞给了他，然后绕到周的背后摆出了个剪刀手。

这突发状况让优太一下子不知所措，而后他看到周面前列出来的成品，似乎明白了是怎麼回事。

他拿起手机，笑道「拿你们没办法」。

「你们做得真快，好了，要拍咯——」

「因为我们能做什麼——」

「阿树这次又没做多少」

「哎哟喂别说出来啊」

树做作地一喊，周忍不住笑了出来，而快门声就在这时响起。周还没来得及做好表情，就被拍了下来。他愣住了。优太笑著说「拍得

很好哦」，把手机还给了树，然后就离去了。

「哇，能拍到周笑的照片，真不容易」

「毕竟周平常都板著脸嘛。阿树，也给我一份～」

「好嘞！椎名去问千岁要」

真昼其实也和树交换了联繫方式，不过周围有人，还是不说为妙。

周更在意的是，照片还没给他确认，就先发给真昼了。

他往真昼那裡看去，她回了周一个笑容，那笑咪咪的模样，保守地说也满满都是可爱。周只好低声哼哼著看他们传照片，什麼也做不了。

「.....我的表情无所谓啦，赶紧吃吧」

周轻声嘀咕试著逃避。看见树朝他得意地一笑，他就在树回到座位之前戳了树一记，然后扭过脸去。

之后，树和千岁照顾到周的心情，给他盛了好多鸡蛋和鱼肉鬆。他大快朵颐、笑得心满意足的样子又被拍下，给他带来了强烈的羞耻，不过真昼露出了高兴的笑容，看在她的份上，周没有去教育那两个人。

「周～，今天开始我们也一起吃饭了哦！」

烹饪实习之后又过了几天，周看著千岁一脸坏笑地把真昼带了过来，脸颊开始了抽搐。

本来姑且是按部就班来的：从「认识」到「朋友的朋友」，再到目前时而讲讲话，差不多算是朋友了。这时候就要一起吃饭，是不是太跳跃了呢。

不过确实，如果是千岁要和树一起吃饭这一名义，那麽就算带上真昼，也可以当作只是千岁把朋友一起拉来了。儘管多少会让周围

心生嫉妒，但应该不会受到怀疑吧。

真昼被千岁拉著手牵来之后，脸上泛著柔和的笑容，保持著一如往常的天使举止。

不过，不知是不是错觉，那表情看上去又似乎在说著「搞定啦」一般，令周想要抱住自己的头。

「啊，我是该让个位比较好吗？」

「请不要这麼说，是我自作主张想和你们一起吃饭，你们不必介意」

真昼的话裡满满的都是「别想跑」的意思。

周怀疑这次就是千岁出的馊主意。周狠狠地瞪了一眼嬉皮笑脸——或者说是坏笑著千岁，但她却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表情。

树也是一样，不知是因为真昼的事先沟通，还是因为能和千岁一起吃饭感到高兴，他以平日的那种笑容说道「一起吃饭不是挺好嘛」。

周围这满是羡慕的视线还是令周如坐鍼毡。

「噢，白河和椎名你俩也一起吃吗？」

优太似乎今天打算一起吃饭，他的突然出现令周微微有点胃疼。

「是的，我确实有这样的打算」

「哈哈，这下可就热闹起来了啊」

虽然优太笑呵呵的，但周觉得这场面实在不该热闹起来。

优太并没有表现出反对的态度，最多也只是因为真昼跑来一起吃饭而吃了一惊。

无路可退。

「.....放弃吧周，你已经被包围了」

树以优太听不到的音量小声跟周说道，周只得疲累地长吁一口气。

「椎名你是带便当的啊」

周和树平常都是在食堂吃饭的，于是平常在教室裡吃的真昼她们也配合他俩去了食堂。

男生们各自买好午饭，在座位上坐定后，优太注意到了真昼拿出来的便当。

顺带一提，真昼坐在周的正对面。千岁叫周往那裡坐，他没有逃跑的机会。

「嗯，虽说经常是晚饭剩下来的」

真昼时常会做装得进便当的东西。剩下的晚饭除了分出一部分作为周的早饭外，有时真昼也会取一部分作为便当，今天她大概就是这麽做了吧。事实上，便当盒裡装满了昨天晚饭的照烧鸡肉丸。

「哎，自己做的？」

「嗯。不过做不出什麼厉害的东西就是」

「昼儿哟撒谎可不对哦～明明超擅长做饭的不是嘛」

「小千你要不拜椎名为师吧」

「阿树好过分」

「椎名你只要教小千调味就好了。单论做饭她还是能搞定的……就是调味会搞得很诡异」

从前些日子的烹饪实习也看得出来，虽然千岁绝对不算不会做菜，但她总是想要皮一下，去探索新奇的味道，结果就会脱离常轨。树也常常念叨说「要是小千她没这个坏毛病就好了」。

「那昼儿你下次就给我开个一对一的料理教室吧～叫上周来试毒」



「喂试毒是什麼啦。另外突然这麼说会给椎名添麻烦的吧」

「嗯，我不觉得麻烦。期待能和千岁再一次一起做饭」

「呜哇昼儿我爱你～！好期待～！周你也记得空出时间来哦！」

千岁坐在真昼的旁边，笑容满面地紧贴在真昼身上。

真昼也微笑著接受了，而周则感慨著这俩人的关係可真是好——然后，他突然意识到。

（刚才我好像在大庭广众之下被自然地约好了一起玩来著）

看向千岁，她依旧和真昼要好地说笑著。周搞不明白，这究竟是千岁的圈套，还是偶然的结果。

只不过，在周的周围，同学们都微妙地竖著耳朵。和他们对上视线的时候，周会感受到「好羡慕啊」这种难以言喻的嫉妒，让他脸上抽了起来。

「我说啊树」

「嗯？」

「我感觉我可能要被做掉了啊？真的没事吗？」

「没事啦，大概」

被这些真昼的粉丝——其实就是对真昼有恋慕之情的男生们狠狠地盯著，周实在是冷静不下来。

毕竟主导的是千岁，所以周围人没有向周释放出杀气，但在关係更明显地变好之后，要是真昼说了什麼就很吓人了。

「这不挺好吗藤宫」

「.....如果我是你的话，也不会被嫉妒成那样啊」

如果邀请的是优太这种配得上真昼的多才多艺的帅哥的话，那麼就算他们再怎麼嫉妒，也会知难而退的吧。

「我倒是挺羡慕藤宫啊」

「我有哪好羡慕的」

「有很多啦」

优太面露苦笑，发出含蓄的感叹，这让周摸不著头脑。

「嗯，优太的心情我大概也能明白」

「真的？」

「人总是注意不到自己已经拥有什麼，因为拥有者无法理解贫乏者的心情。他们还会垂涎于得不到的东西。小千她就经常这样」

「比如说？」

「像是椎名有而小千没有的东西啊……」

「阿树你刚才是想了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吧？」

千岁似乎是听见了树的话，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然而眼中却没有一丝笑意。

周察觉到树这是踩到地雷了，便在一旁观看著两人的亲密交流，然后朝真昼瞄了一眼。

树和千岁突然开始打情骂俏，令真昼有些搞不清状况，但和周对上了眼之后，她的脸上便露出了微笑。

映入周眼中的，并非天使的笑容，而是近似于真昼平日在家中腼腆的微笑。周也变得害羞起来，偏开了视线。

「吓到了吗？」

在家裡见到真昼调皮地笑著，周静静地苦笑起来。

「比起吓到，更想说你这次真是积极」

「虽然说是慢慢来，但我觉得应该要迈出这一步了。还有我最近也开始明白，对待周君的话不强硬一些是不行的」

「行吧」

真昼之所以会那麼积极，是由于知道周会想要逃跑吧。虽然说在那种包围网下面，周是逃不掉的。

对周来说，他没有想到真昼会主动到这种地步，被吓了一跳。不过真昼只是与他对话，并没有进行肢体接触，所以他暂且安下了心。

如果真昼对他进行了在家裡那样天真烂漫、毫无自觉的亲密接触，嫉妒的刀刃毫无疑问会朝周飞过来。虽然真昼依靠周大概只是因为她觉得周最值得信赖，但是周围的人并不明白这一点。

「那个，我会在不影响周君生活的范围内慢慢努力的，如果出了什麼事情请告诉我」

真昼清楚自己的影响力，周也明白她留心著儘可能不要突然接近。

她保持著天使大人的样子，巧妙地过来交流，同时不引起他人的恶意。这固然再好不过，但也不能否认这次千岁多多少少做过头了。不过事到如今，也不用再去劝告她了。

「现在还算是没问题吧，不过倒是会有羡慕的视线」

「这样就好。那个.....我在学校搭话，你不会讨厌吗.....？」

真昼似乎还是在意著周当初的不情愿。

「不会啦，毕竟我一直都知道你很怕寂寞。再说，把朋友排挤到一边确实不好，你也会累吧」

「.....朋友」

「嗯？」

「不，沒什麼——」

虽然周很在意真昼的表情为什麼又从不安变成了不满，但她似乎不打算讲出来。

看到真昼微微将头侧了过去，周察觉到是有什麼让她的心情变得不好，就先摸起了她的头。

「.....你不会以为只要摸头就什麼事都能解决了吧」

「没有，不过我觉得你应该会开心」

「会是会啦.....但糊弄别人的时候请不要做这种事」

「除了你以外，我不会跟别人这麼做的.....」

说到底，和周关係好的女生只有千岁，但他根本就不可能摸千岁的头，也不认为这样做能让她开心。

这样一来，周就只会对真昼这麼做，也不会想去对别人做。因为周想要宠的人只有真昼，所以从一开始就没有对其他人做这种事情的选项。

虽然周刚刚说的还挺认真的，但真昼却低头拿手上的坐垫往周打了过来。看来那番话没能让她心情好转。

想著停下可能会好一点，周止住了手上的动作，接著真昼却拿脑袋顶上了他的胳膊。

虽然一点都不痛，但是因为真昼在最近变得带了点攻击性，周难免感到疑惑。

「.....周君大笨蛋」

「怎麼了啊」

「我到底该努力到什麼地步才好啊.....」

「虽然不知道真昼在说什麼，不过努力过头也只会感到疲累，所以请适可而止.....」

「这是必须要努力才能做到的事情」

真昼抬起头，从周的肩膀处探出眼睛望向他，眼神中带有微妙的怨念，同时又含著害羞和些许的期待。

极近距离下微湿的眼睛，令周不由得视线游离。

「那、那你到底想我怎么做啊」

「.....首先是继续摸头」

「首先」这个词，也就表示她还会有其他事情要周来做，但现在的真昼似乎并没有别的要求，于是周再次轻抚真昼的头努力讨好她。

## 第 7 话 天使大人的提议

「快要到黄金周了啊」

看著架子上的日历，周小声嘀咕了一句。

四月份，周由于升年级相关的事情而忙忙碌碌的，真昼的「在学校也要好好相处」大作战也分了他的心。回过神来，四月已近尾声，无论是学生还是社会人都翘首以盼的黄金周已经近在眼前。

周不讨厌学习，甚至还算是喜欢的。虽说上学多少有些麻烦，但周并不觉得辛苦。因此，黄金周也不至于让周那么高兴。

周的想法，只是「悠闲的时间增加了，能轻松些」这种程度罢了。

今年的黄金周和去年不一样，真昼在周的身边，所以周也不会太无聊吧。

周的假期中，已经有一天被干岁强行安排上了『昼儿的料理教室的试毒工作』，这日子岂止是不会无聊，简直是既热闹又麻烦。

「又要到长假了啊……」

「嗯？你讨厌吗？」

「倒不是讨厌，就是不知道怎么打发时间」

真昼似乎也和周是一个类型。

说到底，两人都不喜欢出门，所以并没有什么安排。

「放假是挺高兴的，就是没什么事做啊」

学习的部分，只要平日里的预习和复习都不懈怠，就还过得去，所以周不想连假期都特意泡在学习中。

关于散步和读书的兴趣，他也并不是非常有热忱，而是一时兴起才会去做那些事情，于是都没有放到日程当中。游戏也是一样。因

此，周真的是没有安排。

「.....周君，假期闲吗」

「挺闲的」

就现在而言，他只有料理教室那天要试毒，以及跟树、优太约好去唱卡拉OK两件事情。放假有一周，空出了很多日子。

周嘟哝了一句「就在家放松吧」，这时他发现真昼正目不转睛地仰视著自己。

「怎么了吗？」

周与仿佛有话要说的真昼合上视线之后，真昼把手伸向了桌子上的手机——准确来说，应该是手机壳。

真昼的手机壳是翻盖式的，上面有放卡片等等东西的地方。真昼从那里拿出了一张夹链袋，袋子里面放著几张折好的纸。

真昼拿出了其中一张，展开给周看。

这东西还没有久远到令人怀念。这是一个多月前，周给她的『不管什么事情都会答应的券』。

真昼把那张券递给了周，券上画著周个人认为画得还不错的小熊插图。在那之后，真昼再次目不转睛地向周仰视过来。

「我可以用吗？」

「请随便吩咐」

「.....黄金周，我要周君的一天。我想一起买东西、一起玩，等等的」

真昼怯生生地向周问道「不行吗」。听到之后，周轻轻地苦笑。

「买东西这点事情，就算不用那个，你说一声我也会跟你去啊」

尽管周大概需要穿那套打扮来陪伴真昼，但她拜托的话，这点小事周还是愿意做的。周觉得，真昼其实不必特意把券给用了。

周笑道「明明不需要把请求的权利用在这点小事上的」，但真昼以认真的眼神摇了摇头。

「我要用.....那一天，你什么事情都要答应我」

「既、既然说到这个份上也行吧，不过你想让我做什么啊.....」

「.....拿、拿东西」

「好的好的听你的」

尽管周很想吐槽「想让我拿多重的东西啊」，但既然真昼都说到这种地步，周还是点头答应了。

真昼基本不爱出门，不过她偶尔应该也会想要享受享受出门的乐趣。周觉得，如果自己可以的话，不管多久都愿意陪著她。

而且，这是件美差。

虽然周觉得最好不要又传出那个男人的流言，但是如果因为害怕这点而哪都不去也挺没意思。

「那么，你打算去哪」

「那个，还、还没决定」

「原来还没决定吗.....」

「.....因为，还不知道，周君喜欢什么样的地方」

「哎，我？」

「.....好不容易一起出门，我想去两个人都能享受的地方」

「不行吗？」被抓著袖子抬头望著这么询问之后，没有人能拒绝。

周感到胸闷，视线左右摇摆著，然后他往上梳起头发，轻轻叹息。

「.....我本来只是打算跟著你而已啊。唔，既然这样的话，我有个地方想去」



这个地方一个人去会比较难受，但周还是想要去一趟。

「哪里？」

「不要笑我啊」

「不会的」

「.....猫咪咖啡馆」

是的，就是有很多可爱猫咪的那个猫咪咖啡馆。

虽然周挺喜欢动物的，但公寓里没法养，他只能欣赏杂志上的或者别人养的动物。

他一个男生，要是勇闯那种咖啡馆，周围的目光会让他很难为情，所以至今以来都没能独自前往。

要是真昼在，周就可以过去，不用担心其他人的目光了。尽管在其他意义上还是会引人注目，但周觉得自己可以放心进去。

而且，真昼和猫嬉戏的样子肯定很可爱吧——尽管周有这样小小的念头，但这种念头他自然是说不出口。

「.....那个，两、两个人的话，应该就不怕难为情了。不行吗？」

「才、才不会！那么，嗯.....一起去吧」

「.....哦」

对于真昼的同意，周既有感激，也感到了害羞。

周感觉到自己脸颊开始发热，但他将其掩饰住了。看到真昼开始心神不定，周朝她轻轻笑道。

「在那之后做什么？」

「之后就一起买东西.....啊，我想去一趟游戏厅，因为还没有去过那种地方」

一如所料，真昼像个大小姐一样，没有去过游戏厅并对此很感兴趣。既然这样，那么带她过去玩玩，顺便长长见识就好。

真昼会喜欢的玩偶大概也重新进货了，一起去抓应该会很开心吧。

「那么就去那里吧。猫咪咖啡店、吃饭、购物、游戏厅，差不多是这个感觉吧」

「嗯」

当天的行程安排决定了个大概后，周松了一口气，而真昼抬著头，把脸对著周。

「我很期待呢」

接著，周看到了真昼仿佛从幸福中油然而生的腼腆，差点停住了呼吸。

「好想快点到假期」

真昼小声说著，好像由衷地期待著出门一样。同时，她带著甜美的笑容，开心地抱住了坐垫。

周傻傻地注视了一阵子真昼的笑容，然后感受著心脏剧烈的咚咚声，以沙哑的声音回复了一句「.....是啊」。

天使大人的突然袭击，对心脏非常不好。

## 第 8 话 天使大人的料理教室与恶作剧

「第一届昼儿的料理教室～！」

千岁做出了宣言，节奏和气势就像是要播放「几分钟做出料理」节目的背景音乐一样。周毫不掩饰自己嫌麻烦的想法，往她那裡看了过去。

顺利进入黄金週之后，第一天就举办了真昼的料理教室，会场是在周的家裡。

理由很简单：在这裡真昼和千岁聚在一起很容易，而且周也进得去。

千岁的家有千岁的家人在，不可以大吵大闹。真昼说可以用自己的家，但周不太好意思到女生的家裡去。这麼一来，最后就决定在周的家裡了。

千岁套上围裙，自顾自地兴奋著喊著「耶～」。真昼也同样穿上围裙，在千岁的旁边露出了苦笑。

「讲师是由我邀请过来的椎名真昼同学～」

「是你邀请的才怪，你才是被邀请到这个家裡来的好吧」

「然后是试毒……嘉宾，是由我邀请过来，对味道特别挑剔的藤宫周同学～」

「吵死了，还有这裡是我的家」

「你好扫兴啊真是的」

只是大早上的，周跟不上千岁的情绪而已。

现在时间刚过早上9点。为了料理教室结束后正好能吃上午饭，大家选了这个时间集合。

选这个时间是没什么问题，但周才刚睡醒，受不了千岁的那股兴奋劲儿。

「.....对不起，一大早的.....」

「不不没事的，毕竟还能吃你们做的午饭。先不说这个，你帮忙监视下千岁，别让她放一些奇怪的东西进去」

「这么不信任我啊」

「你可别忘了情人节的前科.....？」

周忘不掉她那为了恶作剧准备的巧克力的味道。

什么都没放的版本当然很好吃，但那块中奖的巧克力与众不同的味道太有冲击力，周现在都能回想起来。千岁却说那是可以正常吃下去的东西，可见她的味觉不太值得信任。

「啊哈哈，那是恶作剧嘛。我正常说的话没问题的，大概」

「笨蛋，我担心的就是那个『大概』好吧.....拜托做点我能吃的东西」

「好啦知道啦」

「交给我吧～」千岁挽起袖子自信满满地说了出来。儘管周对她感到一丝不安，但他相信真昼会想办法搞定，便决定默默看著她们。

真昼在要做给人吃的东西的这一方面是不会妥协的；而且既然说是教室的话，她自然是一门心思要做正常的料理，应该不成问题吧。

真昼带著千岁，一边走向和自己家一样熟悉的厨房，一边说著料理的名字，大概是今天的菜单吧。

顺带一提，真昼她们今天中午会做法式咸派、沙拉、虾仁浓汤，剩下的虾好像拿来乾煸了。这应该是为了满足周想吃虾的愿望。

这样的话虽然应该不怎麽会失败，不过周还是担心千岁会不会往法式咸派裡放奇怪的材料。

「.....总感觉有人在乱怀疑我.....」

或许是注意到周含著怀疑的视线，千岁露出了不满的表情。于是，周一边把视线从她身上移开，一边噗通一声坐到了沙发上。

说实话，周是作为试毒的人被叫到这裡——其实就是待在自己家——所以他没什麼事干。

如果只是帮真昼的忙，周并不是做不到，但这是千岁的任务，而且由于真昼叫他坐在这裡，周也没法活动。

因此，周现在很閒。

他往厨房看了过去，看到两个穿著围裙的女生一边很亲密地说著话一边开始了料理。

儘管特点不同，但两人都是美少女，那样的两人穿著围裙在自己的家裡做料理，在男人看来，恐怕得流口水——周漠然地想著这些，无所事事地望著她们。

「那个调皮的女孩子会不会做什麼呢」周再度心怀著这样的不安，又由于无事可做，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反正也要花好几个小时，睡一会也没什麼关係吧。反正是自己家裡，会责备他的.....也只有真昼了。

哈的一声，周打了一个小小的哈欠，然后把身体靠在了沙发上。

回过神来时候，周闻到附近有香甜的味道。

这味道他很熟悉：甜美得难以形容，既像牛奶，同时又像花一样。这样的香味让人非常舒服，不知不觉就吸进去了很多。

周意识模糊地把脸靠近那个香味的源头，接著就感受到了温暖而柔软的触感。

那皮肤的触感仅仅是触摸就让人很安心。周把脸凑上去想要继续享受，这时却传来了振动的感觉。

「.....那、那个，很痒的啦.....」

周听到从旁边传来混杂著困惑的细小声音，还感觉自己的腿被人啪嗒啪嗒地敲打著。模模糊糊的意识急速地恢复清醒，他睁开沉重的眼皮.....光滑的乳白色就在视野裡蔓延开来。

周怯生生地抬起头，真昼似困扰、似害羞的那张脸近在咫尺。

「.....真昼？」

「嗯」

「.....早」

「早上好.....不过现在已经是中午了」

周看了眼架子上放著的数码时钟。钟上的时间已过正午，看来自己好像睡了相当长的时间。他注意到这点，却不知道为什麼真昼待在身边。

「我往旁边一座，你就靠过来了」

真昼这麼说著，好像在回答周的疑问似的，她的脸颊微微泛著红色。

周似乎把头埋到了真昼的肩膀附近。今天真昼的衣服领子略微敞开，露出了肌肤，周就是把脸埋在了那裡。

这弄不好就是性骚扰案件，所以周觉得要是惹她生气的话希望她骂自己一顿。不过真昼与其说是生气，不如说只是害羞地垂著眼帘。

周反倒是希望她生气，但真昼却做出这样的反应，这让他非常困扰。这种反应就好像是原谅了他一样，令周感觉不舒坦。

「那个，抱歉。让你感到不愉快了」

「没、没有这样的事！」

「倒不如说昼儿是当成『周君睡迷糊了在撒娇』来著」

「千岁！」

千岁似乎是在距离稍远处看著这边。她笑嘻嘻地——不，是坏笑著做出了补充，让真昼的脸变得更红了。

「不知什麼時候开始互相叫名字了呢，你们两个」

「.....千岁」

「不要瞪我了啦，再说你也一样大意了吧？」

這麼一说，周也只能闭嘴。

周睡得迷迷糊糊，所以放鬆了。明明千岁还在，他却用了真昼这个称呼，这算是他的疏忽吧。

「不过，我也从昼儿那裡听说了，早知道了你们之间是叫名字的」

「我说你啊」

「对、对不起」

「不是，我怪的不是真昼你」

真昼误会周是因为她不小心洩露这件事而责备她。于是周慌慌张张地摇头，而千岁则笑了起来，看上去很开心。

「对我来说，只是觉得昼儿和周很要好就再好不过了哦？又不是什麼坏事嘛」

「你这傢伙疑心太重了，并不是你想的那样」

「嗯～？」

「干嘛啦」

「没有没有～什麼事都没有～」

千岁虽说什麼事都没有，其实感觉是欲言又止，但她似乎并没打算表达出来，只是耸著肩膀。

这样一来，追问也是徒劳的，于是周就不再问她了。

要说旁边的真昼，则是微微地垂下了眉梢。

「.....真昼？」

「啊，不是，沒什麼」

周一搭话，真昼就好像回过神来一样，慌张地露出笑脸摇了摇头。这样子看来也没法追问，周只好闭上了嘴巴。

「.....那麼，我们午饭都搞定了，你会吃吧？」

「当然吃了，不过真的是，一不留神就到中午了啊.....」

「其实过了挺久哦？周君呼呼地睡著，都有时间途中看著你的睡脸玩乐了」

「.....应该没做恶作剧吧」

「恶作剧可没有做哦～」

即使千岁说自己没做恶作剧，周也不太能够相信她，这大概是她平时的行为所致。

「你怎麼了啊少年」

「是做了一些恶作剧之外的事情吧」

「没有哦～？我什麼都没做哟～」

「真的假的。真昼，这家伙是什麼都没做吗」

周为了得到确认而看向真昼，但真昼似乎是由于话题突然转到自己身上而感到为难，垂下眉梢露出苦笑。

「千岁的确是什麼都没做.....」

「这样啊。要是做了什麼的话我还想著扭扭她的两个太阳穴来著」

「反对暴力～！」

千岁儘管这麼说，却在哈哈笑著。周看著她，无语地叹了口气。



终于到了午饭时间——说是这样，但是周因为睡著了，并没有感觉到时间的流逝。

千岁这回好像做得很认真，桌上漂亮地摆放著烤好的法式咸派，还有飘著浓厚虾味的浓汤。

这次所有菜都摆在一个盘子裡，沙拉、法式咸派、浓汤，还有乾煸虾放在一起，色彩缤纷，看上去就像是咖啡馆裡上的午餐一样。

「啊，看上去挺不错……真昼，味道怎么样」

「没问题。没有放奇怪的东西进去，而且我也尝过了」

「那就好」

「我到底是多不被你信任啊，真是的～。今天真的是好好做的～」

儘管千岁生气地说周没礼貌，但她也常常会嘴上说是好好做的，实际上却搞突然袭击。周会对她半信半疑也是无可奈何。

不过这回的料理有真昼在一旁监督著，周可以放心吃了。

「啊，咸派是昼儿做的哦。我做了给阿树的那份」

「难道要把整个咸派都给他吗……」

「做成手掌大小的，没问题。嘻嘻～阿树会不会很高兴呢」

千岁露出了满脸的笑容，而真昼笑咪咪地看著她。

要是不恶作剧的话，千岁大体上是个为男朋友著想的少女。因此，周觉得树找了个好女朋友，心中也变得温暖起来。

只不过她有时会把事情做过头，要彻底信任她还是有点危险。

看到笑嘻嘻的千岁，周也轻轻笑了出来，然后朝著眼前准备好的菜盘双手合十。

「那麼我开动了」

「来，请～好好品嚐美味吧～」

腼腆的千岁也很有魅力，让人觉得「果然这家伙也是个女孩子呀」。

「.....那个，对不起」

千岁离开之后，真昼突然向周道了个歉。

周不知道她为什么要道歉，睁圆了眼睛看向旁边的真昼。而真昼则扭扭捏捏地缩著身子，眉梢微微下沉。

「.....恶作剧的事」

「恶作剧？」

「.....虽然千岁没有对周君恶作剧.....但是我.....」

「咦？真昼做了吗？」

确实，千岁说了自己什么都没做，真昼也说千岁什么都没做，但真昼完全没说她自己没有做过。

周完全没有考虑过真昼会对自己做什么事情，所以下意识间就把真昼给排除了。不过，看来真昼好像是做了什麼。

真昼似乎是因为罪恶感而坦白了，看她的样子有点坐立不安。

「你做了什麼」

「那个，戳了脸蛋.....」

「.....那也算是恶作剧吗」

「然、然后看著周君的睡脸抚摸了周君的头髮」

「毕竟你喜欢那样嘛」

「.....是、是的」

「只有这些？」

「.....是的」

虽然真昼态度消沉，看得出在反省了，但周想吐槽说那不算恶作剧。

真昼所做的事情，与其说是恶作剧，倒不如说只是单纯的身体接触罢了。

如果那也算恶作剧的话，周就可以说是一直在对真昼恶作剧了。这样一来周会很为难。

「我没有生气啊。要是真昼高兴的话那也挺好吧。而且说到底只是我太大意，在别人面前睡著了而已」

「谢、谢谢.....」

「我是觉得，看我这种人的睡脸一点都不有趣就是了.....」

「.....很、很可爱哦？」

「会说男生睡脸可爱的也就只有你了」

「哪有，千岁也这麼说了」

「她绝对是捉弄我的意思.....」

千岁绝对是以此为乐才说出可爱这两个字的。那傢伙讲的可爱和真昼所想的可爱是两码事，所以周希望真昼别太相信她。

「可爱得我一不留神就.....」

「就怎麼了？」

「戳了个痛快」

「戳男孩子的脸真的会开心吗.....」

「非常开心哦？」

让周来说的话，自己的脸蛋相比女孩子的要僵硬得多，戳起来也没多少意思。

虽然他不知道真昼到底是对哪裡感到有趣，但若是这种行为本身就会让她开心的话，那周也没什么能抱怨的。

「你的心情我也不是不明白，毕竟你的脸也软软的，手感很好」

真昼所说的恶作剧，周也对著真昼来了一通。

虽然这麽说，摸得太不客气也会出问题，所以周只是用手指轻轻戳了戳她柔软的脸蛋。

真昼的脸果然有著女孩子特有的柔软，摸起来粉粉嫩嫩的，没有多馀的赘肉，可以说肉感本身就很软。

她的皮肤保养得很好，水嫩光滑，手感舒服得光是摸著都觉得愉悦。

「既然被真昼摸了，那麽也可以摸回去吧」周找著藉口，轻轻地捏了捏真昼的脸蛋。

她的脸柔软而有弹性。

真昼用带有一丝不满的表情抬头看著周，所以周怎麽说也不能摸得太过分，就用手指肚子轻抚来安慰她。

他的动作轻柔而小心，就好像抚摸小猫那样。

「.....嗯」

真昼瞬间就收起来那不满的表情，露出了懒散的微笑，好像含著什麼似的。

她的笑容很甜，或许她含著的是大量的蜜吧。

(.....真的好鬆懈啊)

真昼被男孩子抚摸后露出这样的笑容，让周对她的鬆懈感到担心，再想到真昼根本就不会让男生触碰自己的身体这一事实，周就变得有点难为情了。

在一定程度上，真昼对待周是特别的，周体会到这点后，就想要把头往沙发的靠背上撞了。

为了压抑住焦躁与衝动，周将手伸向真昼的下巴，这次就真的像是抚摸猫咪一样活动著手指挠了挠，接著真昼发出了小小的咿呀一声。

「.....怎、怎麼了」

「为了去猫咪咖啡厅，先练练手」

「拿人来练手是想怎麼樣啊.....」

「因为真昼很像猫啊。不过也有点像狗和兔子」

「什麼意思啊.....」

「就是这意思」

最近周开始了解到，真昼有著猫、狗以及少许兔子的三者合一的气质。

一开始相遇的时候，她是警戒心非常强烈的猫，但随著关係变得要好，她儘管不至于像狗一样见人就亲近，但对于已经亲近上的人，她则会笑吟吟地跟随上去。

至于兔子，只是因为周的心裡，兔子隐隐约约有著害怕孤单的形象，所以他才加上去的。

「让人想要疼爱啊」周趁真昼没有嫌弃，摸著她的下巴。接著，真昼小声嘟囔了一句「明明头更好」，于是周就坦率地摸她的头了。

周觉得她就是这样地方像小狗，但没有特地说出来。

「.....如果说我是猫狗兔子.....那麼周君就是狼」

「我看起来就那麼像是会袭击女性的人吗.....？」

「不、不是那种意思。据说狼很为同伴著想，非常珍惜狼群中的同伴。虽然说狼群基本是由家庭形成的，在这个意义上有点不一样吧，不过周君会很珍惜自己能敞开心扉对待的人」

「.....或许正如你所说吧」

周的朋友圈非常小，能称得上交情好的人用两隻手都能数得过来。

只不过，对于那些交情不错的人，周想要儘可能对他们好一些，在心裡也珍惜著他们。如果在这一点上被说是狼的话，周或许也没有办法否定。

「而、而且.....我希望是那样」

「希望是那样？」

「.....不，没什麼。然后，周君头髮毛茸茸的也像狼」

「.....那不是狼的特点」

真昼似乎还想说别的事情却没有说出口。她摸著周的头髮，于是周也任由她摸，没有追问。

千岁的料理教室之后过了一天，今天真昼也要和千岁玩，她做了周的午饭就出去了。

即使不做周的午饭，他自己也有办法解决。但既然真昼规规矩矩地做了要一起吃，他作为得到的一方，当然不好提什麼意见，就接受了真昼的好意。

真昼有点心神不宁地出了周的家门后，周日送她的背影，叹了口气，思考该如何度过空閒的时间。

现在刚过下午一点半，这时候出门是没什麼问题，就像真昼也出门了，但身上没有安排，周也就提不起外出的兴致。如果是跟人玩，他大概还能挤出点精神，而既然没人玩的话，也不用特意出趟门吧。

那麼问题就是做什麼了。

在家裡能消磨时间的方式相当有限，最常见的是游戏和漫画。可是RPG的话周已经打通了主线，各种支线成就也都集齐了，至于派对游戏，一个人玩又没多少意思。

那麼接下来就是漫画和小说。周基本上没有攒起来读的书，读了好几遍，情节都记住了。而且周读书很快，有个一小时，他就能读完一整个系列的漫画。

接著，就没什麼其他事可做了。周烦恼了该做什麼之后，就暂且进入自己房间，打开了桌上书架裡摆著的教辅。

（千岁看到的话，肯定会一脸不解吧）

首先是没什麼事做，然后黄金週又是有作业的。黄金週之后，还有期中考试在虎视眈眈。

本就喜欢学习的周，就有了学生模范一般的想法：既然没事做，那用学习来消磨时间就好了。

反正作业总是要做的。为了让明天出门能无忧无虑地玩，先完成掉学生的本分才是最好的吧。

周的性格认真老实，他就这麼面朝书桌，拿起自动铅做起了佈置下来的作业。

回过神来，已经过了六点，窗外打进来的太阳逐渐西斜。

认真集中精神时，周便会一头鑽进去，再也看不到别的东西。他苦笑著转转肩膀，舒展僵硬的身体。

从房间走到走廊，就能看到厨房了，厨房裡有著身穿围裙的真昼。

学习时出来上厕所时她还不在那裡，看来是从外面回来了。

能集中到听不见门口开锁的声音固然不错，但没去迎接就不太好了。

「欢迎回来，抱歉没出去接你」

「这个没关係的……我也没去叫你嘛。就觉得你是在房间做些什麼呢」

「嗯，在房间写作业」

安静的环境下，作业进展得很快，不过做得太认真，身体有些僵硬了。他有点后悔自己没在学习的时候换换姿势。

周一边讲话，一边做著简单的拉伸。真昼甜甜地一笑，说道。

「很认真呢」

「因为我喜欢先做完作业再玩」

「嗯，我也是。做完作业我也会继续学习」

「你这比我认真多了吧」

儘管周也喜欢持续学习，反覆把知识往脑子裡写，但他做得并没有真昼那麼严格。

顺带一提，树是先做完作业，然后疯玩的类型；千岁则是先玩，过后才来苦苦哀求的类型。在去年的暑假周已经见识过了，今年暑假的后半段估计又是一阵辛苦。

「习惯之后也没什麼麻烦的，当习惯成了理所当然，就不觉得这有什麼了」

「真了不起，我也得努力把这个变得理所当然啊」

在不了解真昼努力的人看来，真昼是天才，众人还评价她是十全十美的才女。而在周看来，她不仅是一个天才，更是一个勤奋的人。

她仅仅是不会表现出来，而从不落下背后的努力，这才造就了她优秀的成绩、容貌和运动能力。

由于周知道真昼的勤奋，他只会赏识和称讚她的努力，而绝不会嫉妒。真昼的能力是千辛万苦换来的，想要同样的东西，就必须付出相应的努力。

周打算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成绩，儘管他不觉得能达到真昼的水准。听到他的讚歎，真昼不好意思地垂下了眉梢。

「夸我也不会好处的，最多是饭后有布丁吃」



「噢，那要不我再夸夸」

「真势利呢」

真昼开心地笑道。周从她身边走过，打开了冰箱，裡面还真的有布丁。虽然是店裡买的商品，但这店是千岁锺爱的点心店，周也爱吃这家的布丁。

儘管真昼做的是最好的，但这种布丁也挺好吃，周顿时有了精神。

见到周的神情变得明朗，真昼哧哧地笑著。这时周回过神，微妙地觉得难为情。

「你真的很喜欢吃蛋」

「嗯，喜欢呢」

周点头肯定道。真昼已经完全摸清了周饮食方面的喜好，没必要对她有所隐瞒。

结果，真昼不知为什麼，手上拿著洗好的土豆，像是死机一样僵住不动了。周把头看过去，想看看是怎麼回事，结果她猛的一下背过了脸。

「真昼？」

「.....没什麼。还有，不打算帮忙的话，我建议你离开厨房」

「你说话突然好衝啊。我是过来帮忙的啦.....」

实在不好把家务活交给真昼一个人干，而且过来活动活动，也正好拿来舒展身体。

周穿好挂在厨房架子上的自己的围裙，接著真昼默默地把几个洗好的土豆放进碗裡，连著削皮器一起递来。在此期间她也不看周的眼睛。

「说起来，这土豆是要做什麼的？」

「.....本来打算做土豆沙拉，现在决定拿来做意大利煎蛋」

「这变化是不是也太大了？」

「没问题，我是厨房的主人，应该听我的」

「虽、虽然不是很明白但确实没错」

这裡是周家的厨房，但做饭的主要是真昼，这间厨房实质上处于真昼的管理下。而且周还不如真昼了解这间厨房，的确应该乖乖听她的。

不知道真昼的心情是好还是不好，大概是不好的吧。周一边因为她冷淡的语气感到困惑，一边洗好手开始削土豆。

用削皮器削土豆，再怎麽也不会受伤或者失败。在他悠閒地削著的时候，真昼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虽然换菜单是个临时决定，但最了解冰箱裡有什麽的就是真昼，应该不会有问题。

「.....说起来，你今天去干什麽了？」

这间厨房很宽敞，让两个人站在一起做饭也轻轻松松——他们正是这麽做的。默默干活倒没什麽不好，只是既然閒著，周就抛出了一个话题。这时，真昼忽然身子一抖。

「呃.....那个.....该说是，她陪我商量，吧」

「是有什麽烦恼麽？解决了麽？」

周其实希望的是真昼有烦恼就来找他商量，但有很多烦恼只有女生之间才能明白，周也不好硬是插手。

「嗯，算是吧，不过具体还要看后面几天」

「哦，那就好」

既然解决了，周就没什麽好多说的，要问也不合适，所以他闭上了嘴。接著，真昼怯生生地过来拉扯他的围裙。

「.....周君」

「嗯？」

「那、那个，周君.....你喜欢清纯的还是成熟的？」

突然的问题让周眨了眨眼，而真昼只是一脸困扰地抬头望著周，并没有讲出提问的理由。

虽然周不完全确定，但这个问题，问的恐怕就是明天出门的打扮穿哪种更好。

「穿著合适就好吧」

「说的是周君喜欢哪种」

「可我真的就是喜欢欣赏合适的打扮。穿上本人想穿的衣服，开开心心是最好的」

「.....说的是周君喜欢哪种」

「啊这.....」

周觉得真昼穿她喜欢的就是最好的，但真昼似乎不接受这个回答。

「我觉得哪种都行。清纯的和真昼的气质比较般配，应该会很可爱的；成熟的能更加凸显出真昼的美丽。我觉得两种各有各的好处，都挺合适的，不看到实物的话说不清楚喜欢哪种」

「.....周、周君自然而然就会说出这种话哎，真是的.....」

「不是你非要问的吗.....啊，那就清纯的吧」

看真昼想要周选择其中一种，周便选了自己相对想看的那种告诉她。真昼转过身背对周，回答道「那我就穿那件」。

「.....我会努力做到让从容不迫的周君大吃一惊的」

「我觉得那就不叫清纯了」

「那就让周君看得出神」

「做过头会让我很为难的」

「请你儘可能地为难吧」

今天真昼说话咄咄逼人，而这也是她的可爱之处。周一面暗自笑著，一面继续削土豆的工作。

## 第 9 话 天使大人与出门

「早上好，周君」

一般来说，出游的第一件事是集合，但周和真昼的情况，却是从真昼来到周的家裡开始的。真昼会到周的家是基于一道合理判断：他们就住在隔壁，没有必要特地集合。

今天，真昼的打扮果然与往常不同。

「早上好.....今天把头髮扎起来了呢」

「为了不让头髮在和猫咪玩耍时碍手碍脚就扎起来了，感觉怎么样？」

真昼将平时披在脑后的秀髮用髮带扎成丸子头，相比料理时，可以明显看出今天的髮型有经过精心打扮。

「哎，挺适合你的」

「那就好.....那、那个.....想笑就笑吧」

「你突然说什麼呢」

「.....周君肯定是觉得我太兴奋了吧」

紧紧捂住胸口的真昼穿著与往常相比露出度要稍微多一些的衣服。虽然这样说显得好像那套衣服比较裸露似的，但那只是因为真昼穿著开领的雪纺衬衫，使得她那白皙的颈项露了出来，导致看上去有些若隐若现的感觉而已。

她衣服的袖子是灯笼长袖，从侧面开叉处可以看到在蕾丝的覆盖下隐隐露出的上胳膊，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妖豔之感。

当然，真昼裡面是穿著内衣的，并不会从上方看到重要的地方。然而，在这女人味中，周还莫名地感受到了清纯和妖娆。

或许是考虑到要和猫咪玩耍，真昼穿著的是契合腿型、能勾勒出腿部纤细线条的紧身裤。

她的手腕上，佩戴著之前周送给她的花形手环。周想起真昼曾经说过会珍惜地佩戴，自然地感到胸口发热。

「我可没那么想，倒是觉得你比以往可爱了」

「.....能大大方方讲出这种话，都是多亏了父母的教育吧」

「我爸跟我讲，女生做了打扮的时候都要夸.....当然，我刚才说的不是客套话，放心吧」

「.....我相信周君」

看著真昼微红著脸抱住了手提包，周苦笑著想摸真昼的头，不过还是没摸上去。再怎麼说，也不能一开始就弄乱真昼精心打扮好的髮型。

由于周想摸而没摸的动作，真昼眨了会眼睛，接著她似乎是理解了周对髮型的顾虑，同样也苦笑起来。

不过她有些惋惜地看著周的右手。

「.....周君最近是不是摸我的头上瘾了」

「你讨厌的话我就停手吧，毕竟也不好随便乱摸」

「并、并不是讨厌.....那个，我、我也希望在想摸的时候摸摸」

「可以是可以，但今天不行，打著髮蜡呢」

由于要和真昼出门，周便打扮成了那个帅气的样子。

话虽如此，但周并没有像真昼那般下了很大的功夫装扮，仅仅是将髮型打理得整整齐齐而已。

至于服装，是在白色的V领衬衣外套著件牛仔夹克，下身则穿著黑色的修身长裤。这些服装都很休閒，周并没有做特别细緻的打扮。

虽然周感觉自己在真昼旁边会显得逊色，但这一点上还有颜值的问题所以无可奈何。

「.....真的可以吗？」

「嗯，也没什么好讨厌的。不过今天就逗逗猫忍著吧」

「我、我也没有现在就想，没问题.....原来如此，可以摸啊.....」

「我平时也有摸你啊，你摸回来是理所当然的吧」

周不讨厌被真昼摸头.....甚至觉得很舒服，所以没什么好拒绝的。

若这种事就能够让真昼感到满足，那么周自然是乐意之至。

轻而易举就得到周的同意后，真昼起初有点不知所措，但没多久就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那么下次再摸周君的头，今天就先去尽情摸小猫咪吧」

「哦」

「那出发吧」

「嗯」

两人从同一个地方出发，让周总觉得有哪裡痒痒的。抱著这种想法，周和真昼一起走出了家门。

周配合著真昼的步伐，慢悠悠地走了起来。这时，他突然想起一件事，便向真昼伸出了手。

「请把手交给我」

周像是开玩笑似的这么一说，真昼的脸蛋就染上了浅浅的红晕，她微微地笑著，握住了周的手。

即使进行过一定的事先调查，但实际进入猫咪咖啡馆的时候，展现在眼前的空间依然要比想象中更加宽阔。

两人付完钱，用酒精消毒液洗完手，走进了咖啡馆后，视线所及之处都是猫咪，有的在踱步，有的缩成一团，有的在与客人嬉戏。

「噢噢.....比想象中要大，而且也很漂亮」

店裡提供饮食，理所当然要做好卫生，但就算考虑到这点，咖啡馆也比想象中要洁淨得多。

此外动物特有的体臭也几乎闻不到，基本算是无味。

根据网络上的评论，这似乎是一家会注重猫咪卫生的咖啡馆。

儘管这家店的人气很高，但为了不使猫咪感到压力，所以座位设置得较少。

店家还为猫咪设立了休息处，他们的宗旨大概是「比起与猫咪嬉戏，更希望客人能与猫共享同一个空间」。

这家猫咪咖啡馆按小时收费，费用不低。儘管如此，感受到如此漂亮的装潢以及令人舒适的氛围，就会让人觉得这钱花得很值。

「哇啊.....小猫咪.....周君快看，无论哪一隻都好可爱」

由于还有猫和其他客人，真昼扯著周的袖子讲得很小声，但她的声音裡却洋溢著兴奋和活力。

看到种类不一的猫咪，真昼东张西望的眼睛闪闪发亮。

儘管真昼不怎麼谈及动物的话题，但她似乎相当喜欢猫咪。看到她兴奋的样子，周也不禁扬起了嘴角。

「是啊，真可爱」

「嗯。啊，那隻小猫咪的名字好像是叫丝丝」

真昼似乎没有理解周是对著什麼说的可爱。她一边看著从服务员处拿到的，记载店内猫咪照片、姓名以及品种的简介表，一边指向附近的一隻暹罗猫。

那隻猫只有尾巴以及脸周围的毛呈黑色，细长的肢体上则都是白毛。



它蓝色的眼睛很有特色，身姿带著一点高贵的感觉。

真昼有些心神不定，一副很想摸的样子。然而，店裡禁止太突然的抚摸，于是真昼蹲下来与它视线交汇，轻轻地将手指伸到它的鼻子附近。

丝丝抽动著鼻子，嗅著真昼的手。

仅仅是见到这个动作，真昼就好像在用背影默默说著「好可爱」似的。由此可见，她应该是相当喜欢猫咪吧。

但是，丝丝在粗略地嗅完了真昼的气味后，忽然就踏著优雅的步伐离开了。

接著，真昼身边就产生出了一目了然的失落氛围。

「我觉得它并不是讨厌你，仅仅是因为打完招呼所以才离开的」

「是这样吗.....」

「嗯，让它慢慢习惯你就好了。我们先去找个位置坐吧」

真昼站起身后，周牵起她的手，坐到了空著的沙发座上。

这样一来终于可以慢慢欣赏整间屋子了。店裡果然有著各式各样的猫。

刚才遇见的是暹罗猫，除此之外店内的各处还有著美国短毛猫、异国短毛猫、俄罗斯蓝猫、曼切堪猫以及孟加拉猫等各具特色的猫咪。

离周他们稍远的位置上，有隻美国短毛猫躺在桌子上缩成一团，而坐在位子上的女性正温柔地抚摸著那隻猫。

「好可爱.....」

真昼看著其他客人，眼神中毫不掩饰自己的羡慕之情，于是周露出苦笑，看向了菜单。

这家咖啡馆所提供的食物，味道似乎同样很受好评。

最受欢迎的应该是绘有用奶泡画出的猫咪图案的拿铁。店里似乎有非常擅长製作拿铁的工作人员，而且据说经常有人把拿铁的照片传到社交平台上。

真昼一直盯著周围踱著步走来走去的猫咪。周先将她放在一边，叫来了服务员并点了招牌的拿铁咖啡。

「我顺手帮你点了一样的，没问题吧？」

「嗯？啊，好，没问题」

果然真昼的目光已经完全被猫咪吸引住，没有注意到周这边。

真昼既喝咖啡也喝红茶。难得有个机会，周打算给她一个小小的惊喜，就没有告诉她点了什麼。

过了一会，服务员便微笑著端来了点好的东西。

那名服务员以不破坏图案的缓慢动作将拿铁置于桌上，点头致意后便离开了。而真昼的视线则死死地盯著桌上的拿铁。

「你讨厌这种吗？」

「不、不是，非常可爱……！」

「那就太好了」

摆在真昼面前的杯子裡面用奶泡绘著一隻缩成团睡觉的猫咪，并用可可勾勒出了猫的花纹和表情，而周的杯中画著一隻猫靠在杯子边缘。图案形状优美、外表可爱，人气会高也是可以理解的。

或许是为了留住感动，真昼拿出手机拍著照，一副喜形于色的样子，但接著她却不知为何露出了不知所措的表情。

「太可爱了，我不忍心喝掉……」

听到真昼沉重的细语，周忍不住笑了出来。

「请、请不要笑话我」

「没有没有，我就是觉得，你的烦恼还真可爱」

「因、因为.....明明有这么可爱的小猫咪，毁掉也太可惜了.....」

「不喝才是可惜呢」

「唔」

周倒也不是不懂真昼的想法，但他觉得就算放著，图案也迟早会乱掉，而且，应该是趁著冷掉、乱掉之前喝下，才会让製作者感到高兴吧。

在充分鑑赏过后，周便毫无顾虑地抿了一口。

听见旁边传来「啊啊.....」的小小哀叹，周强忍住笑意，慢悠悠地喝起了拿铁。

看到真昼一脸失落，周便在喝的时候儘可能注意了不去破坏猫咪的图案。拿铁的味道果然很好，咖啡的醇厚和牛奶的浓郁都恰好适中。

儘管不怎麼甜，但周连黑咖啡都能喝，这对他来说不成问题。

「嗯，好喝」

看到周吐了口气做出感叹，真昼儘管小声咕哝著，但还是犹犹豫豫地把杯子送到嘴边。

真昼注意著不破坏咖啡裡的猫咪，慎重地喝著拿铁，那副样子既有趣又可爱，令周不由得翘起了嘴角。

「我、我怎麼感觉被笑话了」

「你多心了吧。好喝吗？」

「嗯，那是自然」

看著真昼将杯子从嘴边拿开，周忍不住抖动起了肩膀。

「为、为什麼笑起来了啊」

「那个，你的脸沾上了白色的鬍子」

或许是因为真昼过于在意不破坏猫咪而没有注意到其他部分的奶泡，在她的嘴边染上了犹如圣诞老人般的白鬍子。

那副样子非常可爱，甚至让周情不自禁拿出手机拍了张照。

「啊！刚、刚刚你拍照了吧！？」

「对不起。可以不删除吗？」

「你、你想留著我那麼丢人的照片吗」

「因为太可爱了嘛.....」

听到周的话，真昼咬紧嘴唇，脸颊微红，小声说道「.....只能留一张哦」。

在那麼说的时候，真昼依然挂著那白色的鬍子，于是周一边感觉自己心中一暖，一边忍住笑点了点头。



「.....啊」

周喝完带著拿铁画的咖啡后，一隻猫跳到了周的膝上。

这是刚刚待在旁边座位上的那隻美国短毛猫。

周看了看简介表，上面有著『可可♀』几个字。

也不知道这隻猫到底是不认生还是厚脸皮，它冷不防地就窜到周的膝盖上，这让周感到困惑。

虽然周十分清楚猫的随性，但突然被猫接近，使得周还是有一点点沉不下心。

周膝上的温暖感觉比想象中还要沉。那隻猫堂堂正正地蜷缩在周的膝上，就好像在说这是自己的位置一样。

「这孩子还真是不怕生啊」

周一边让可可闻著他的手的味道，一边看向真昼，发现她好像很羡慕的样子。

可可嗅完之后，把脸蹭向周的手掌。周觉得它应该是求摸或者求抱，于是就像以前用真昼练习过的那样，挠了挠可可的下巴。

从振动的样子和声音可以看出，可可正在用喉咙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见著这般可爱的样子，周就感觉暖暖的很治愈，同时也继续抚摸着猫。不过，他很在意旁边真昼羡慕的眼神，不由得笑了出来。

「真昼，手拿过来」

「嗯？好、好的」

真昼老实地伸出手来，周把手从可可那裡鬆开，将真昼的手放在了可可的脸附近。

这隻猫应该不怕生，也很亲近人，只要好好地跟它打个招呼的话就会让人摸它吧。

闻著真昼手裡的味道，可可发出了放鬆的「喵呜～」声，还用脸蹭著真昼的手掌。真昼似乎非常感动，眼睛裡闪闪发光。

「周君，它让我摸了呢」

周朝著兴高采烈的真昼一边笑，一边像是顺毛一样抚摸著小猫。

或许是照顾得比较好吧，它有一身既蓬鬆又光滑的毛髮，并且没有令人讨厌的臭味，猫特有的味道也只有一点。周不禁心想，店员们也是十分珍爱著它啊。

每隻猫的毛髮或者脸色都很好，也没有体型太胖或者太瘦的。所有猫咪的身体状态和体型都被管理得很好，无论哪隻都在自由地走来走去。

「.....真可爱啊」

「确实.....我好羡慕周君.....」

「试著拜託一下可可怎麽样，就说到我膝上来」

虽然语言上互不相通，不过手势似乎意外地能传达到。

真昼尝试地啪嗒啪嗒拍著腿唤著「快过来～」接著可可就喵了一声，慢慢地向著真昼的膝盖走来了。

看著那时真昼脸上感动的表情，周也随之充满了喜悦。

「周君快看，它爬到我膝盖上来了」

「还真亲你呢。快摸摸它吧，你看它那样子」

比起周那硬实的膝盖，可可似乎更喜欢真昼柔软的双膝。或许是因为这个，可可发出了比刚才更高的声音，还把自己的脸凑到真昼的手掌蹭了蹭。

看著满脸笑容尽情抚摸的真昼，周苦笑著拿出手机，记录下了这个身姿。

「这样拍可以吧？」

「.....行」

说完，真昼又摸起了可可。周朝她笑了笑，然后站了起来。

靠牆的书架上放著不少杂志和漫画，于是周打算拿几本到座位上  
来。

虽说这是猫咪咖啡馆，但并不意味著要一直和猫一起嬉戏玩耍，  
而是以在猫咪所在的空间裡悠閒度日为目的。因此，像这样休息也是  
一种享受方式。

在真昼沉迷可可的时候，周在书架上随意地挑著书，这时他注意  
到最先和真昼打过招呼的丝丝在自己的脚边。

周蹲了下来，把食指靠近猫的鼻子，而丝丝依旧闻著周的味道当  
作打招呼。

丝丝这个动作也很可爱，周不自觉地就放鬆了脸颊看著它。而它  
闻完味道之后，抬起前脚像是扑过来一样，朝著周的手臂靠了上去。

「喵～」丝丝发出与可可不同的、音调高的叫声，往周这裡触摸  
过来，于是周就盘著腿坐到了地板上。

儘管气质高贵，但丝丝似乎也挺亲近人。周得到了它的触摸许  
可，抚摸之后，它就露出了喜悦的表情。

它发出咕噜噜的声音往这裡蹭，这应该是想要更多抚摸的信号  
吧。于是，周用手指温柔细心地抚摸著它，好满足丝丝大人的愿望。

树的家裡有养猫，因此周对抚摸的方法还是有心得的。

怎样抚摸会让猫心情会变好，怎样才会让猫撒娇——周在理解了  
这些的基础上，根据猫的反应不断改变著动作。

（真可爱啊）

感受到它的喉咙在咕噜咕噜地叫著，周的嘴角描出了轻柔的弧  
线。



由于丝丝一开始态度很冷淡，所以周没想到在允许触摸之后它会这么撒娇。

（还想著和什麼很像，原来是真昼吗）

真昼也是一样，最初很冷淡，有种难以接近的气质，但是一旦她敞开心扉，就会投来信赖的眼神，变得时而撒娇、时而大意。

周一一直都觉得她这种地方很有猫的气质，实际这么一比也确实挺像的不是吗。

周在心中给了丝丝一个「天使大人二号」的称号，并以让它舒服的动作细心地抚摸著，这时他忽然听到了咔嚓的快门声。

周抬起头，发现真昼不知什么时候拿著手机靠了过来。

「还说怎麼这么慢.....什么时候你和丝丝的关系变得这么好了」

「不知道怎麼的，它就过来让我摸了」

「真狡猾啊.....我也想摸.....」

「可可呢？」

「猫这种生物好随性啊.....」

看样子可可是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周环顾咖啡店，看到可可正蜷缩在猫爬架的二层上。直到刚才可可还在让真昼摸来著，现在可能是没了兴致吧。

「周君很喜欢丝丝吗？」

「不，还没有接触过全部的猫，不好说.....不过嘛，我觉得它有些地方和真昼很像，所以想摸」

「很像？」

「嗯，因为真昼一开始的时候很严肃高冷，但一旦亲近之后就比想象的更会撒娇了」

只不过周觉得，虽然真昼爱撒娇和大意的地方像猫一样，但那寄予全部信任，想博得关注的样子又像狗一般，那种糅合了猫和狗的特点的感觉果然是无法否定的。

真昼本人下意识地依赖著周，向周撒娇，这倒是让周既高兴又害羞。

「.....我才不是猫啦。而且，也不是对谁都会亲近」

「嗯，真昼的戒备心比较强嘛」

「.....没把我当成猫吧？」

「没有没有」

周一边像平时抚摸真昼那样摸著猫，一边向丝丝说著「对吧？」徵求同意。

或是察言观色或是偶然，丝丝发出了「喵呜～」的叫声，也因为这样，真昼就没办法再追问下去了。

不过，因为真昼带著小小的不满地看向周这边，周只好用没碰著猫的左手摸了摸真昼的头。

「.....果真是把我看成猫了」

「好了好了。来，真昼也和丝丝玩吧。跟前台说一声好像可以借玩具来著」

「别、别想矇混过关」

「真昼讨厌一起玩吗？」

周一边与丝丝嬉戏，一边问著真昼，接著真昼就微微撅嘴抱怨说「周君真狡猾」，然后走向前台去借玩具了。

周瞪圆了眼睛——他原本想要自己去取玩具，让真昼陪猫玩的。而后，他回想起真昼的表情，好像在微微闹著彘扭，这让他摸不著头脑。

「狡猾是指什麼啊」

「是指我利用了丝丝吗？」周嘟哝著，思考真昼为什么会露出那样的表情，而丝丝好像在说「我怎麼知道」一样叫了一声，拿额头蹭上了周的手掌。

虽然周到最后也不知道真昼微微闹彘扭的原因，不过真昼在和猫玩的时候，心情似乎不知不觉好转，开始朝周露出笑脸了。

从中途开始她就不顾周而沉迷于猫。周带著苦笑注视著她，而不知为何这群猫佔领起了周的膝盖。

真昼见状又闹起了彘扭，不过丝丝表现出「真拿你没办法」的样子坐在了真昼的腿上，这才让事情平息下来。

或许是得到了猫的喜爱，周疼爱著猫的时候，明明没给什麼点心却被其他的猫围了上来。这种宝贵的体验过后，享受猫咪的时光就迎来了尾声。

两人互相取掉猫毛洗著手。周趁著真昼洗手的时候去结了账，结果真昼以带著点不满的神情看著他。

「你为什麼摆出这副表情啊」

「周君不用那样照顾我也没关系的」

「放心吧，不是照顾而是自我满足」

是周自说自话付的钱，并不需要真昼在意这事。

「我倒是觉得，你能陪我来这种一个人很不好进的猫咖，我感谢还来不及呢。你说是吧？」

「.....但是」

「这种时候就该任性点啦。不能接受的话.....嗯，作为补偿下次再一起来怎么样？」

「.....那个，对我来说只有好处哦？」

「对我也有好处，是双赢啦」

周笑著说道「你看，没问题」。接著，真昼抿紧嘴唇，用头顶上周的手臂，并再次握起了周的手。

在事先挑选的高评价的餐厅裡吃完午饭后，周他们一起来到了大型商场。

顺带一提，这家受到好评的餐厅果然好吃，对得起那些评价。但是就周的个人喜好而言，还是真昼的料理佔上风。周再一次认识到还是真昼的料理最好。

毕竟是黄金週，商场裡的顾客比平时多了不少。因此，周一边紧紧地握著真昼的手，一边靠著牆打算决定好接下来要干什麼。

「说起来，在商场裡要做什麼？说是来购物，你有什麼东西想买吗？」

「没、没有什麼特别要买的，不过，我觉得一起逛应该会很开心.....不、不行吗？」

「不不，可以哦，我也不怎麼反感随便逛逛」

在老家，周经常被母亲带著到处跑，也经常和家人一起閒逛，因此，他对于这些男性会感到痛苦的事情有著抗性。

而且，看看真昼想看的东西也挺不错。

「想从什麼开始看？杂货、服装、饰品什麼的，各种各样的都有」

这个大型商场设有数不清的服装店、饮食店、杂货店和娱乐设施等等，裡面的店形形色色，大得一天都逛不完。

既然没法全部看一遍，那就必须要把想逛的范围缩小到一定程度。

「那麼.....从服装开始好吗？」

「好啊。要买新衣服吗？」

「有好衣服的话，确实有这个想法。今年夏天的衣服也都上架了，想买点新的」

「夏天吗.....好快啊」

儘管让人冒汗的季节就快要来临，但现在的季节还只是温暖的日光照射下来而已，因此，周总觉得要买夏季服装还有点太急了。

虽说在当季之前买是基本操作，然而周还放不下心中春天的感觉。

「今年的夏天.....啊，真昼要和我一起回家.....吗？」

「啊，对、对的。周君和志保子阿姨没关系的话就行」

真昼连连点头，她似乎还记得以前周邀请她回乡时顺便一起回老家的提议。

「那之后我问了妈妈一次，她特别欢迎你。甚至还强烈要求我带你过去」

虽然就算不去确认志保子想必也会答应，不过考虑到房间的准备之类的事情，周姑且还是进行了确认，然后就得到了「非常欢迎！」的回覆。今年夏天，他应该会 and 真昼一起回老家吧。

幸好真昼还挺有兴趣的。不然要是不带真昼回去，志保子肯定得向周提意见，

「不过，我那边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地方就是了。倒是游乐设施之类的可能挺多」

「这样吗？」

「嗯，多到妈要带我到处逛的时候都不愁没地方可去，像是这种商场啊、大得要死的自然公园啊、还有规模大到浪费的水上乐园什麼的」

说是大城市又算不上，说是乡村也不至于。由于这种合适的地理位置，在老家那边冬天夏天都不会无聊。别说无聊，有时会被到处带

著逛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可见，那边还是有很多消磨时间的方式的。

夏天时水上乐园会开放，坐在裡面的滑道上，或者慢悠悠地游泳，都很让人心情愉快。

目前住的区域裡面也有一个比较大的水上乐园，等暑假开始之后，去游游泳或许也挺不错。

周没有特别擅长的运动，但他并不讨厌运动，游泳他就挺喜欢的。一个人去也好，毕竟不方便邀请真昼一起去泳池，这听上去太别有用心了。

「我们的学校游泳是选修，不选的话就没有游泳的机会，夏天回去之后，游游泳说不定也挺好啊。方便的话，你跟我妈两个人去一趟怎.....真昼？」

「没、没事.....」

「啊，放心，我没有想著看你泳装这种不检点的事哦？」

「我、我没那种误会，就是说，泳、泳池」

「有什麼问题吗？」

说到夏天自然会想到泳池，这没什麼奇怪的，但真昼却以略显生硬的动作摇了摇头。

「那、那个.....这个」

「嗯？」

「不、不游泳也行的话、那个.....也可以考虑去一下.....」

「.....难道你是旱鸭子类型？」

真昼露骨地移开了视线，看起来是给说中了。

「.....我还以为你什麼都能做呢」

「没、没有那种事。游泳是选修，我原本还想著不用跟任何人说.....」

她的脸越来越红，想必是因为羞耻。

「怎麽说呢，令人意外啊.....」

「游、游泳的话题已经够了不是吗。好啦，走吧」

真昼似乎不太想被触及到不能游泳的事，满脸通红地拉起了周的手。与其说她的动作是拉，不如说是把身体紧贴著手臂，像是抱起来一样使劲拽著。

虽然周知道真昼是因为想逃离这个话题而强行开始閒逛，但无奈的是这个姿势很不好。

为了和渐渐变热的季节相适应，衣服的布料总要变薄。

这次真昼的雪纺衬衫外观轻盈，衣料自然很薄，而且从敞开的领口看得到漂亮的肌肤。虽说裡面的内衣遮住了大部分，但从周的角度，靠近过来的那东西既看得见而且还碰著了。

但要是现在指出那一点，估计她会冒出蒸气然后逃跑，所以周什麽都没说，而是轻轻地从真昼的身体上拿开手臂，并握紧了她的手。

周在心裡自嘲，要是自己能再稍微率直一些享受那柔软的东西的话，也就不会这麽辛苦了，可首先产生的却是罪恶感，在这方面自己还真是个窝囊的胆小鬼啊。

「知道了知道了。不要跑啊，会摔跤的」

「.....我又不是小孩子」

不知周在动摇的真昼把头扭向了一边。趁著这个机会，周也把头稍微转向外侧以逃离她的视线。

周拼命将手臂上仍有微量残留的柔软馀韵从脑海中驱除，然后用真昼听不到的声音悄悄地叹了口气。

被真昼拉著手，周一边走，一边看著沿街排开的店。他脑子里再次想到的，是真昼果然引人注目这一点。

真昼清秀、美丽，以至平时会被称作天使大人。现在的她则充分发挥出了可爱和无忧无虑的样子，引起他人的庇护欲，令人想要触摸。

天使大人模式下，真昼拥有绘画般的美丽和柔弱，令人产生不可触摸的感觉。只是，那太过纤细、如同人工製品般的美貌，在周看起来显得稍微有点缺少生气。

而现在像这样牵著手的真昼，则是笑容纯真，充满活力。即使没有发出声音，「很开心！」这种感情从她握住周的手和步伐中也看得出来。

虽然收敛的微笑也很美丽，但像这样喜形于色的笑容，看上去比那种表面的姿态要可爱多了。

「.....怎麽了吗？」

「没什麽，就是觉得，和你一起走就有好多视线啊」

男性女性的视线同时向这边看来，让周体会到了真昼果然是美少女。

「.....我想应该并不只是在看我哦？」

「嗯，应该也有些视线是在打量作为陪衬的我吧」

「我不是这个意思啦，真是的」

儘管真昼不满地抬头看著周，但可能是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的关系，她重新紧握住了周的手。

虽然真昼小声嘟囔著「周君对自己没认识真是让人头痛」，但周知道自己和真昼并排走时，自己肯定也会被看到，一比较就能看出周明显要逊色，也没什麽认识不认识的吧。

「算了，我会一直慢慢跟你说，直到你明白为止」



「哎，那算什麼，好可怕」

「这话说的真没礼貌.....是你不好哦？」

周被真昼用食指挤了挤鼻子，闭上了嘴。

不过，真昼倒没有心情不好，而是露出顽皮的笑容，轻轻地戳著周的鼻子，然后或许是心满意足了，她拉起了周的手。不，准确来说是把身体靠近了周的手臂。

「.....你要是能更有自信，倒是可以省点事」

真昼嘀咕著，把额头贴在周的上胳膊上。周实在忍不住，就移开了视线。

(.....就因为不是故意的才让人头疼啊)

周努力让自己的意识不要移到微微碰上来的柔软那裡，并试图自然地拉开距离，但真昼却抓著他的胳膊，就好像不放他走一样。

如果这是故意的，这种小恶魔的行为会让周感到颤慄。事实上她是无意的，周颤慄的便是其他方面了。

再这样下去脸上要冒蒸气了，周努力地把自已的注意力转向别处。他四处张望，正好发现了一间服装店，裡面摆著风格稳重的衣服，真昼应该会喜欢吧。

「看，那个模型上的衣服看起来很适合真昼。去看看吗？」

为了掩饰发热的脸，周用空著的手指了指那边。真昼说著「是周的喜好吗？」并表示出了兴趣，于是两人自然而然地向那家店走去。

「是这个吗？」

「嗯，对的。虽然说真昼穿什麼都适合，不过我觉得这样的也挺不错」

模型上穿著白底、露肩、细条纹的连衣裙。

因为这是夏季服装，所以质地有些薄，肩膀也外露著，给人带来清凉的印象。

这样的衣服很适合颈部漂亮的苗条女性，周觉得也一定和真昼非常相称。

周一边看著站在模型旁边的真昼，一边在脑子裡给她穿上了那件衣服。很快，他的脑海中就浮现出真昼清凉的样子。那个样子要是戴个草帽想必非常适合。

「我去试穿一下」

真昼决定得很快，简直就像已经预定了一样，拿起了挂在模型旁边的同款衣服。

由于真昼莫名地有气势，周也有点被镇住了。而真昼则让周拿好她的包，然后马上消失在了试衣间中。

「为什麼那麽有干劲呢」周一边感到困惑，一边等待真昼换好衣服。周围投来的温暖视线，让他的困惑进一步升级了。

不只是店员，连周围的顾客也投来了微笑，使得周感到非常不适。

「快回来吧」周一边由衷地这麽想，一边等待著。终于，试衣间的帘子打开，真昼从裡面出来了。

只不过，她并没有换衣服。

「欢迎回来.....没穿吗？」

「不，穿上确认了尺寸。只是.....那个、现在因为内衣的问题，不能穿出来给人看.....」

「抱、抱歉」

虽然现在穿著的雪纺上衣也能看见颈部，但是和露肩没法比。

据说穿那样的露肩装的时候裡面要穿与平时不同的内衣，因此现在应该没办法穿上给人看吧。

「不过，周君说了适合我，而且我穿了穿也挺喜欢的，所以会买」

真昼从周那裡拿过包，带著怀裡的连衣裙往收银台走去。于是，周慌忙跟在后面。

周觉得，那件衣服适合真昼是自己说出口的，所以应该由他付钱。他正准备拿出钱包，真昼却阻止了他在包裡翻找的动作。

「不行，必须要我自己买，然后穿著给周君显摆」

「哦、哦」

「不过在天气更热之前也没法穿就是了。就等到夏天吧」

真昼腼腆地说著「敬请期待」结了帐，而周嘴唇紧闭，拼命才忍住没坐到地上。

（说得怎麼这麼可爱啊，靠）

周觉得她简直就是在说「这是为周而穿」一样，这对心脏非常不好。

与结账的店员刚一对上视线，周就收到了笑咪咪的、非常亲切的表情，他只得咬紧嘴唇，逃开了视线。

在随意閒逛——因为买了衣服，所以准确来说是普通的购物——之后，周暂时和真昼分开，留下了他一个人。

这是因为真昼有东西想要独自去买，只好把他搁在这裡。

这次出行本来就是真昼提出来的，而女人买的东西又总有几种不想让其他人过问。于是，周二话不说就目送她离去，然后靠在了柱子上。现在他正位于商场裡的一个喷泉附近，这是约好的集合地点。

拜母亲所赐，周已经习惯陪女人买东西了，无论是被带著来回跑还是等待都习以为常。周并不反感一个人静静等候这件事，所以只是发著呆，没有半点焦躁的情绪。

和真昼分开后，来自周围的视线也变少了，这让周轻松了不少。这段休息时间也正好能让先前顶著沉重负担的心脏平静一下。

(.....动不动就那麼可爱，亲密接触又多，好难受啊)

真昼今天兴奋的模样在平时很少见，那模样既天真又纯粹，将平时压抑著的一面显露了出来，十分惹人喜爱。

她应该是知道自己的姿色有多麼优秀的。或许是因为周在与朋友相处时不怎麼以貌取人，她对自己的美貌并不关心——准确来说，是在周的面前不在乎。

结果，真昼原本的可爱就成堆地摆到了周的面前。甜蜜的香气、柔软的肢体，这些感觉都让周超负荷运转。

要能单纯当成是赚到了，倒还不会那麼辛苦，然而周忍耐羞耻的能力并不足以支持他放开享受，愧疚感更胜一筹。

光是回想起来，周就一阵羞耻。在公共场合又不能原地打滚，周只好闭紧嘴唇，静静地合上眼睛。

周摇摇头，试著驱赶会扰乱思考的杂念。这时，旁边传来一道高亢的声音「那个.....」

这道声音他并不熟悉。周睁开眼转向正面，发现有两个女生正笑眯眯地看著他。

两人大概正值读大学的年纪，至少看著比周年长。她们时尚的打扮，恰如黄金週期间出门的感觉。

看到周纳闷地眯起眼睛，她们笑著说道。

「哥哥现在是一个人？有空吗？」

听到两个女生的声音，周感到的是一种佩服。

周像这样低著头，从一旁看来，肯定散发著不想有人来搭话的气氛，她们这还过来亲近地打招呼，活力简直令人瞠目结舌。只可惜她们有点缺乏眼光。

自己外貌又没有多好，为什麼要来跟自己搭话呢？儘管周的心中有所猜疑，但无视也不符合为人的礼节，他暂且拿温和的眼神看过去。

「我在等人，现在没空」

要是她们能看到周替真昼保管的纸袋就好了，纸袋上标有面向女性的品牌——这是今天的战利品——然而并没有。或许是设计简朴的原因，没有引起她们的注意吧。

「感谢您的邀请，不过我有约在先了」

「那不如叫上你的朋友们，一起来喝个茶什麼的」

她们似乎以为周在等的是同性朋友。

假如能说出「我和真昼是男女朋友的关系，在等她呢」，那麼一句话就能谢绝掉了。然而他并没有和真昼交往，真昼也不在现场，如果坚称她是女朋友，等到真正汇合时，不知道她能不能配合自己。

另外，以前由于种种原因，周曾用过这个藉口从醉鬼那裡离开，当时真昼叫他不要再这么做了，所以使用这条权宜之计也得掂量掂量。

照这样下去，在跟真昼汇合之前，这搭话是不会停了。周皱皱眉头，看著女性——只见视野的一端出现了熟悉的亚麻色。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过了几秒，摇著轻垂于两侧的秀髮，踩著轻快步伐的救世主（天使大人）赶了过来。

真昼大概是看到周感到困扰的样子，急忙奔来的吧——她呼吸有些急促，不像是走过来的。

正当周摆好表情，准备跨过这俩女生的对话这道坎的时候，真昼淡淡地微笑著扑进了周的怀裡。

周大吃一惊，好不容易才把神情稳住。真昼则一边调整角度不让后面的女生看到，一边抬头望著周，视线中还能感受到「你在干什麼啊」这种无奈和微微的不满。周理解到，这是为了方便他撤退而进行的表演。

（.....会吓到人的，真希望真昼别这样）

周本想以不伤及对方的方式让她们远离，结果却因为不温不火的态度让她们更接近了，这是周的过失没错，但这套表演对心脏并不友好。

话说回来，这确实帮了周一把。周实在不好有什么意见，便顺著真昼的表演，轻轻把手搭在真昼的背上，就是为了表现出亲密而特别的关系。

「没事，得亏这几个大姐姐陪我说话，我才没有等得太无聊」

「是这样吗？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了」

真昼转过半个身子，朝两个女生露出甜美的笑容。她们目瞪口呆：一个看著像是女朋友的少女抱上了她们想要邀请的男人，那个少女还特别可爱。

真昼肯定注意到了她们为什么会愣著，但她满脸和善的眼神和笑容，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现一样。这份笑容十分纯粹，只会给人带来「谢谢你陪他聊天」的感觉，让周啧啧称奇。

在这清纯至极、见不到任何挖苦的笑容下，那些女生一动不动地往这边看著。周儘可能摆出温和的表情和眼神，向她们微笑道。

「对不起，就跟我刚才说的一样，我有约在先了」

「还好拒绝的时候说了这句」周由衷地想。他拍了拍真昼的后背，然后真昼就露出天真无邪的笑容，高兴地挽住了周的手臂。

紧贴在一起的情况下，丰硕的果实自然也感觉得清清楚楚，可要是这时候慌了神，那就太对不起真昼辛苦的表演了。周故作镇定，向她们点头致意，真昼也跟著点头致意后，顺势背过身去。

过了一个拐角，确保看不到那些人的身影之后，周看向真昼。真昼的脸上，不见了那套对外的笑容。

「你在搞什么呢」

真昼的语气突然变得冷淡。她抬头看著周，这飞速转变的态度让周不禁笑了出来。

儘管姿勢還是黏在一起，但真昼的表情却是傻眼又有些不開心的。剛才的高興似乎也是演出來的，現在她的眼睛裡反而透出不悅的神色。

「幫了我大忙」

「一會沒盯著你，你就……不是，雖然是我自己離開的。真是的」

「早知道就不分開了」真昼的嘟囔讓周覺得不太好意思。他往下瞥了一眼緊貼的部位。

有點可惡的是她本人並沒有意識到這件事，只有周一個人因為緊密接觸而動搖著。

「想不到周君沒辦法強硬地拒絕陌生人呢」

真昼似乎沒注意到周內心的迷霧，一臉無奈的樣子。

「與其說沒辦法拒絕吧，其實是我應付不來那種女生。對待女生如果太粗暴，或者話說得太狠的話，萬一把人家弄哭了會很難辦」

「就是這種地方，該說周君是紳士呢還是膽小呢」

「要你管，那種我是第一次見，有什麼辦法。誰知道她們會來找我搭話」

這邊的閒人看上去不少，周完全想不到對方會跟自己搭話。

「進攻型的女生真厲害，連我這種陰沉的貨色都會接近呢」

「……你現在的樣子不是什麼陰沉的貨色……要說的話，更像是爽朗優秀的青年」

「我根本配不上這個詞哎」

「也是，畢竟內在是那個樣子」

「有你這麼說話的嗎」

即便外在多少变得阳光了些，内在的确还是挺阴沉的，真昼的说法并没有问题。周不由得笑了出来。

这种直白的口吻也是真昼的优点，同时又是她吸引人的地方。周喜欢这种口吻，它比谎话听起来可舒服多了。

周知道真昼绝对没有贬损的意思，便以平和的心态接受了这番话。然而不知为何，真昼却叹了口气。

「你这人啊，看你还不明白，我就说给你听听。你比起爽朗明快，更有沉著冷静的感觉，不应该用阴沉的货色这种说法来打比方。和你在一起，心情就会平静下来，或者说让人安心吧。默默在旁边呆著就让人觉得舒服，这可是很厉害的哦」

「.....是吗」

这番表扬让周有些羞耻。

就因为这个，回答都变得敷衍了。真昼似乎看出了这一点，把胳膊轻轻压过来表达不满，可怕的是她这都没有注意到自己的武器。

「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是什麽感觉呢？」

「.....在家的话，会平静下来」

「现在呢？」

「.....平静不下来啊。某人把胸往我这裡顶著呢」

「哎！」

看来这事完全超出了真昼的料想和认知，她愣愣地往下看向自己的胸部。

然后，她一下子红了脸，就好像要冒出蒸汽似的。

「还以为你故意的」

「给我平添了那麽多苦恼，来点小反击没问题吧」周带著点调皮试著这麽一说，结果真昼用有些泪汪汪的眼眸回瞪了过来。



这一瞪毫无魄力，周知道这大抵是在遮掩害羞。

「不是，笨、笨蛋，这怎麼……！」

「知道，开玩笑的。对不起」

调戏过了头的话，显然会让真昼闹彘扭。周乾脆地道歉之后，在爆发边缘消停下来的真昼嘴唇一动一动的，似乎想要说些什麼。

最后她什麼都没有说，洩愤般轻轻打了一拳周的腰窝就妥协了。

周见状笑了笑，重新牵起真昼的手，这次没有了身体的接触。

「可别贴得太紧了」

「……牵著手倒是没问题吗？」

「怕走散嘛」

黄金週期间，人流攒动，要是因为没牵手而走散的话，出门就没有意义了。

「……走散的话怎麼辦？」

「打手机联繫，然后找个地方汇合吧」

「真现实」

「那是。不过我儘量不鬆手」

如果放任真昼一个人踽踽的话，她很有可能——可以说十有八九会遇到搭讪。为此，周绝无丢下她一个人的打算。

难得真昼愿意出门，与其为不感兴趣的人所困扰，还是心情舒畅地度过这一天要来得更好。况且即使周知道常常会有男人向真昼搭讪，这也依然让他心裡不是滋味。

听到周的话，真昼直勾勾地盯著周的眼睛，然后把目光落到牵著的手上。

再然后，她的嘴角柔和地翘了起来，就好像花朵缓缓绽放一样。

「.....嗯，请不要鬆手」

隨著一声细语，真昼把手指扣了上去。周一边掩饰自己的动摇，一边做出了同样的动作来回应她。

「.....这裡就是游戏厅.....」

在逛完服装店和杂货店，购买了想要的东西之后，周陪著真昼来到了他平时常光顾的游戏厅。

游戏厅是她强烈的要求。如果拿到娃娃机的奖品就要一直拎著，所以就把游戏厅安排到了最后。这样的安排还有另一个好处：之后就只剩下回家了，因而时间比较充裕。

千岁似乎也没带真昼来过这裡，真昼张望四周的样子显得特别可爱。

「好像有很多种装置呢」

「嗯，不只有娃娃机，还有街机和直接活动身体的游戏。这边东西很丰富的」

「这样啊。还有，声音好大」

「啊，游戏厅大多是这样的」

真昼稍微皱起眉头。对于不习惯游戏厅的人而言，这裡特有的嘈杂声音恐怕会让人心烦意乱吧。倒是周早就已经习惯了，所以没有问题。

在老虎机以及街机附近，嘈杂程度更上一层楼，所以周一边注意绕过那种地方一边陪著真昼悠閒地逛。

「话说回来，你想要玩什麼？」

「我也要玩抓娃娃机，想试著抓个布偶」

真昼的目标似乎是抓娃娃机，在被周带到抓娃娃机区域，见到那裡的机台后，真昼反覆握紧手又鬆开，一副迫不及待的样子。

由于正值黄金週，机子裡的布偶数目有增多，面向家庭的可爱布偶也购进了不少。因此，裡面也有很多真昼似乎会喜欢的布偶。

「.....周君，我想要抓那个」

「嗯？哪个？」

「那个，就那隻猫.....你不觉得和丝丝很像吗？」

真昼所指的是一隻身体呈白色、脸附近的绒毛呈焦茶色的猫布偶。那隻布偶的蓝色眼瞳给人带来的感觉确实与在咖啡馆遇到的丝丝相似。

它与真昼最初相遇的猫咪一模一样，因此她似乎也很在意。

「确实很像啊，你想抓吗？」

「想要抓，可以让我挑战一下吗？」

「嗯，这个游戏中心的抓娃娃机比较容易，抓不到的话就交给我吧」

「我会努力不麻烦你的」

看著真昼气势满满地要挑战抓娃娃机的样子，周暂且选择了观望。

虽然周出马就能手到擒来，但考虑到这是真昼想要抓，周觉得还是尊重她的自主性以及挑战精神比较好。

将硬币投入后，真昼一开始小心翼翼地触碰了下控制抓手横向移动的按钮，然后确认著状况。慎重如真昼，恐怕是在确认要按住多长时间才能移动抓手吧。

可是，这种类型的机子只要鬆开手就会自动切换到纵轴移动。

「奇、奇怪？没有动」

「对不起，我忘了提醒你了，这个机子只要鬆开一次手就会切换到纵轴移动，也就是说机会只有一次」

「啊？也就是说.....」

「无论怎麽做也无法碰到布偶了吧」

现在布偶的位置是在空出的区域中央，而抓手的位置则仅从掉落区域移动了一点点，剩下的又只有纵轴移动，无论如何补救，恐怕连蹭都蹭不到吧。

虽然有通过摇杆使抓手全方位移动、有时间限制的机种，但这裡的机种是按键式，无法走回头路。对于初次游玩抓娃娃机的人来说，这是经常遭遇的坑，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嗯，虽然浪费了100日元，但还能够沿著纵轴移动，就趁这次机会摸清抓手的移动速度以及鬆开按键的延迟，在下次的操作中活用吧」

「唔.....我会这麽做的。刚才是粗心大意的我不好」

真昼说完，认真地移动抓手，并确认著抓手的速度。

周觉得这次是自己没尽好提醒的责任，于是就悄悄投了枚硬币进去，接著就见到真昼朝他露出不满的表情。在周说著「好啦好啦」轻拍真昼的后背示意之后，真昼又不太情愿地回到了机台前。

她或许是掌握到了抓手的移动速度，这次抓手在横轴上顺利地对齐了布偶。

虽然离中心有些许的偏离，但只要纵轴的位置好，不见得抓不起来。即使不是全部都对齐中心，但是隻要顾及到重心、抓手的施力方法和抓手脱力的时机，就有可能做得到。

周一边感慨著「明明是新手，干得还不错嘛」，一边守望著真昼。

真昼小心翼翼地在纵轴上移动抓手，总算将其置于布偶的上方并试图将布偶抓起来。

虽然瞄准的位置很好，但由于布偶纵向比横向稍长，即使抓手力道强，布偶也很快就因为重心移开而掉了下去。

「唔」

「真是可惜啊。比起紧紧地抓住它，还是用抓手的一侧去推，然后利用重心将它翻倒会比较容易哦」

幸好掉落区域的隔板没有多高，只要成功推倒的话就能得手了吧。

真昼眨著眼睛，然后开始老实地依照周所说的去做了。

真昼的优点是不顽固较真，会虚心接受别人给出的建议。

考虑到抓手的位置以及布偶的重心，真昼说著「这裡要这样.....利用头部翻倒.....」反覆摸索尝试。

看到玻璃上反射出真昼那认真的表情，周注意著不给真昼发现，偷笑起来。

投入数次硬币，过了一小段时间后，真昼用抓手把布偶翻到了掉落区域。

伴随真昼「啊」的小声嘟囔，布偶扑通一声掉到了取货口。

短暂的沉默过后，真昼呆呆地仰头看向周。

「.....成功了」

「嗯，辛苦了.....给，你努力过的证明」

周将苦战后获得的布偶取出，递给了真昼。这一刻她才终于有了成功的感受，端正的秀脸上转眼间浮现出欢喜的表情。

「成、成功了，我成功了啊周君」

「成功了啊，虽然是第一次玩，但做得很棒哦」

周抚摸真昼的头夸讚她，接著真昼就害羞地眯细了眼睛，将得到的与丝丝相似的布偶紧紧地抱在怀中。

彷彿要表达对靠自己亲手取到布偶的这件事感到十分开心似的，真昼将布偶贴紧脸颊露出了满足的微笑。

她带著天真的笑容，将布偶紧紧抱在怀中。周甚至对布偶感到一丝羡慕，在这方面他感觉最近自己的自制力有点不够。

前一秒真昼还一脸开心地抱著布偶，后一秒她就怯生生地将布偶转向了周。

「.....那个，周君，你能收下它吗？」

「嗯？我？」

「我之前从周那裡收到过布偶，而且总感觉周君很喜欢丝丝.....」

周喜欢丝丝虽然也有喜欢猫这个原因，但更重要的理由是和真昼相似、十分可爱。周并没有将这种想法说出来，挠著脸点了点头。

「.....果、果然男生是不想要布偶的吗.....？」

「不，不是那样的。真昼那麼辛苦努力才取得的东西，就这麼送给我好吗」

「我是为了周君才这麼努力的，不，我不是想说要强迫周君收下这种话，我是觉得周君或许会像喜欢丝丝一般喜欢这个布偶.....」

「不要的话我就拿来装饰我的房间了」真昼说著，略带沮丧地垂下肩膀，以面带不安表情仰视著周，这让周无法拒绝。

「那麼，我就拿来装饰我的房间了。再怎麼说也不可能像真昼那样放在枕头边就是」

「我、我希望你能忘记那件事.....」

「我会珍惜这个布偶的」

周郑重地从真昼那收下了布偶，然后从身旁取来装奖品的袋子，将布偶置入其中。

真昼一下子就高兴地微笑起来，而当周正打算再次朝她伸出手的时候——

「咦，椎名？」

从旁边传来了声音，周整个人僵住了。

真昼也是一样，整个人僵住了。两人生硬地一同转向声音传来的方向，在那裡站著的，是最近经常见面的集天真与凛然于一身、长相帅气的青年——优太。

「门胁」

看到优太的身影，真昼立刻露出在学校表现出的天使的笑脸。

只不过，这副笑脸比平时稍显生硬，这大概是因为她的内心颇为动摇吧。

周虽然知道，现在是黄金週，有很大可能会撞见同学，但是他完全没想到最近才开始有交流的人会出现在这裡。

「椎名会在游戏厅真是意外啊.....嗯，难道说我打扰到你了？」

看著周的身影，优太好像感到困扰一样垂下了眉梢。他似乎还没认出周，但周一旦说话就必定会暴露。而且，优太还挺会观察别人的，未必不会注意到周。

「不，并没.....」

「椎名有恋人这事还是第一次听说啊」

「我们不是恋人那种关系」

真昼乾脆地给出否定，这让周感到胸口隐隐作痛，不过因为两人确实没有交往，所以这否定也是理所当然。不如说，要是她肯定了才显得奇怪，本就没什麼好期待的。

「不、不管怎麼看都.....嗯？」

优太对真昼顽固的态度感到困惑，想要进一步追问真昼时，忽然看向了周这边。

两人视线对上的瞬间，周绷紧了脸。

优太露出诧异的样子，目不转睛地盯著周。对周来说，现在的状况非常糟糕。

「.....藤宫？」

果然，他还是看出了周的身份。

即使还没有很长时间的接触，周也明白优太很有洞察力。两人现在已经要好起来，就算周打理了头髮，打扮成和平时不同的样子，似乎也是混不过去的。

如果不是很亲近的人，根本就不会特意盯著周的脸看，加上判若两人的气质，自然也不会把这张脸和周联繫起来。不过优太似乎不是这种情况。

「咦，是.....藤宫吧？身高啊相貌啊，仔细一看.....难道说，椎名和藤宫从很久以前就认识，所以才在学校往来的吗」

「不是，那个.....」

看著真昼吞吞吐吐，优太似乎是确信了。他来回看著周和真昼，露出一副有些惊呆的表情。

以前周和真昼没有在学校接触，那时他还能够否认，现在肯定是不行了。

周叹气扶额，朝著一脸稀奇又相当困惑的优太看去。

「.....亏你看得出是我啊」

「果然是这样。哎呀，我就觉得是你」

「有这么好认吗？」

「不，我觉得就算是班裡同学大概也不怎麽认得出。你又不太会摆出这张脸」

虽然周不知道那张脸具体指怎样的脸，不过目前看来不会有人因为外貌将他和那个男人画上等号，这让周暂且安心了下来。

「说起来，椎名和藤宫单独见面，也太让人意外了」

「.....看来也藏不住，我就说了吧。门肋你说的没错，我们确实是在升到高二之前就已经认识了。我也承认我们关係不错，但不是你



想的那样」

「.....是吗？」

「是」

虽然由自己来说这些总感觉有些悲伤，不过鑑于真昼都乾脆地否认了，周也好好做出了否定。

如果在这裡一直被误解的话，真昼想必会很为难。再说了，儘管周不是特别担心这一点，不过要是优太胡思乱想再洩露出去，周会觉得很困扰。不堵上优太的嘴巴肯定是不行的吧。

周采取了坚决的态度后，真昼就抓起周的衣服下襬，仰头看著他。看真昼的样子好像想说点什麼，但她又不开口，所以周就暂且把她放在了一边。

看著周和真昼的神情，优太不知道是否接受了这样的说辞，微微地耸了耸肩膀。

「嗯.....这样也行吧，就像树说的那样」

「什麼啊」

想到是不是树洩露了什麼，周自然而然就眯起了眼睛，不过优太却笑著说道「不是你担心的那种事情」。

「不是，他就告诉我说你好好打扮就很帅，还说你衣服很合适」

「门胁你这麽说就跟嘲讽似的」

优太是学年第一，弄不好是学校第一的美男子。受到他的夸奖，周也只能苦笑。

优太底子很好，是那种即使不做什麼也原本就帅的类型。在周这种要好好打扮才能稍微超过平均水平的男人看来，自然是非常羡慕优太这种人。虽说不至于嫉妒，但是周还是会觉得，要是能投胎投成那样，人生也会变得少许灿烂一些吧。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只不过，你要是平时也这样多好啊」

「我才不要，每天早上都打理一遍可麻烦死了。再说，突然以这身打扮去学校的话会很显眼」

「话虽如此啦.....椎名原来知道藤宫能变成这样啊」

「那是，那个，嗯」

真昼不太自在地点头肯定了，接著优太目不转睛地看著她。

优太的视线并不是怀疑或者打量这些类型，而更像是为了确认什麽才将真昼收在视野裡。

「嗯嗯，我大概明白了」

「明白了什麼啊」

「椎名也是辛苦了」

听到那样一句话，真昼身体哆嗦了一下，而优太轻笑道「没想到椎名这麽好懂呢」。

他脸上挂著淡淡的笑容，表情中带著些许的温度，又在豔羨中隐约透出一丝寂寞。

「那个，门胁」

「嗯？」

「就是.....这件事，希望你不要告诉别人。我、我们俩关係好.....等等的」

「讲出去会让我很困扰」真昼让优太不要外传这事，而优太爽快地点头答应了。

「嗯，这一点不用担心。看得出你为什麽要瞒著，我也能理解你们的心情。而且，我也没兴趣拿你们不希望说出去的事情宣扬著取乐」

周从未如此感谢过优太的品格高尚。

而且，优太或许也感同身受。他在女性中人气非常高，所以会受到同性的嫉妒，另一方面他还说过，要是异性跟他关系好，那么那名异性就会被针对。他的这些牢骚，说不定都是源于自己的经历。

像周这种不起眼的家伙，与表面上对谁都友好相待的天使大人相比，即使两人没有交往而只是朋友关系，也一定会招来反感吧。

优太考虑到这些事而决定为他们保密，因此周对他感激不尽。

「抱歉了，门胁」

「没事，我觉得这样很普通啦。难得关系都这么好了，我也不愿意就因为一点小事而和藤宫断交」

看到优太露出的爽朗笑容，周深切地明白了优太受欢迎的理由。

即便是从男生角度来看，优太也是个直率而平易近人的好人，在女生看来他自然是很有魅力吧。他兼具外在和内在，这点对男生来说倒可能很难接受就是了。

「啊对了，藤宫」

「嗯？」

「后天见」

优太用略微含蓄的声音告知道。他口中的日期，是周，树和优太三人约好一起去卡拉OK的那一天。

他的意思也就是，让周在那天再多讲一些情况吧。

对上视线之后，优太露出了像是捉弄人的坏笑。这可能也体现出了他对周的信赖，所以周儘管怀著一点坐立不安的感觉，但还是朝他回了一句「哦」。

真昼则是稍稍有些羡慕地注视著那样的周和优太。

「总觉得很抱歉」

和门胁分别后，周踏上了归路。在离家最近的车站往家裡走的路上，他小声向真昼道歉。

真昼在游戏厅还拿到了其他一些小玩具，现在正开心著呢。听到突然的道歉，她使劲眨了眨焦糖色的眼睛。

「为什麼突然这麼说」

「你看.....给门胁知道了」

「那是不可抗力吧，再说我觉得结果还算好，姑且是得到了理解.....」

真要这麼说倒也没错，但即使如此，真昼恐怕也会因为被怀疑「真的没在交往吗」而烦恼吧。

所幸优太理解了这边的情况，比较爽快地离开了，但听到真昼如此坚决的否定，周还是会感到心痛。

「而且，我也并不是抱著绝对不会暴露的想法才出门的。这种情况我也有考虑到，另外我也觉得还好是暴露给门胁不是别人」

「倒也是，门胁各方面都理解了我们，并且还很替我们著想，真的是个好人」

还好暴露的对象是他。

儘管日后不免遭到追问，但想到以后在学校不会再有隐瞒著优太的罪恶感，或许暴露给他才是正确的。

虽然周觉得自己对真昼的心意似乎也让优太知道了，但只要优太不告诉真昼本人的话就没问题。

在卡拉OK的时候周或许会被捉弄，但优太和树都明白分寸，应该是不会做得太过分的。

「.....周君很欣赏门胁呢」

「嗯？啊，算是吧。交谈的机会变多之后，我就明白那傢伙果然是个好人，受欢迎也是应该的。他很厉害，不管是内在还是外在都很

帅」

「你挺信赖他啊」

「与其说是信赖.....我更觉得他是个好人」

周是看重择友的这类人，这一点他自己也有所认识。

如果对方人品不好，周就不会想要去靠近他，也不会允许他接近自己。

周本能地隐约觉得优太是个好人。正因如此，就算暴露给他，周也没感到多少焦虑，并且还觉得这是正确的。

「那麼，是物以类聚这麼一回事呢」

「我倒不知道自己哪裡和他算是同类了.....」

「周君又在自卑了.....门肋是觉得周君的人品好才会想要和周君打好关系的吧？不就和周君对门肋这麼想是一样的道理吗。周君觉得可以信赖的门肋都认可了周君，周君要更有自信才行」

真昼坚定地断言后，用手指轻轻地戳著周的脸颊。周便暗自苦笑起来。

周觉得自己果然是敌不过真昼；或者说，每次周否定自己之后，她都会毫无保留地肯定周，这样的存在让周非常感激。

「请抱有自信」真昼进入了说教模式，而周抖动著肩膀轻笑，向她表达谢意。

「真昼一直都在表扬我啊」

「这是正当的称讚。都是一直自我否定的周君不好」

「那是习惯了」

「为什麼你会养成那种习惯啊，真是的」

真昼傻眼地嘟囔道。

被这么一问「为什么」，周感到难以回答。不，他自己是知道原因的。

很简单，因为他害怕跌倒。

人是会学习的，会学好，也会学坏。

因为不想跌倒、不想期待、不想遭受背叛，为了保护自己，周才会像这样否定自己。

然而他不知道该怎么跟真昼交待这件事。在周一言不发的时候，真昼清澈的眼神向他望了过去，就好像能看穿一切似的。周刚一感觉到难熬，真昼就移开了视线，然后靠在了周的肩膀上。

「不想说的话，不说也没关系，但请你记得我会肯定你。自卑是不好的」

「.....嗯」

「真到了那个时候，我会夸你夸到你求我停下」

「哇，好可怕。这个真的得求你停一停，我受不了的」

「那就请你更有自信一点」

真昼淡淡地笑著，更加用力地牵起了手。一股暖意渐渐从周的心中升起，他不想毁掉这份舒适，也不想松开手，便轻声回了一句「谢谢」，往家裡走去。

周不想鬆手，但一旦到家，就不得不鬆开了。他故意迈出缓慢的步伐，而真昼则一言不发，以同样的速度一起走著。

## 第 10 话 问话

「那麼，前天那事，能不能稍微讲讲啊」

与真昼出游后经过了两天。

这天周与树、优太三人约好前往卡拉OK。三人集合并进入预约好的房间后，优太立马就对周露出笑容。

儘管周本就做好了会被优太追问的心理准备，但听到这麼认真的提问还是感到很尴尬。

顺带一提，树似乎已经从优太处得知了。看他的样子就好像在说「啊，暴露了」，不过脸上愉悦的表情并没有掩饰。

周用自助服务拿来蜜瓜苏打，先喝了一口润了润喉，然后无可奈何地开口说道。

「.....其实我们不是什麼不得了的关係。我和真昼住在隔壁，树和干岁是因为一件意外才知道的。邻居这个真的是偶然。之后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们关係就亲密起来了」

有干岁在，要掩盖用名字称呼的事实恐怕也是没用的。周便和往常一样用名字叫真昼，做出解释。

「亲密起来，然后两个人出门咯」

「嗯.....」

客观而言，周与真昼肯定不仅仅是简单的熟人。往好了看像是朋友，弄不好就像是情侣了。

周觉得，就算为了真昼的名誉，也应该坚决否定这一点。

「我们不是门肋想的那种关係」

「但我觉得也不只是藤宫说的那样」

「我说啊」

「周他们这状态哪只是关系好啊。椎名都每天去做饭了」

「嗯？」

树丢下了一颗炸弹后，周绷紧了脸瞪著他。

「树」

「反正迟早会暴露的，早点说出来更好吧」

虽然树说的可能也没错，但突然就告诉优太「周每天都在吃真昼的料理」，他肯定会产生误会。

「.....走婚妻？」

「不是。因为一个人住，所以製作两人份的饭然后伙食费对半分更方便罢了」

「你信吗」

「没有说服力.....」

「连门胁都.....」

周和真昼绝对不是恋人关系，但是被优太那样傻眼地看著，周就开始微妙地没了自信。不过周本来就没多少自信就是了。

「一般而言，女生不会想和不喜欢的人在一起，要是不信赖对方的话也不会进男人的房间。如果是女生那边想要袭击的话另当别论」

周莫名觉得优太最后那句补充混了一点经验之谈，于是在意起了优太到底是认为女性有多麽棘手。不过优太说的没错，周也没法全盘否定。

女生，特别是真昼的警戒心很高，不会主动靠近男性。就结果来说，周的确是真昼变得亲密，但那几乎算是奇蹟了。周对于自己是被特别对待一事有著自知之明。

但是，周并不觉得自己的魅力足以让人作为异性喜欢自己。他有时甚至认为，真昼与自己这麽亲近，还寄予了纯粹的信赖，会不会是因为没把他当作男人看待。



「.....藤宫有时会奇妙地顽固和没有自信哎」

「就是」

树和优太一起投来无语的视线，让周感到非常不自在。

「那麽，藤宫到底喜不喜欢椎名」

看准了周喝蜜瓜苏打以矇混过去的时间，优太丢出了一句不得了的话。周差点就将口中的苏打喷了出去。

「.....突然间说什麽呢」

「啊，藤宫看上去警戒心挺高的，既然愿意一起生活，我就觉得你对她抱有或多或少的好感吧。说起来，视线啊、氛围啊，感觉都看得出你喜欢她」

「.....我喜欢还不行吗」

优太真的很善于观察人。周怀著这种不愉快的想法，率直地点头肯定之后，不知为何换来的却是苦笑。

「不，不是不行.....嗯，各方面看起来都不容易啊」

「我也没想要和真昼交往」

「嗯嗯，你还是没搞懂呢。树也一直在看著啊」

「没错，我都想往他背后踹一脚」

「我懂」

「不要在那种事情上有共鸣啊.....」

明明树说的是要从背后踹一脚，优太却还同意了，让周搞不太懂。

「哎呀你看，我们在替你著急嘛，你应该更主动一些」

「不要强人所难啊」

「不不，椎名都对你敞开心扉了，你再主动一些就能攻陷她了」

「真昼的确是对我抱有一定程度上的好感啦.....但不一定是那种的喜欢吧」

树嘴上说得倒是轻松，但实际上不会那么顺利吧。

说到底，周知道真昼对自己有亲爱之情。他承认，真昼把他看得比哪个男人都更加重要。

但是，周不认为那是作为异性而言的好感。

这种好感，比起异性之间的感情，或许更类似于因对方知道自己的一切而产生的信赖。

「你啊，看见那眼神还说得出这种话」

「我这个人到底哪裡有魅力啊」

周刚一反驳，树就使劲拍了他的后背。

「.....好痛」

「抱歉了，不过你是真——的很没有自信，一到关键的地方就怂得想逃啊」

「.....就算你这么说也没办法，都养成习惯了」

「那习惯该改改了吧，你也太自卑了」

「.....真昼也经常这么说」

「.....椎名真是辛苦啊.....」

「我们看著也会辛苦的。这家伙的那种地方可顽固了」

「囉嗦」

这么多人说著周，让他觉得好像是自己不好一样。

这点是性格所致，没什么办法，就算要纠正也不会那么简单。痛苦的记忆不会轻易消失。事情还没过去太久，不是想忘就能忘的。

周明白自己胆小得没出息，但却对此无能为力。

「你要是觉得这样就行，我也不会强迫你啦。但是如果喜欢椎名，想要交往的话，就再加把劲啊」

「.....你觉得我做得到？」

「胆小鬼」

「烦死了」

「好啦好啦。不过，我觉得藤宫可以再多点自信。说真的，在学校也用前天的那副打扮，肯定会很受欢迎的。要不练习下？」

「练习？」

「在椎名和我的面前能做到，说明在亲近的人面前也能慢慢做到吧。难得假期出来玩，对吧？」

「.....你的意思是？」

「哇，这裡有髮蜡」

优太麻利地从揹包中拿出男用的化妆套装。

周和优太对上视线，发现他脸上挂著非常和蔼可亲的微笑。儘管这微笑如王子大人那般优雅，周却感到一股恶寒。

「来吧？」

「不，算了」

「哎呀哎呀不要客气嘛」

「慢著，还是来唱歌吧，毕竟是卡拉OK对吧？」

「也是，那我来唱歌，交给你了树」

「行」

「开玩笑的吧.....？」

周怯生生地一问，得到的只有清爽的笑容。

「虽然说你讨厌的话也可以算了.....但周也是时候习惯别人的视线了，还是下点狠手治疗吧」

「喂我说.....呜哇」

树手上拿著梳子和髮蜡，脸上浮现满足的笑容。周试图后退，但卡拉OK的包厢哪有能逃的地方。

周一边旁观优太笑著做起唱歌的准备，一边让树摆弄起了头髮。

「.....欢迎回.....来？」

周刚回到家，真昼就用疑问的语气迎接了他。

今天的晚饭是炖汉堡排。真昼应该是从酱汁开始一手包办，就比周先到了家裡。

周收到了「晚饭差不多做好了」的消息，本来就知道她在家。儘管如此，他看到真昼的脸还是会感到平静。

「我回来了.....」

「.....看你怎麼这麼累.....？」

「.....被树给折腾死了」

树没见过那时的造型，就把周弄成了自己觉得帅气的髮型。但周还是由于不习惯的打扮而感到了困惑。

在那之后，他们还把周带到了服装店，店裡卖的衣服是周没有的那种。最后，事情演变成了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地挑选适合周的衣服。

周虽然不算讨厌这种事，但被这两个人换这件换那件的还是会很累。

「这、这样啊，很累吧」

「.....那俩傢伙把我当玩具整.....」

「辛苦了」

周其实并没有嘴上说得那么不高兴。真昼或许是看穿了这点，笑著慰劳了他。

被真昼看穿这事让周感觉微微有些难为情。同时，他把装著新买衣服的袋子丢进自己房间，到洗手间洗手去了。

真昼回到厨房盛晚饭去了，于是周也认真洗手漱口后进入了客厅。这时，真昼已经把装著炖汉堡排的盘子摆在了餐桌上。

什麼都不做会有些过意不去，因此周像往常一样去厨房盛起了煮好的饭。

周喜欢用汉堡排搭饭吃。闻到这刚煮出的香甜味道，他脸上露出了笑意。

「真的，好累啊.....话说，我又一次觉得树他们很厉害」

「厉害在哪？」

周把做好的色拉和浓汤摆上桌子，坐到座位上嘟哝了一句之后，在他对面的真昼歪过了脑袋。

「就是说，我们三个走著走著被搭了好多次话。感觉平时就受欢迎的人到底是不一样，看他们应对又熟练，经验也丰富」

在卡拉OK后的购物行程中，发生了几次年纪差不多是上大学的女生来搭话的事。

儘管类型不同，但树他们俩都有相当的美貌，很容易吸引女性的注意力。于是就有女生反过来跟他们搭讪。

虽然这麼说，但两人的回答当然是拒绝。

树有最爱的千岁。王子大人也特别不擅长应付主动的女性，一直都带著笑容而没有放鬆戒备，很快就表达出了拒绝。

他拒绝的措辞和态度也很委婉，不致伤害她们的自尊心，因此没有发生什麼争执就成功摆脱了。这个手法让周歎服。周一个人的话，就不知道该怎麽办了，他觉得习惯是一种伟大的东西。

「.....又有人跟周君搭话了吗？」

「有是有，不过我是顺带的吧」

要说的话，这些人的目标都是那两个人，周充其量也就是顺带的。说到底，周也知道自己的态度不讨人喜欢，陌生人是很难朝他搭话的。

出门的时候，周碰巧撞上了来搭话的人，但这次有两个超级大帅哥，没有人无视那两位而直接朝周搭话。

周耸肩苦笑，而真昼却不知为何少许撅起了嘴。

「怎麼了，又想说我没自信吗」

「虽然也有这个但问题不在这裡」

「那是什麼意思」

「.....你不用知道」

真昼把脸转向了别处，先合掌说了声「我开动了」。周困惑著，也和她一样合掌道出了对晚饭和真昼的感谢。

三人去唱卡拉OK的第二天，真昼和往常一样来到周的家裡。

最近的休息日，她经常在周的家裡，黄金週以来几乎每天都是。即便白天不在，她傍晚也会来做饭。喜欢的少女陪伴在旁边，周当然是高兴的，于是他就由著真昼去了。

而这真昼，正在旁边玩著手机。操作手机本来是很自然的事情，只是她似乎在专心地盯著屏幕。

偷看她的屏幕是不行的，这既侵犯隐私又违反礼仪，然而周抑制不住他的好奇心：手机对真昼来说只是用来联繫别人和查资料的，她为什麼会那麼专心致志地看著屏幕呢。

「看你盯著屏幕有一会了，在看什麼呢？」

只是问一句，算不得没礼貌吧。于是周试著问道。而真昼却不知怎的身体一晃。

然后她往周那边看去，有些尴尬地垂下了眉毛。

周不知道真昼会为什麼会是这样的态度，心裡冒出了一个问号。而真昼则从周身上移开视线。

这态度就表明她有什麼亏心事。

「.....你瞒著我什麼？」

「这、这不算是瞒著啦.....那个，你不会生气吗？」

「你在做会惹我生气的事吗？」

儘管周本身的表情就常给人说是心情不太好，但他其实不常发火，对象是真昼的话，那就更不可能真生气了。从性格来看，真昼不可能做出惹得周勃然大怒的事情，最多也就是让周产生些夹杂著傻眼的烦躁吧。

「.....看情况，有可能会」

「哦？那你能不能先说来听听」

「.....那个，志保子阿姨.....把周君以前的照片.....」

「不是，我妈她傻吗？」

周想去质问志保子为什麼要把照片发给真昼，是发生了什麼事情她才会决定这麼做。

「这、这个是有缘由的。我跟志保子阿姨聊天，碰巧聊到了童年.....我就说了一句，小时候的周君肯定很可爱.....然后就.....」

「慢著，让我确认一下，没有发来危险的东西吧？」

说到过去的照片，肯定有周记忆之外的。哪怕是记忆裡有的，也有些照片记录了他搞砸的场景，不太好给别人看见。按道理，应该在发给真昼前由本人检查一遍才是。

「都发了些什麼」周用眼神发起询问。真昼再一次躲开了视线，可见照片的内容不是他愿意看到的。

他直勾勾地盯著真昼。从真昼的手上硬抢就太不绅士了，于是周决定追问到她投降、交为止。

「真昼小姐，你是喜欢乖乖给我看呢，还是喜欢我一直逼著你呢？」

周一条膝盖跪到沙发上，再把手往沙发的靠背上一撑，然后一脸严肃地把脸靠过去。这样一来，她就无处可逃了，可以慢慢把她逼入死角。

本以为真昼无路可逃之后会脸色发青，结果她的脸反而变红了。她左右游移著视线，抱住膝盖上的靠垫低声呻吟，似乎是仍然不打算说。

看来这照片可不得了。带著这样的危机感，周紧盯著真昼的眼睛，却没有得到他所期望的态度。真昼甚至还把靠垫往周的脸上按。周不知道她为什麼要抵抗到这般地步，便抓起靠垫往旁边一甩。

真昼抓住靠垫的力气似乎不算大，靠垫轻易地转移到了周的手裡，然后下一刻，它就被随手丢到了地板上。

周向愣住的真昼细语道「老实交代吧」，正要捏她的脸，这时真昼猛地往沙发上倒去，不知道她是怎麼想的。

事情太过突然，周还没反应过来，真昼就倒向了他撑著靠背的手，这一撞，撞掉了周的支撑，他也失去了平衡，向沙发倒下。

幸亏周勉强把手撑到了真昼脸边上的一块空位，这才没有压到真昼身上。儘管如此，这也是一次超乎预料的紧密接触。

忽然的接近，让双方都僵住了。

身体是没碰上，脸却近得呼吸都纠缠在了一起，甚至能看见真昼睁大的焦糖色眼睛边上，那一圈睫毛正微微地颤动著。要是再近一些，恐怕就要鼻子碰鼻子了。



近在咫尺的距离，加上真昼特有的甘甜香味在盪漾，这些让周不知如何是好。

僵住不动的两人中，先有动作的是真昼。她上下轻颤著淡粉色的嘴唇，然后紧紧闭上了眼睛。那副表情，好像是在准备迎接衝击，好像有些不安，又好像在等待著什麼的到来。



周的视线不自觉地往那跑去。

轻柔的呼吸，好像不想让人发现她脸蛋上泛著红晕似的。甜蜜而柔软的嘴唇既稚嫩，同时又不失女性的魅力。两种矛盾的印象并存的真昼，只是静静地蜷著身子。

面对那激发出庇护欲和支配欲的样子，周不禁伸出手——捏了她的脸。

「哎哟」

「.....你的表情真怪」

周带著一点笑意小声说道。真昼猛地睁开眼，脸一下子红了，刚刚她还只是羞耻，而现在这副神情又增添了一半的气愤。

「推倒之后又碰了女孩子的脸，结果说出来的就是这个吗？」

真昼眼睛带著泪水瞪向周，周则露出一丝苦笑。

「这个真的对不起，我没想到你会发飙」

「这、这说的什麼话，那都是、都是周君往我这裡逼嘛！」

「那是因为你瞒著我从我妈那边收了照片，还想掩盖这件事」

「唔.....唔」

周轻轻一笑，从真昼的上方闪开了，他知道，说出那句话后，真昼是没法反驳的。

他把手插到真昼的背后和沙发之间，把仍然躺著的她扶起来。真昼则来回抽动著嘴角，形成了奇妙的表情。

「说起来，不能让我检查一下自己的照片吗？」

「.....你儘管看去吧」

或许是死了心，真昼用闹别扭的口吻说道。她点开了和志保子的聊天页面，把照片列表给周看。

真昼的脸依旧是红红的，但周忍著没有说出来。不然的话，她恐怕会飞奔出这间屋子。同时，周把脸转过一个角度，不让真昼看见。

(.....吓死我了)

为了不让真昼发现，周装作平静的样子，但其实他的心脏一直狂跳到现在，几乎要发出震响声了。

如果不是当时打了个岔，他会对没有拒绝之意的真昼做出什么呢——正是因为连他自己都知道，羞耻和负罪感才会在他的心头交织。

(险些就成了最差劲的男人了)

事故毕竟是事故，在引发事故之前的过程中，双方都有应该反省的点。但这并不代表可以和真昼进行情侣之间才会有的接触——不如说，这是绝对不行的。

要是自作主张亲上去，真昼会哭的。不是情侣，便没有这么做的权利，如果做了，周确信真昼会与他疏远。

无视对方的想法，把自己的感情和欲望强加于人，这就只是自私任性了，周不希望成为那样的人。

「.....说是要检查，周君到底想不想看啊？」

真昼喊他的声音明显比刚刚更加不快。周慌忙看过去，发现她正轻轻鼓著脸蛋，上面的红晕总算是多少缓和了些。

「抱歉，我在想心事」

「笨蛋」

真昼的骂声和内容比以往更加直接，而且更加可爱。周觉得随意回覆她会把事情拖久，便急忙把目光落到手机上。

照片列表裡列著周幼儿园和小学时代的照片，乍看上去没有什麼非常丢人的内容，只是照片中有著从现在的周根本想象不到的、全方

位体现出天真无邪的笑容，这些内容让周既松了口气，又非常难为情。

周感觉自己要在另一个意义上脸红了。他瞥了一眼真昼，想要把注意力从涌现的羞耻中转移开去。

真昼的表情不再是不开心了，取而代之的是有些恍惚的眼神，就好像在看著别处似的，甚至让人怀疑她是不是在做梦。那捂着嘴巴的样子，让周感觉自己看了不该看的东西，他慌忙把视线落回到手机上。

这是为了让内心和眼睛都不去注意和刚才一样鼓譟的心跳。

[REDACTED]

「.....说起来，周君母亲节有打算做些什麼吗？」

周和真昼一起看著电视。真昼看到画面上有著母亲节特辑的节目时，突然轻声问道。

周儘量不想让真昼碰到会使她想起父母的東西，正打算若无其事地换台。不过看真昼并不介意的样子，他便放下心来，点了点头。

「有肯定有啦。不过也就是给家裡送点小东西和花什麼的」

虽然有点烦人，但毕竟是自己的母亲，作为家人感情上肯定是喜欢的，对平时的照顾表达感谢也是理所应当。但现在周是自己一个人住在外面的，跑一趟回去道个谢也不现实。

「家裡离得远，也就这样了吧。要是住得近那能做的倒还多点」

「比如帮忙做家务？」

「让我来的话反而是给爸妈添麻烦吧」

多亏了真昼，周现在多少能干点家务，自己一个人能打理得像点样子了，所以要给家裡做家务也不是不行。问题是论能力还是比不上父母，结果还是得让他们返工。

「倒也是呢」

「你这个赞同让我心情複杂啊.....」

「.....不过，周君的家务能力至少不至于影响生活了吧？当然，离完美还是差距不小的」

「评价还真不给面子。虽然说的是没错啦」

「哼哼。周君还差得远哦」

「是是是哪比得过真昼大人您呢」

「讨厌」

在家务活的熟练度上，周就算花上一辈子，估计也比不过现在的真昼。

听见周这话，真昼笑著打了一下周的手臂，似乎有些无奈的样子，不过她或许没怎麽不高兴，所以只是打了这麽一下，并没有发什麽牢骚。

「一点家务都不会做，真亏志保子阿姨跟修斗叔叔同意你一个人住呢」

真昼这句话，想必是无心之语。

那件事没跟她说过，她会这麽想也是自然。以前的周并没有懒到连树都看不下去、为他担心的地步，而最清楚周现状的真昼会对此产生疑问也很正常。

周的胸前掠过一阵刺痛。他耸了耸肩，装作什麽感觉都没有。

「他们其实是不想放我一个人过的哦？毕竟我真的是那种毫无生活能力的废人啦」

「也真亏周君敢下决心一个人住呢」

「嗯。种种原因，就不想住在家裡了」

周心想，说得太正经会让真昼在意，使用随意而自然的口气应道，可真昼还是愣住不动了。

随即那对焦糖色的眼裡泛起了后悔的神色。真昼的敏锐让周困扰——周并不想让真昼露出这种表情，但对心伤格外敏感的真昼还是察觉到了周内心的一部分阴霾。

看著真昼脸色渐渐阴沉，周后悔著让她觉察了自己的心坎，伸出手轻轻摸了摸她的头。

「呃，没必要在意啦，你这麽上心反而让我过意不去了。其实也没什麽大不了的，纯粹是家裡那边有不太想见到的傢伙，就搬出来了」

实际上，也确实不是那麼严重的问题，不过是曾经的信赖土崩瓦解了而已。

身体没有受伤，现在跟他们也断了来往，事到如今，那不过只是个不时作痛的旧伤罢了，日子还是照过，并没有到需要真昼担心的程度。

可真昼脸上的沉闷却依旧不见散去，让周不知如何是好。

「真的没关係啦。要是我现在还放不下的话，也不会说什麼回老家了。那些事都过去了」

「.....骗人」

「哎呀，我有什麼好骗你的」

「真的完全放下的话，你就不会是一副表情了」

真昼说著，把手伸向周的脸颊，身体也在轻颤著。

由于她低垂著眼睛，周甚至无法从她的眼睛裡看见自己脸上的神色，但听真昼这麼说，想必不会太好。

「.....不想说的话也没关係。只是周君难受的样子，看得我也难受了」

「倒不是不想说，只是没什麼大不了的，而且这也不是什麼有趣的事情」

「这样你也要听吗？」周轻声确认，真昼则微微点了点头。

看见真昼的反应，周挠了挠脸轻叹一口气，心中还有一些迷茫。

「嗯.....从哪开始讲呢。总之先从为什麼想从家裡搬出来开始说起吧」

「.....好的」

「这是因为想离朋友.....准确来说只是我单方面当成朋友的人远点」



契机不是什麼大事，在别人看来，说不定会觉得这只是一件不足挂怀的小问题。

但那时发生的事情，却深深地铭刻在了周的记忆之中。

「怎麼说好呢，我生长在一个优越的环境裡」

周唐突地说起了别的事情，真昼先是感到微微的诧异，然后便明白了这是必要的交代，继续静静地倾听。

「那裡有关心我的父母、爷爷奶奶和亲戚，家裡也还算富裕，他们让我学我感兴趣的东西。我现在很清楚，自己是得到了呵护和关爱的」

特别是父母，他们十分爱惜自己的独生子，在周成长的过程中，他们尊重了周的个性与想法。

「可是，我当时并不觉得这一切是多麼幸运的事情，也不会怀疑人。那时的我，因为在这种身边都是好人、备受呵护的环境下长大，所以比起现在来听话得多，可以说是个单纯的孩子」

虽然现在性格彘扭，但在那件事发生之前，周都是一个阳光、听话、天真的孩子，与现在简直判若两人。

「.....那时的单纯，肯定是既好骗，又容易利用吧」

因此，那时的周有大量的可乘之机。

「初中读到一半的时候，新交的朋友.....虽说算不算是朋友还不好说，总之是新熟络上的那些人，说实在的，就是把我当成了好骗的傻子，或者说是提款机吧。人就是这样，看到别人家裡有钱，就会想著去蹭点好处」

虽然说出来有点丢脸，但那时候的周实在是单纯，也可以说是好骗。当时他还相信人的善良，而一直以来身边都没有出现别有居心的人，更强化了他的这种想法。

真昼一下绷紧了脸。为了缓解她的紧张，周笑著说「不过我也没傻到给他们钱啦」，可真昼的表情却愈发严肃了起来。

「然后呢，他们在背后说我坏话的时候给我撞见了。长相啦性格啦什么的，反正就是把我给嘲笑了个遍。最后听到他们说只是想利用我，从一开始就讨厌我、觉得我噁心的时候，我很受打击，鬱闷了好一阵子」

长相、性格这些，好恶本就人各有异，不喜欢的话，直说就是了，但因为周有利用价值就两面三刀，这是他无法忍受的地方。

现在周跟真昼说得轻松，但当时的那些侮辱简直凶狠到不适合拿出来讲，更加深了给周的伤害。现在再听那些话，周倒是能不痛不痒，但对当时乖巧而稚嫩的周来说，那些话超出了他的承受范围。

「当然我也知道，不是所有人都跟他们一样，也有人是欣赏我的人品才和我交朋友的。可是一旦产生了一次怀疑，我就开始害怕起来，没法再去相信了」

那之后，周在房间裡躲了一阵子，还哭了。

儘管在父母的鼓励下，周重新振作了起来，但周还是害怕跟他们见面，便一直逃避、逃避、再逃避——

「.....所以，为了在没人知道我的地方重新开始，我才搬离了那片地方。还有就是，为了不再被他们打扰」

一个人能不能自立是个问题，但周选择了内心的安宁。

正因如此，周才形成了现在这样内向、疑神疑鬼的性格。他不再像以前那样轻信别人了，花费时间确认对方是否值得信任之后，他才终于交上了两个朋友。对变得保守的自己，周只得苦笑，但不管是好是坏，这已经成了周的习惯，现在再怎麽样也都无济于事了。

听周说完，真昼紧握双拳，身子发著颤，她眼中闪烁著的情感无疑是愤怒。平时温厚的真昼表现得如此气愤让周不解；而她为自己而生气这一事实本身，让周在感到难以言表的困惑的同时，又微微有点喜悦。

「.....如果我在场的话，肯定就打穿那些坏蛋的脸了」

「这可不行，会伤到手的……就算是想像，也不用为了我弄脏自己的手」

要问这是否值得真昼弄脏自己的手，答案是否定的。

他们没有这样的价值，周也早就觉得他们无所谓了。不如说他们根本就不配看见真昼。

周轻轻地让真昼松开了那双已经握得发白的拳头。真昼脸上的怒色稍稍褪去，可神情却染上了更加深重的悲伤。

真昼为周的事情而心痛是她心地善良的表现，但为了已经过去的事情伤心到这个地步，反而会让周感到为难。

「你那些事情才是真的难受，我这边不至于，不用那么伤心的」

「周君，这不是可以比较的东西。我不想被拿去比较」

真昼坚定地说道。周意识到自己的话对真昼很没礼貌，垂下了眉毛，真昼则面朝著周，一副平静的表情。

「我把话先说清楚，我的意思不是说没有比较的价值，而是说周君你的悲痛就是你的悲痛，是只有你才拥有的东西，和我的悲痛是没办法比较的，也就没有优劣之分。我并不能真正理解周君所感到的悲痛，反过来也是一样」

「……嗯」

「我能做到的，只有倾听你的痛苦，给你支持而已……就像你对我做的一样，我也想要被你依靠，为你提供支持」

一阵细语之后，真昼的双手轻轻地贴上了周的脸颊，周顿觉心中和眼睛的深处升起一股暖流。

「……我明明一直都很依赖你的啊」

「我是指精神上的」

「也一直依靠著你呢」

「……那就，再多依靠我一点」

「别太惯坏我啦」

「就惯著，怎麽样都不嫌多」

「那我不成废人了」

「事到如今还说什麽。周君是废人我早就知道了」

真昼随口说出了尖锐而难以否定事实。周不由得抿紧了嘴巴，却发现真昼正看著自己，她的眼神与无奈的话语恰恰相反，充满了慈爱和温柔。

「.....不过，我知道，周君是个很好的人，也知道周君很能忍耐。至少，向我撒娇是没关系的啦」

耳边响起无比温柔、无比慈爱的甜美声音，简直要把周将将维持的堤坝给摧毁掉。

一旦决了堤，周就真要彻彻底底地向真昼撒娇了，这让周感到畏惧。去拜託、去依赖、去向真心迷恋的女人撒娇之后，甜蜜的滋味恐怕会让他一去不复返，甚至可能就这麽顺势做出渴求她的行为。

周为了控制住自己，缓缓地摇了摇头，轻声回了一句「没关系的」。真昼听完眨了眨眼，然后刻意地叹了一口气。

「.....周君就爱逞强。笨蛋」

真昼用无奈的口气可爱地骂了一句，然后将贴在周脸颊上的双手滑向了他的脑后。

她使劲把周拉了过去。

周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结果他就像是应了真昼的邀请一般，把脸埋进了那对起伏上面，全身都很明显地僵住了。

儘管并没有贴上能完全把脸给埋进去的地方，但现在周的脸所在的位置也足以听见真昼的心跳声。柔软的触感自不用提，周的肺裡还吸满了香甜的气味，这种真昼特有的芳香带著淡淡的奶香、不知什麽的花香，似乎还加上了一点点青苹果的清香，更让周陷入混乱。

「不许找藉口，乖乖向我撒娇就好了」

「.....好强硬啊」

周驱使著混乱的大脑好歹挤出了一句话，儘管话听起来很不情愿，但真昼还是高兴地笑著摇起了身子。

「你现在才知道吗？女孩子有时就是这麼强硬的哦」

真昼用淘气的口吻细声说道。她当然知道周在慌乱著，在此前提下，她把双手轻轻地环到周的身后，不让他逃开。

以女性的力气来看，周要想挣开自然不是件难事。但那甘甜的香气、真昼的体温、舒心的柔软、还有令人安心的心跳声，让周完全失去了抵抗的力气。明明知道这样不行，周还是不住地想要流连于这温暖和丰满之中。

「.....我是那种欠了人情一定会还的人」

真昼轻声说道。

「以前，我依靠了周君你，向你撒了娇。这回轮到我了哦？请向我撒娇吧，算是我小小的回礼」

「.....你这多到都有找了」

「那剩下的就算你欠我的了。等到有一天，我又一次抬不起头来的时候，你能向我伸出手，这样就足够了」

真昼语调虽然淘气，话裡却毫无让步的意思。听见真昼这麼说，周便放下了一切，把全身都交给了真昼。

作为唯一的小小抵抗，也是为了保护心脏，周把手绕到真昼背后，再将脸从胸前逃开，靠到了锁骨和脖子附近。

真昼见状开心地笑了笑，然后像是要接纳一切一般，紧紧地抱住了周的身体。

「以后可不要这麼做了」

过去了几十分钟，而周体感上觉得自己在真昼怀裡靠了更久。他抬起头，从真昼身上离开，然后以微微带刺的语气说道。

变成这种语气不是因为愤怒，而是因为他感到羞耻和想要提醒毫无防备的真昼。但真昼却毫不在意地微笑著。

「我也不喜欢周君一副失落的样子，所以下次请早点向我撒娇」

「那就有点.....」

周瞄了一下那夸示著自身存在的起伏，然后撇开了眼。

如果一定要用这种方式撒娇的话，那还是儘量算了。周是靠理性踩著刹车，要是再来一次，这刹车不知道还能不能轻松地踩下去。

看真昼的意思，大概是出于对周的信任，而且这麼做可以让周冷静下来才做的，不过以女性对男性作出的行为来看，衝击性似乎是强了点。

结果，儘管周内心的疼痛销声匿迹了，可这疼痛镇定下来之后，反而让周又感觉到了心脏的痛楚。

「为什麼把视线移开了呢」

「你让我那样子撒娇，有点不太妙。毕竟，我也是男的」

「这个我知道啦.....」

「我看你就不知道嘛。真是的」

周差点就要问真昼，自己乘势把脸埋进去东蹭西蹭的话怎麽办。她应该多点戒心，并且理解到，就算是对周，也有些事是不能做的。

要是下次喜欢的女孩子再诱惑他把脸埋进她的胸裡，周可没有能忍住的自信。

一旦信任之后，真昼说不定什麽都愿意做。周叹了口气，而这似乎招惹到了真昼，只见她眯起了眼，显然是不高兴了。

「.....周君一点都没明白」

「不明白什麼啊」

「就是什麼都不明白。笨蛋」

真昼再次可爱地骂了一句周，然后气嘟嘟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周搞不懂真昼生气的标准，对此感到困惑。真昼则丢下他，转过身子准备去厨房。

周呆呆地凝望真昼的背影——她是那麼纤细、无依无靠，却给周提供了支持。

真昼大概以为周没在听了，还气扑扑地小声骂著「周君笨蛋大笨蛋」，周只好耸耸肩，笑著目送她的背影——

「除了你，我哪还会对别人这麼做嘛」

于是，这句呢喃流入了他的耳中。

周顿时屏住了呼吸。

这句话给周带来的衝击，让他的大脑一瞬间拒绝去理解话裡的含义。

轻轻地吐了口气之后，顺著心中迴盪著的强烈衝动，以及从心中涌起的感情，周站起身，朝那小小的身子伸出了手。

「.....我说啊，真昼」

「怎麼.....了？」

说到一半，真昼的声音变尖了。是周在她回过头之前，把身体贴在她纤细的背上，完完整整地覆盖住了她的后背。

周用手臂和身体包住真昼，然后紧紧地抱住了她。

怀中的真昼身子微微颤抖，不过周清楚，这颤抖的原因并非拒绝或是厌恶，而只是惊讶和困惑。

周紧紧抱著这儘管纤细，但却可靠，让人不禁想要依靠、想要撒娇的身体，将下巴挂在真昼的头顶上，不让她回头。

「.....从前面都没事的，从后面倒是会吓到呢」

「突然这样，是个人都会吃惊的吧！」

「你不是说了可以撒娇的吗。就是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情，所以我才拒绝的.....这样子对我心脏也不好」

本来，周是没有打算这麼做的，他打算的是在背后目送微微闹别扭的真昼远去。

可是，听见了那句话后，周心中便涌出了怜爱之情，既难为情，又喜悦，大脑变成了一团浆糊——于是，身体不由自主地渴求起了真昼。

周抓住了那彷彿一用力就要折断的身体，力道很轻，同时又不让她逃离。

真昼试著想要回头，周在她耳边轻轻说了一句「别回头」，真昼便涨红了脸，把头低下。之后真昼似乎嘟囔了一声「笨蛋」，不过周也没聪明到可以反驳，便心甘情愿地接受了。

(.....确实，我真是个笨蛋啊)

像自己这样子，脆弱的时候向人撒娇，还对这个机会加以利用，不是大笨蛋，又是什麼呢。

既然真昼没有拒绝，周便顺势独佔起了怀中的温暖。像今天真昼为了接纳周而抱住周一般，像以前周把脸埋进真昼背后一般，周也把额头顶在真昼的后脑，品味著真昼的体温。

「明白我刚才的感受了吧」

「知、知道了啦」

想必是因为慌张，她的声调比平时高了不少。



她的耳朵是红的，从现在的位置看不到的脸肯定也是一样的颜色。和那时真昼的状况差别就在于，周隐隐约约料到自己这么做后真昼会有什麼反应，是在知道真昼会接受的情况下向她撒娇的。



「.....话说啊。其实我那伤现在已经没在流血了，我也挺粗枝大叶的，真的没到需要你担心的地步啦。我现在这样，不过是在利用你的好意罢了」

明知对方不会拒绝还做出这种事，周也清楚这样不太道德。

真昼静静地听完周的话，然后轻轻叹了一口气。

「.....如果这样能让周君得到满足、能让周君得到抚慰的话，我是不会拒绝的哦」

刚刚还乖乖缩著的那双手，现在伸向了正束著真昼的胳膊，轻轻地抚摸上去——既不是要甩开，也不是要拍打，仅仅是把手靠在上面、贴在一起、爱惜地抚摸著。周在心裡提醒著自己不要得意忘形，再次把额头靠在了真昼的后脑上。

「我可是很狡猾的哦，知道你不会拒绝，才靠在你身上的」

「说什麼呢。周君不是一直都很狡猾的吗？」

「.....总感觉你把别的事情也混进来了」

周心裡明白现在显然是自己佔了便宜，但真昼所说的狡猾却好像是周没有意识到的事情。

「没错，明白的话就请改正一下吧。那样子对心脏很不好的」

「我又不知道是什麼事」

「不知道的事怎麼改嘛」周这麼答道。真昼撅起嘴巴发出可爱的声音，然后扑扑地敲起了周的胳膊表达抗议。

不过那动作像嬉戏一般，并不痛，反而显得可爱，周便静静地笑了起来。

「抱歉啊，我这麼狡猾」

「.....反正都狡猾了，再狡猾一点多好」

「这跟你刚才说的自相矛盾吧」

「一码事归一码事」

「这……」

虽然不清楚真昼的想法，但既然她有自已的考虑，那周便没办法否定她。

既然在真昼看来周狡猾，那周就是狡猾的吧。虽说周搞不懂情况，即使真昼让周再狡猾点，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不过我也很狡猾，没什么资格评判周君就是」

「真昼你哪里狡猾了」

「你猜猜」

真昼的身体微微颤动，大概是她笑了出来。

「发现不了我的狡猾，说明周君还嫩著呢」

仅凭声音就能明白，这是真昼今天笑得最快乐的一次。

真昼发出天真的笑声，从周怀裡溜了出来，回头看向了周。

那时挂在她脸上的，是可爱又美丽的笑容，鲜亮、调皮、温柔、甜美，简直要将看见的人迷倒。

看到周一下子说不出话，真昼似乎是满意了，她恢复了往常的笑容，愉悦地走向厨房。而周，则呆呆地望著真昼走进来，然后一屁股瘫坐在了沙发上。

(……真昼你也是个大傻瓜啊，笨蛋)

周想问真昼，给他看那样的笑脸，到底是要让他的心脏怎样，但现在看到真昼的脸，周肯定要说不出话来，于是只好在原地发出闷闷的声音。

至于心中的痛苦，则已烟消云散。

「.....妈，你不要擅自把照片发给真昼啊」

黄金週最后一天，周聯繫了志保子。

母亲节在即，周本来打算询问她到时候在不在家，不过现在更大的用意是抗议她将照片洩漏给真昼。虽然悲惨的照片还没有流出去，然而要是真昼一个央求，志保子估计就直接发了。

马虎的问候过后，突然就是不高兴的声音丢到了志保子的头上，她若无其事地回应道『哎呀，被发现了吗』。

她绝对没在反省。

「看到真昼形迹可疑，我一盘问她就交代了，说拿到了照片」

『小真昼怎麼关键时刻掉链子，得摆出扑克脸呀』

「你反省一下发照片的事吧！」

多亏志保子干的好事，真昼的相册正往奇妙的方向变得丰富，想到照片还会增多，周就静不下心来。但是真昼不知为何好像很开心的样子，他也没法强行制止，于是周发现，阻止志保子这个万恶的根源还更快一点。

只可惜志保子毫无反省之意。

『把可爱儿子的照片发给可爱的女儿有什麼错』

「我该从哪裡开始纠正起啊.....总之，不要自作主张」

『那经过你同意就可以了吧。小真昼收到照片时可是很高兴的』

「那至少让我选择哪几张吧。要是发了羞于见人的照片怎麼辦，要死人的」

『别担心，你洗澡的照片没有发出去』

「要是发了，母亲节就等著收到空气吧」

「怎麽这都能放进候选裡」周把手机当作不在场的志保子，瞪了它一眼。

志保子不顾周的心情，开心地发出『呵呵』的笑声。周气得差点扬起眉毛，接著听到『说是这麽说，每年慰劳也没停过嘛』，他又把怨言吞了回去。

「.....毕竟还是母亲嘛」

虽然周觉得志保子既缠人又喋喋不休，有时还让他吃不消，但是他当然也很感谢志保子承受生产的疼痛生下自己，还灌注了满满的爱情让他健康长大。

多亏了父母，周才没有走上歪路，受了伤也能振作起来，就是性格多少有点乖僻罢了。

不过对于这个年纪的青少年来说，亲口感谢母亲还是很难为情，周因此有些支支吾吾的。志保子像是看穿了这点，轻快地笑了笑。

『看到你长成了个好孩子，妈妈也很开心。今年份的花，我期待著哦』

「.....哦」

『还有，到夏天我会好好招待小真昼的，我可期待著呢』

周对盼著他返乡的志保子冷淡地回应「知道」后，她又笑了。

「真昼估计也很期待，看她一副想去的样子」

『感觉你也很开心吧？』

「吵死了」

难得夏天也能和真昼度过，本是一件高兴的事，可是被亲生母亲拿来当笑料，这就让人不痛快了。

周的声音一下子变得烦躁，不过这对志保子一点用也没有，她在电话另一头愉快地笑个不停。

『呵呵。你好像不讨厌回老家，我放心了』

「.....我不讨厌啊」

志保子大概是挂念著周的状况吧，因为他在高一暑假时没什麼回家的意愿。

与过去相比，现在的周对返乡更加积极。

他倒不是忘了过去，然而到了现在，过去尝过的那些辛酸就结果来说或许反而是好事：至少比起继续被骗、当个烂好人被剥削殆尽要好得多。

而且若不是为了逃离那些人，现在也不会认识真昼了。

「要是我继续纠结那件事，真昼不会傻看著的，怎麼说呢，我开始觉得怎麼都行了」

『你告诉小真昼了？』

「嗯」

『好事啊，有更多的人能深入了解你』

志保子用喜悦的声音祝贺，周感到内心微微发热。

「.....是啊」

『那我可以发你上初中时的照片了吧，之前都没发呢。比如说你身高超过我时洋洋得意的照片之类的』

「喂别闹，住手。你都留了什麼啊」

对母爱的感动也就那麼一会，随著一句爆炸性发言便烟消云散了。

『因为是可爱的儿子嘛～』

「可恶，下次回家时我就先把相簿处理掉」

『没事，我会把它藏起来的』

「我绝对会找出来！」

要是不在它进入真昼眼中之前处理掉，让那些照片经由志保子之手洩漏到真昼那裡，真昼可能会笑容可掬地说出感想。

周带著强烈的决心宣告，接著便听见电话另一头传来大笑的声音。志保子大概是在捧腹大笑。

那从容的笑声让周来了气，他冷淡地说了一声「再见」便挂了电话，发出一道叹息。就在这时「.....你在做什麼？」一道轻声的提问传到他的耳朵裡。

回过头，他发现真昼在客厅的入口处，满脸疑惑地望著自己。看来她是听见说话的声音，悄悄地进到家裡来了。周移开视线，说道。

「我和妈妈打了个电话，决定要把老家的相簿扔了」

「你、你在说些什麼呀！太可惜了！」

真昼不明来由的强烈反对让周脸上一抽。她怒气衝衝地坐到周身边，轻轻敲打起周的上臂。

「真昼你在期待什麼啊.....」

「那当然是看周君的照片.....」

「不行」

「.....果然只能和志保子阿姨私下交易了」

「喂住手」

「一半是开玩笑的」

「虽然我很在意另外一半，不过现在先不追究了。真是的.....」

若放著不管，感觉真昼会和志保子勾结，干些多馀的事情，不过周相信真昼总体还是有良心的，应该不会做得太过头。

周刻意地叹了口气，然而真昼似乎并不在意，反倒开心地勾起了嘴角。



「.....虽然有点对不起周君，不过我很期待暑假」

「黄金週都还没结束呢，你也太急了」

「因为.....我很期待和志保子阿姨他们见面，很期待看到周君的相簿，也很期待亲眼看见周君成长的地方」

「谢谢。不过相簿就算了，不能给你看」

她忽然说了可爱的话，使周的心猛地跳了一下。他拒绝了添上的那个多馀的目的，却引来她不满的表情。

她那稚气未脱、只在周面前展现的表情令他内心发痒。周轻抚真昼的头，好让她的注意力从相簿上移开。

真昼似乎意外地喜欢给周摸头。他注意著不弄乱纤细的髮丝，温柔地抚摸头髮表面。这样一来，她虽然还有些不满，但是变乖了。

「.....我也很期待回老家呢」

「真的吗？」

「我为什麼要在这件事上说谎啊」

「因为.....」

真昼欲言又止，她恐怕是想起了昨天的事情。

「我已经不在意那些傢伙了。只要真昼为我生过气就足够了。该怎麼说呢，有个人愿意为了我真心发怒，我还真是幸福的人啊」

周知道自己的单纯，不过光是有人接纳他的伤痛并在一旁扶持他，他身上的伤便好了许多。

况且还有一点：要是周一耿耿于怀的话，真昼会穷尽一切手段惯坏他，因此他知道不能一直沮丧。

周也不想被她惯得迷失自我、变成废人，因此不能总把这事放在心上。

「如果有人伤害了周君，我当然会生气。如果别人伤害了我，周君不也会生气吗？」

「那是当然的啊」

「你看，就是这样」

真昼有些雀跃地细声说道。接著她闭上了双眼，享受著被周摸头的感觉。

周感受著那明确的信赖，觉得有些难为情。他如真昼所愿轻抚著她的头，真昼便带著美丽的微笑倚靠在了周的身上。

看似很长实则短暂的黄金週迎来尾声，接著就是开学。

(.....终于能和真昼保持点距离了)

黄金週期间，真昼基本上都在周的家裡：首先这是周答应的；他也很感谢真昼给他做饭；能和喜欢的女生共度时光，又是一件高兴的事。

只是从真昼接受了他的那天开始，他对真昼的感情更添了一把火，整理好内心很不容易。

对周给予全面信赖的真昼会宠著周，反过来也会向他撒娇，每一次周的心脏和理性都在经受考验。

能允许接触的只有周，这种态度让周几乎不能自己，他甚至觉得能忍到现在都是值得一夸的事了。

现在的话，不再忍耐直接衝上去，或许她也会同意的吧——真昼对周的接纳让他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不过他拿不出表白的勇气。万一被拒绝了，他绝对会一蹶不振的。

周一面觉得真昼也许喜欢自己，一面又害怕有个万一，不敢付诸行动，并以自己的窝囊为耻。即便真昼答应了，他也没有优秀到能站在真昼旁边。

(.....还需努力啊)

相貌是没办法，但体格和头脑还有进步的空间。周打算尽力而为，至少要做到站在真昼旁边不会被指指点点，至少不能给真昼蒙羞。

先不管真昼对周是不是有异性间的好感，努力总是没有坏处的。不努力让对方迷上自己，肯定没法得到她的喜欢。

之后去请教犹太有什麼推荐的锻鍊方式吧，他可是现任田径社王牌，身材也匀称得让人羡慕。决定之后，周穿过校门，走到了鞋柜，这时他发现一道熟悉的面孔。

「早.....你这表情怎麼回事」

树缓缓地换上室内鞋，看到周的表情，他诧异地皱眉说道。

「我还要问你呢，有什麼不对的吗？」

「不是，嗯.....怎麼说呢，看你好像下了什麼决心一样。难道是终于表白了？」

「噗。怎麼可能啦！」

这话和事实没差太远，周吊起眉梢，差点就喷出来了。之后，树向他投以发自内心感到好奇的视线。

「呃，那是什麼情况？我以为是有点进展了」

「进、进展？不是，那什麼」

「我还当你终于不再磨磨蹭蹭的，像个男人一样衝上去了呢」

「磨磨蹭蹭是多馀的，你个混蛋.....我只是单纯想努力让她喜欢上我，努力做到能站在她旁边」

「哦？就是说假期裡面发生了什麼，而且是卡拉OK之后的事」

「你挺能干的嘛」树笑了起来。周抿紧嘴唇无从反驳，然后树笑著，使劲拍了拍他的后背。

「我也不会再追究什麼去惹你不开心，不过如果有我帮得上忙的事情，我可以帮你哦」

「树.....」

「然后就是双重约会」

「你不会就是为了这个吧？」

周知道树开玩笑是为了消解紧张，便顺著玩笑话说了下去，接著树露出轻快的笑容说「哎呀，这可是梦想啊」并继续拍打周的后背。

周明白，这是树以他的方式在给周加油打气，于是他轻轻地笑著回覆「随你怎麽说吧」，心情变得轻松了些。

两人走进教室，裡面有些吵吵闹闹的。

这些喧闹并不是针对进了门的他们。但这热闹和往常的气氛并不相同，周感到莫名其妙，摸不著头脑。

放假回来，同学们会聊假期发生的事情，热闹也是常有的事。然而，今天的喧嚣却和那样的热闹有所不同。

现在这种热闹，与其说是在讲假期发生了什麽，更像是在谈论什麽传言一样。

周把东西放到座位上，竖起了耳朵——那些同学好像是在说真昼的事情。

「听说椎名前几天跟一个帅哥约会了」

听到这些声音，周脸上一下子僵住了。

毕竟走在人流量大的地方，周虽然一定程度上预料到了可能会遭到目击，但他完全没想到这个话题会席卷整个教室。

得到帅哥这个评价，周既觉得高兴，作为当事人又有些尴尬。

顺带一提，在旁边同样竖起耳朵听著的树一脸憋著笑的样子，周很想往他那顶一把。

「听说她挽著对方的胳膊，还露出了学校裡从来没见过的笑容.....会不会是年初传出来的那个人呀」

「她说没有在交往，不过.....」

这些女生一边悄悄讲著传言，一边看向真昼那边。

真昼理所当然地早早来到了学校。她好像没有注意到自己就是传言的中心——或者说是注意到了但当作耳旁风——正在为第一节课做著准备。

儘管她凜然清秀的样子一直都备受瞩目，但今天有很多人看向她的眼神中还混著些好奇。

除了女生好奇的视线之外，还有男生半死不活的眼神。真昼似乎一点都不介意这些视线，沉著冷静的样子一如往常。

由于她天使大人的态度一点没变，班裡有名女同学终于是忍不住了，她走到真昼那边，怯生生地搭话说道。

「我、我说椎名」

真昼慢慢眨了眨眼，回答道「嗯，有什麽事吗？」就好像什麽都不知道似的。

「那个，前几天，我看到椎名和一个男人在商场裡逛」

「嗯，是有这回事」

真昼老实地肯定了，班裡一片譁然。

果然，大家都很有意扩散著的传言是否真实，作为漩涡中心的人，周感到胃部那块区域开始不平静了。

「呃，你和那个人是什麽关係.....」

「要说什麽关係的话，最贴切的说法应该是朋友吧」

真昼如实的回答让周鬆了口气，但班裡仍然闹得他各种胃疼。他会希望同学不要问多馀的事情，恐怕也是无可奈何的吧。

由于真昼乾脆的回答，可以看到男生们在和周不同的角度上鬆了口气。

「那就是说，不是约会咯」

「约会吗.....不，考虑约会的定义的话，算是约会吧」

不知真昼在想什麼，她竟然肯定了。

约会的定义，基本上是男性女性决定好时间见面。这麼一说是没错.....但她们不会去考虑约会的严格含义吧。

周围发出「呀」的尖叫。

无论什麼時候，女性总是喜欢热烈讨论其他人的八卦。如果是平时，周还能远远望著她们，感叹著「真能讲啊」轻轻带过，但这次他作为当事人，自然不能这样。

「这、这是说.....？」

提问的同学带著兴奋和期待，用颤抖的声音提问道。这时，真昼往这裡看了一眼，眼神温柔，又有一点热意。

周一下子屏住了呼吸，接著真昼移开视线，表情也变得柔和了。

带著柔和而优雅的微笑，真昼把手摆在自己的胸前，就好像在盯著惹人怜爱的东西，就好像在疼爱什麼——就好像，那裡有件重要的东西。

「我们没有在交往，但对我来说.....他是最重要的人」

丢下来的一句炸弹，震撼了班级，也强烈地震撼了周的心脏。

## 后记

十分感谢您拿起本书。

我是作者佐伯さん。不知道大家对《邻家的天使大人》第三卷是否满意呢。

就像上一卷后记说的一样，本卷中昼儿转职成了小恶魔昼儿。在第三卷中描写了很多真昼主动进攻的努力场面。

真昼似乎明白了不主动就不会有进展，她的主动进攻把周君弄得团团转。但是周君也没有输。他确实有变得积极，可最后又胆小了。哎呀这不还是输了嘛——

即便如此，周也选择了以自己的步调前进，并为此努力著。希望大家能享受两个人缩短距离时令人焦急的模样。

下一卷会让周君也更加积极地加油的！周君能不能展现男子汉的一面呢？

然后是はねこと老师的插画太可爱的问题，这怎么办呀，是不是太可爱了。是天使吗？是天使吧。我懂的。

每张插图都可爱翻了，我个人觉得害羞的真昼比较可爱……咦，好像大部分都在害羞……是周君让她害羞的……？

总之就是全都可爱，大家都来多看看。

我真的很期待下一卷的插画……我、我相信会有的！

最后是感谢关照我的各位。



在本作品的出版过程中付出努力的责任编辑老师、GA文库编辑部的各位、营业部的各位、校对老师、はねこと老师、印刷处的各位，还有拿起本书的各位读者，我衷心向你们表示感谢。

希望能在下一卷再和大家见面，请允许我就写到这里。

感谢大家读到最后！

## 翻译信息

---

作者：佐伯さん

插画：はねこと

译者：taroxd, 冰川镜华, 纱优纱优, 葳蕤百媚生, Konri, 安诺尔, 我喜欢柠檬味薯片, 月见草, tongyuantongyu

校对：taroxd, 追影, 墨镜, 良良

图源：taroxd

轻之国度 <https://www.lightnovel.cn>

仅供个人学习交流使用，禁作商业用途

下载后请在24小时内删除，LK不负担任何责任

转载请保留信息

---